

大圣宝卷

开篇语

三炷香，设会场。同赴会，赐寿延。——圣谕

佛前焚起三炷香，设立延生大会场。

拜请福禄寿三星同赴会，西池王母赐寿延。

说者，诚心斋主（或合同会友），本意到通州狼山进香，朝拜大圣神明，无奈路途遥远，跋涉维艰。古人之言：有心敬神，何必远求圣境；诚心拜佛，此处即是灵山。

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则在汝心头。

人人有座灵山塔，好到灵山塔前修。

诚心斋主，前日打扫净房，今日设立经堂，上供圣像茶果，呼唤弟子前来对圣宣讲。

讲开一部《大圣卷》，胜到狼山了愿心。

弟子宣讲《大圣宝卷》，总得先讲朝代帝主，后讲贤人轶事。

昔年元朝成宗皇登位，一统江山尽太平。

成宗皇帝端坐金殿，江山稳固。文有忠臣，武有良将；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。

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将拖刀治乾坤。

君正臣贤，干戈歇息，乃致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

疆无强寇国无翫，裁兵减将转家门。

圣天子就想了：现在刀枪不动，要它何用？

刀枪改作农用物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
老兵回家种田地，少兵抄写“上大人”。

成宗皇帝即位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龙廷。

家家户户安乐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。

万民齐喝彩，称赞圣明君。

众位呀，君王有道我表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一、韦林县灾民求贷 恶财主趁机坑人

此人出在泗洲单州府韦林县里魏岳村，世代姓张，表号举山，娶纳水氏为妻。

说到张家真豪富，万贯家财有名声。

他有良田成匡，住宅成方，千间房屋，自成一庄。家有前厅后厅，穿衣亭紧靠脱衣亭，麒麟楼相对凤凰楼；库房里堆金不堆粮，廒房里堆粮不堆金；小书房设在沉香阁，迎宾待客在憩鹤亭。

前后房屋十三进，中间一座万福厅。

门前三间拦轿屋，一架天桥通高厅。

曲曲三池荷花藕，条条河沟水红菱。

满园树木碧天青，屋上瓦缕赛乌云。

韦林县里称首富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众位，张家如此豪富呗，可有什么前程官职？讲到他的身世，张举山是白衣之人，连个绅士总算不上，只是向当朝捐了五百两银子买了个员外郎，人称他张员外。不过，张员外是仓皇星临凡，水氏是积玉星下界。

天宫仓皇积玉星，只富不贵过光阴。

男子豪富称员外，女子有财号院君。

张员外有几男几女？

夫妻同庚三十六，红花绿朵未曾生。

张举山家眼前财宝富足，只想放债盘剥，衣绸食肉，想不到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那天，张员外在高厅上唤安童前来问了：“安童，今年来我家借钱的人怎么没往年多？”“主公，穷人也会算账的。东庄陶员外放债三分息，西庄陆员外放债二分息，你老人家贪心大，放债要一分利呢？所以没人愿向你借钱。”“奴才，你说错了，三分、二分，不比我收一分的利息大！”“主公，我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你可晓得陶家放一千个钱，一年本利只收千零三十，陆家放一千个钱，一年只收千零二十；你借给人家一千个钱，当扣二十，上秋要债户还千零十，你算算看，比他们两家重多少！所以，人家在外面传言，不到你员外家来借重头钱。”员外说：“安童，你别听人家胡言，长他人的声誉，息自家的名气。我家从现在起，仓房严封，库房紧闭，对外不放！”

等到荒年饿直噪，我张家再开米粮仓。”

众位，张举山贪心大哩，这叫有米望天荒。哎，人在时运头上，说话竟也应验的。这几年韦林县年岁逢熟，粮草富足，吃不完就胡乱浪作。满地的粮草，鸡子扒，鸭子踏。草堆连到灶堂脚，抛抛散散是米麦。河坎上庄稼不惜收，路上散谷无人刷，来来往往垫人脚。年纪大的人就叹息了：女不惜谷要遭殃，男不惜谷要遭荒。怨气冲天，玉皇大帝坐卧不安。他对东土里一望，百姓糟蹋五谷，作了无边罪孽。

天宫玉帝怒气生，打发灾星下凡尘。

降下三年大水灾，米麦黄豆歉收成。

观音大士慈悲心重，帮百姓求饶。说了：“如若东土里遭三年水灾，百姓见不到太阳，人们不挨饿死也要病死，受不了这种大难！”玉帝说：“观音弟子，谅你心慈，每年放三个晴天，好让生灵见见太阳。

大年初一晴一天，好让百姓拜个年。

三月初三晴一日，九月重阳再见天。”

从此，天天滴呀滴，落得不停息；大雨像瓢泼，小雨像牵线；中午时候云绕绕，到了下晚像盆倒。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落到遍地是水，鱼走人路。

平地上面三尺水，大风一刮浪滔滔。

水灾第一年，吃的陈余粮。

大户人家还好过，穷苦人家断炊烟。

荒到第二年，穷人卖良田。俗话说，荒年多贱货，留着自己过，还有哪家有钱愿买田呢？没办法，将值钱的东西去抵押。

小康之家卖骡马，穷苦人家卖儿郎。

三岁男儿卖斗米，七岁女孩换斗糠。

线穿黄豆街上卖，树皮剥来充饥肠。

水荒第三年，家家喊苍天。

少壮着了黄肿病，老弱尸骸躺路边。

荒到如此地步，百姓呼天号地：

苍天神明哪，你天老爷杀人不用刀，天天就把雨来浇。

韦林县百姓作得多深的孽？如今荒到这功程！

有人又这样说，天老爷分心，处在高地方的人，还可收到点度命粮；处在低洼地里的就淹得寸草不生，籽粒无收。玉皇一听，觉得此话有理。水荒一地，旱荒千里，虽然水荒三载，韦林地方的人还没有全然遭难哩！

水荒三年灾未了，旱荒三载又来临。

观音大士又向玉皇请求：“玉主，倘若旱荒三年不降甘露，生灵万物岂不平地涂炭！”“观音弟子，你既为众生求情，我赐你每个圣诞降雨三分。

二月十九落一暴，六月十九雨淋淋。

再到九月十九日，洒点甘露润灰尘。”

到第四年的正月初一，天晴转好，百姓哈哈大笑，天老爷睁眼了。这下，正月不雨，等太阳晒田，好下种粮，大家说是恩天；二月三月不雨，种子下田不出芽，大家睁着眼睛望天；四月五月不雨，百姓个个怨天；等到六月炎天不雨啊，干得沟底见天，人走鱼路。

官河大港当路走，沟底河塘起灰尘。

前三年水灾，鱼上岸来，把鱼子撒在田里。大水一退，鱼子在土里变成蛐蛐，一个个精精壮壮，肥肥胖胖。七天一过，壳子一脱，身上蜡斑真黄，捉起来一看，肚爿下有一直三横，是个王字。百姓说：啊呀，不得了啦，水灾生鱼，旱灾出蝗，这是蝗虫呀！没多少天，遍地漆黑，到处寻吃。歇到树上吃树叶，飞上人身啃衣襟。

禾苗吃得干干净净，茅草啃了见枯根。

水旱灾荒六载整，饿死千千万万人。

积谷仓的凭票米，八百个铜钱买一升。

三百个铜钱买担水，半桶清来半桶浑。

荒山野地出强盗，黑夜行路人杀人。

良民百姓无可奈，涌到大堂去求情。

伏望老爷开恩典，拯救子民落难人。

县老爷说：“凶年饥岁，老弱转乎沟壑，本堂不是不知，无奈本官此任时运不济，水荒三年未及喘气，旱荒三载又压在身，六载征不到钱粮课赋，哪有钱粮发赈？你们前来求生，本堂无他计可施，只好准荒，发荒单一纸，各自逃生去吧！”

别州府里去找生路，年岁逢熟再转家门。”

百姓一想，如果出门逃难，就是扶老携幼出门讨饭，我们不去！我们这韦林县也有大富家，好去富家做会的。

大众一听，可能不信。荒到这种样子哪还有钱来做会呢？不过，这不是斋主家今天做的大圣会，它是做麻雀子会。从前，到了凶年饥岁逼得人无生路的时候，就来个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东西，灾民聚众，到大户人家去吃，像麻雀歇到一个稻谷堆上，吃饱了再走。故称麻雀子聚众做会。

大家一听，浑身来劲。一个年轻小伙子爬到屋顶上一望，东北方有一家，乌冬冬一大园竹梢，草积堆到九霄。有人说，外面有草积，家里有果艮。那就是张举山员外家。他家米麦满仓，我们饿得咽糠。走啊，饿死不如闯祸，到他家去做麻雀子会唷！

这下，一个个用青布扎头，锅锈涂面，到张家去明借暗抢。

各人手执齐眉棍，浩浩荡荡就动身。

回我一声不肯借，乒三乓四冲仓门。

各路人等往前奔，惊动了当方土地神。

当方土地掐指一算，晓得是到张举山家行抢。随即摇身一变，变作年老公公模样。对三叉路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众位乡亲，行走匆匆，往哪里而去？”“老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现在穷极遭难，出门讨饭，到张家借粮去！”“喔，你们既是去借，何必这等打扮！”“老公公，你可知道，人到急处，船到浅处，不想个办法，怎行？！”

土地公公说，“古人之言，‘穷要说理，富要饶人’。这是天灾，不是人害，不要到人家去打家劫舍。打家劫舍，天理不容，王法不饶，我劝你们拿头上青布解掉，脸上锅锈洗掉，手上棍子甩掉，我陪你们到张员外家去借。”

有些年长的人经历的事儿不少，胆小怕事，说：“公公言之有理，我们一定依你——

解掉头巾丢掉棍，直奔张家魏岳村。”

张家安童见一班穷人涌来，不知出了何事，随手将吊桥一抽，直着嗓子就叫：“一众哥哥来此作甚？”“安童哥哥，凶年荒岁，家中断炊，我们来向员外借粮的唷！”“啊，既是来借粮的呗——

且在桥外等一等，报于员外得知闻。”

安童报到高厅，员外哈哈大笑：“安童，怎光景？我算到他们荒年饿直嗓，要来借粮的。”员外抬头一望，人头像东海恶浪。唔，看样子来者不善，一个个勒头暴眼，磨拳擦掌呗——

就怕借兑是假意，打抢银钱是真情。

安童，赶快回他们走，就说——

你们来得慌来走得忙，我家逢“甲”日子不开仓。

安童来到门前，抱拳一揖：“对不起众位乡亲，我家员外说的，今天是甲子日不开仓，你们等到‘金斗满’日子再来。”有的穷人懂得天干地支转算的。他说，“三年一转，才逢一个金斗满，再等三年我们不饿死！”安童说：“不用的，我家员外说，再等三天有个小金斗满日子哩。”大家议论一番说，六载也挨过来了，也不在乎再等三天。

一众灾民回家转，员外暗中丧良心。

人之常言，叫落水要命，上岸要财。张举山见来的灾民人多势众，又怕他们行抢，吓得不敢开仓；灾民一散，又认为穷人好欺，就想在他们身上汲取更多的汗水。于是对安童说：“我家仓里的米麦是原干货，铜钱银子是真钢货，借给穷人如若把利息抬高，他们要说我从夹肘窝里伸刀——杀他们；不如来个馄饨不涨价——皮里抽肉。”安童问：“怎叫皮里抽肉？”“这，你不要多管，替我把化银的、箍斗的、钉秤的师傅统统请进门来。”

安童做事可认真，三匠请了进家门。

箍斗的来了问：“员外，箍什么样的斗？”“师傅，箍一张夹底斗，可伸可缩，可大可小。”“员外，这种斗我不会箍。”“师傅，你替我用细功，哪怕是三天出支吹火筒，我照工给钱。”“员外，我生意天天有，还不曾箍过夹底斗，你这个钱我不好拿噢！”员外说：“千里做官总为财，我这笔生意你哪里找得到？你把斗底用一个活动的月牙皿子嵌进去，到用的时候，皿子对上一拍，斗底对上一缩，一斗只有七升五合；把皿子往下一拍，斗底往下一落，一斗可多量二升五合，这叫加减二五斗。”

师傅一听笑盈盈，你这个员外真精明。

银匠师傅来到高厅问：“员外可是请我打手饰？”“不是。我家银子太纯，帮我掺点铅进去，十两掺二两。”银匠一听，浑身来劲。嘴上不说心里想，经过我的手，空住一两喝老酒。替他十两银子掺进三两铅，成了三、七开。

十两掺进三两铅，银匠从中倒提篮。

钉秤的来了问：“员外，钉大秤还是小秤？”“师傅，不钉大秤，也不钉小秤，钉一杆空心秤。”“员外，这叫我真是乡下人读祭文——难字在头。我从来不曾钉过空心秤！”“师傅，我多给你赏钱，你替我用点功，秤杆子里掏掏空，将水银灌在秤杆中，两头用铜皮帽子封。”钉秤师傅点点头，“啊，我懂了，到称东西的时候，水银可在秤杆中滚动，这样要轻就轻，要重就重，可以轻重两用。”师傅对员外望望——

怪不得你员外能发财，空心秤从他家做出来。

顿称银子三十两，打发三匠转家门。

员外又吩咐安童挑水，将仓里米麦着潮。安童说：“干到河水断流，哪里能挑到水？”“不白费你们的力，替我四处八方找水，挑一担两个钱。”安童见财精神涌，三担挑六桶；早上挑到中，不曾放点松。员外一望，仓里起浪。“奴才，哪叫你挑上这么多的水！”“员外，你不曾叫停，我们怎敢不挑！”员外喊声不好了——

久阴必有久晴，久晴必有久阴。

如若久雨天不晴，烂掉米麦怪何人。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这不要紧，我们还好着干的！”“怎样着干？”“唔，拿东仓的干粮搬进去拌和拌和不就好了！”

东仓干粮往西搬，西仓潮麦对东拌。

两仓拌和还不足，砻糠碎谷对里掺。

员外家做作三日整，把仓门关得紧腾腾。

又吩咐梅香，把鸡眼小钱趁借债的人多搭进去。梅香问：“怎样搭法？”“拿大钱从串上往下抹，小钱对上搭，一百只串九十八！”

太阳要下山了，员外吩咐安童拿棉花挑出去晒。安童说：“员外，天将晚了，明天早上搬吧。”“奴才，棉花不是晒太阳，是吸露水！露露潮，穷人借去才好摇。”

又对安童说一声，放债旗叉出大前门。

一个放字传得快，四乡八井尽知闻。

东天才放毫光，借债的人就往魏岳村上跑。有的带车口，有的用衣兜，饥色抖抖不住口。

员外呀，米麦银钱借给我，度我老少命残生。

张举山来到门前，脸上笑滋滋，嘴上客客气气，对安童说：“快开仓，让他们借回去早些下锅煮饭。”安童拿张斗，站在仓门口，拿门一开，热气对外直裁。站在远处的人说，员外做好事了，为我们蒸饭哩！安童心里话：你不要头想尖了戴笔套子，员外还有这好良心蒸饭

给你们食祭哩！也有人说，不是员外家厨房，不像蒸饭，让我去望望看！用手到米仓里一操，粒粒伸腰，一捏粉碎，一闻霉蒸气。大家说，我们不要，让他烂掉。走过来对员外说：“米麦黄豆分量重，我们背不动，借点银子给我们吧！”员外没法，只好叫安童开库房。大家一看银子亮灼灼，放光耀眼。内行人说：别慌，让我来看看。按理，员外家多年不开仓，银子黄霜霜，才是真货哩。他拿起来对地上一跌，“扑秃”，像块僵铁。不对，银子有假，我们借回去用不出。

私用假银该有罪，反做违条犯法人。

来到员外面前说：“员外，银子借回去要兑换，用起来不方便，借点铜钱给我们吧！”员外说：“好的，随你们的便。”拿钱庄开来一看呀，串子两头尖促促，数目又不足，铜钱又小，利息又重，这种钱不能借！

也有人说：“我们已经来了，向员外借点棉花回去摇摇翻翻，赚几个钱混混春三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们真刁哩，挑精剔肥的。安童，称棉花给他们！”安童用杆水银秤，第一包称给王三的六十五斤。王三用手一拎，觉得分量蛮轻。“安童哥哥，你看错了秤吧，拿秤给我复称一下！”安童自己明白——秤是西贝货，贾（假）的，不肯给王三复秤。借债的人多嘴杂说：“黄金虽贵，要分量还人，不可以克扣穷人的斤两！”这下，你争他夺，吵闹不停。一众小伙七手八脚，前挤后轧，脚对秤杆上一踏，只听“噼叭”，秤杆踩断了，水银像金鱼眼珠一样，一颗颗对外直滚。大众一看，齐声“啊啊”——

怪不得员外能发财，秤杆里生出水银来。

你一言他一语，像麻雀子吵场——

张员外你好心肠，米麦黄豆挑水涨。

银子肚里掺烂铅，串上小钱像鸡眼。

一把大秤空心杆，还将棉花晒夜场。

我们穷鬼借不起，空把你堆成破钱山。

一众穷人，一边骂一边走。张举山见来人不借他的东西，心上发躁：“安童，不好了啦，银子真的假的不要紧，铜钱大的小的也不碍事，这么多米麦放不出怎得了呢！”

倘若一个月碰上廿九天雨，烂掉米麦罪孽深。”

安童心上暗自好笑，你员外心黑格！真是贪心不足，倒贴八百。不过，心上这样想，嘴上不是这么说。“员外，你可让点主我去做？”“只要能把粮放出去，随便多大的主让你去做。”安童来到前门口，对外招招手：“众位兄弟慢走、慢走，除了员外还有我！从前，员外不开放呗，你们一天上门求几趟；现在开仓放借了，你们又嫌好道丑，这何苦呢，跟哪憋气！”安童拿嗓门压压低，又说：“员外又无男无女，他想你们的利钱，你就先捞他的本钱；拖它二十年不还，三十年不赖，过了这一代，还有哪个去向你们要债？！”

大众一听，倒蛮开心。

随你员外有多凶，就怕家里拳头往外冲。

一众灾民又齐齐打转。有的借粮，有的借钱，还有人借棉。

量的量来称的称，仓门口就像舞龙灯。

人来人往闹纷纷，肩挑车推转家门。

灾民拿粮食借到手，对自己的儿女说了：“儿呀，要拿粮当宝贝哩，生的捡起来烧烧熟，熟的捡起来放嘴里吃下去。”

敬重五谷敬重天，敬惜字纸敬圣贤。

为人不把五谷敬，世上才要出荒年。

凡间人想到爱惜五谷，东厨老爷上天奏与玉主。玉主说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东土百

姓身受六年灾难，如今晓得爱惜五谷，应该派他年岁逢熟。”

韦林县荒到断粮绝种，无种粮下地。玉帝到御宰台前抓把香灰对下面一撒，天种人收。年岁好到什么样子呢？十天一小雨，五天一回风，大风吹不弯杨柳，大雨打不碎堡头，风调雨顺。真是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，“回头青”上秀小麦，“癞宝草”下长萝卜。上半年麦秀双穗，下半年稻报九芽。

虽说当初年岁好，如今更胜二三分。

五谷丰收了不得，家家户户庆新春。

二、张举山逼债受窘 宦氏女巧舌辩争

那时，年岁逢熟，家家欢乐；逢年过节，杀猪宰羊；千响头鞭，万响头鞭，“劈劈啪啪”放上大半天。张员外坐在高厅上听到了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！他念阿弥陀佛不是修心敬佛，是见到年岁丰收了好向债户要钱。“安童，现在年岁好了，替我出门收账！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你不懂得我两眼乌珠漆黑，一字不识，债户的名字总不认得，叫我到哪家去收？”“这你不必担心。你们带辆车，跟管账先生走。讨到钱对家背，收到粮往家推。”

员外向管账先生交过流水簿，两个安童紧随跟。第一天来到独家村张子文的门上。安童进门就问：“子文哥哥可在家？”张子文头对外一伸，眼睛要上灯。怎？见到他们去讨债，眼睛发暗的。说：“你们些奴才来了呱，向员外借的霉米烂麦，丫头老小吃得黄胖烂熟，药钱也不曾还得清，倒又来讨债啦！当初，我们不愿借他的烂货，你这奴才说什么员外家业大哩，借点去顾眼前，员外想你的利钱，你们就捞他的本钱。如今才只收到几粒活命粮，你们倒长眼睛来讨债了。来，拿我的丫头老小背去抵！”

我不找你你找我，飞蛾投火自烧身。”

管账先生想，今朝是爆仗打喷嚏，出门不吉利，第一户就碰了一个硬钉子！连忙陪个笑脸：“张老弟，当初借好借丑么是你情他愿，如今怎好鲜手买臭鱼——悔说痒子话？假使今日你手上没钱，这倒可以商议，我们改日再来。”张子文听管账先生这么一说，觉得很在情理，于是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等我手头上有钱你们再来吧！”

第一户不曾开利市，安童伙计又跑第二户、第三户。从早跑到晚，不曾放点松；从中要到晚，不曾偷点懒。接连收了三天，每天是空车出空车回，钱不曾收到分文，粮不曾收到一升。

到了第四天，张员外找管账先生问：“收了这几天的账，要到多少钱？”管账先生拿账簿送到员外面前。员外把账簿从前翻到后，从左翻到右，一家总不曾开户。员外发火说：“你们这冤家，出门贪吃人家酒，要钱自然难开口，拿我的钱做人情！”旁边的安童插嘴说：“员外，天地良心，我们腿子跑疼了，怨气吃饱了，债户总说吃了你的坏粮饭，要我们替他还药账！”员外把账簿一掼：“你们不要一吹一唱，说得好听，明天——

随我出门去，查名对号不容情。”

管账先生受员外一怪，稀稀步子就跑走。四个安童就商议了：明天员外出门一定讨得很凶，我们带他到一个赤贫的户上去，让他见识见识债户的世面，不然，他是不会信服的！一个调皮的安童想得好，他说：“员外他只认得账簿上的名，认不得债户上的人，我们带他到三家村上去。第一个债户叫李清明，穷得不像个人；第二户叫姚子衡，人又穷性又蛮；第三户叫穷大胆，有了早饭没午饭，去要债还要贴他一顿好晚饭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员外用过早膳，备了十两路费银子，骑一匹银鬃白马，带四个安童上路。

员外在路行，沿途莫留停。

只因收租事，无心观村景。

一路行程来得快，前面就是三家村。

员外问：“债户在哪块？”安童说：“沟里这三家就是。”员外把账簿一翻说：“账簿上只有七家村，没有三家村！”“不错，从前是七家，那年水荒搬了两家，后来旱荒逃走两家，所以，现在就剩三家。”

员外问：“李清明是哪一家？”安童用手一指：“喏，四周是小沟，宅基像馒头，门前有座

小桥的就是他的家。”安童想，李清明手中虽寒苦，人倒很慷慨，平时遇到我们喝茶喝酒，总是他掏腰包，今天员外御驾亲征，怎好让猫鼠敌面呢？想到这，就对员外说：“主公，你且在桥外等一刻，我去看一看李清明可在家？”于是一个快跑来到李家门口高喊：“李清明可在家？”李清明的妻子宦氏是一张说嘴，她问：“门外哪个？”“不要哪个这个，今天员外亲自来啦，你有与没有都要作个准备！”

李清明闻听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剩二魂。

往常先生伙计到，一杯清茶挡过门。

今朝员外亲出征，我袖管里掏不出半分文。

宦氏说：“你这个笨鬼，不好出去避一避，等我把他打发走了再回来，不就躲过去啦！”“从哪里出去呢？”“门多哩，随你从哪门走！”这下，想办法，拆壁脚；拆呀拆，拆出个“非礼勿——动”

李清明攻出壁脚头，跳过篱障跨园沟。

脚趾踢得竹墩头，鲜血淌来紫血流。

吓得气总不敢嗅，只因躲债的祸场头。

不提李清明躲债，再讲员外上桥。

李清明家是一尺三寸宽的竹夹桥，马儿不能从上跑。安童将马对树桩上一系，手搀员外往桥上一跨，夹桥的竹子直炸；歪歪倒倒往前跑，“叽夹叽夹”只是摇。员外喊声：“不好不好，这独木桥要倒。”“员外，这不是木桥，是空心竹桥。”几根竹竿一夹，草绳一扎，烂泥一塌，跑上去“叽夹叽夹”，摇得员外站不住脚。安童说：“员外你胆子放大点，腿不要发抖，我来搀牢你的手。”员外从南岸跑到北岸，吓得浑身放汗。他有感于桥：

李清明家夹竹桥，走到中间两头摇。

若不是安童搀得好，要湿掉我湖州大皮袄。

钱还不曾要到手，魂灵几乎上九霄。

员外到门前便问：“李清明的人呢？”宦氏装聋作哑问：“外面哪个？”安童说：“我家员外。”“啊呀，员外你是什么风吹来的？对不起，我真是年初一下雨——湿节”。员外一看便说：“怪不得你要穷？太阳上来几丈高，还在床上伸懒腰哩，真是要得穷，天天睡到日头红。”“员外，你这话不对。也有人说，要得富，天天睡到太阳晒屁股。譬如——

东村有个穷奶奶，半夜三更就起来。

儿子上街挑水卖，丈夫出门去樵柴。

媳妇忙了种青菜，自己在家打草鞋。

一年四季忙不住，恨不得要穷翻过来。

西村有个富奶奶，日高三丈才起来。

丈夫出门坐骡马，自己出门轿子抬。

儿子手不拈黄丝，媳妇年轻就做太太。

端来吃，请来坐，直到如今还发大财。”

员外听得不耐烦，便催：“快些起身唷！”宦氏说：“员外你不要催，我有半段起来了。”“安童，这些人的身子也分段了？”“员外，不是人身分段，她坐起来披上衣服算是上半段起身；裤子套好，算是下半段离床。”员外说：“快些开门，让我们进去坐坐！”“啊，员外你别急，我来卷大门迎接你！”

员外听说卷大门，恨不得笑了肚子疼。

“安童，今天清清大早，钱不曾要到，笑话倒听来不少，他家的大门怎是卷的？”“员外，

他家不是大门，是芦柴编的帘子，夜上挂起来挡风遮雾的。”话音未了，宦氏将芦帘卷好，连忙端一张哼不伦凳，大凳不像大凳，小凳不像小凳，一块板四个眼，只有三只脚。宦氏将凳倚住壁脚放下：“员外请坐。”安童眼明手快，见是一张缺脚凳，连忙把凳子扶扶平。员外一手撩住湖州袍，一手摸着凳角，身子对下一落，“碰叮通”一个倒栽葱，磕得满身是泥。员外恼羞成怒，手对宦氏一指：

李清明家太不该，这个女子心肠歪。

无钱偿还你好讲，为何推我跌下来。

宦氏说：“员外，众目睽睽，冤枉到底，刚才我不曾碰到你。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不能怪她，只怪冒失鬼木匠打的三只脚凳”。“安童哥哥，也不能怪木匠，只怪我家穷。昨天早上烧早饭，锅堂里没柴添，外面没草拔，丈夫没办法，劈掉板凳一只脚。还算你们来得早的，有一张三只脚凳坐哩，只要到晚，没有草烧就要劈凳板。”

员外闻听这一声，冤家怎穷到这功程？

“宦氏，不提你丈夫便罢，提到你丈夫呌叫他出来见我！”宦氏立时眼泪珠抛，哭道：

我丈夫出门去樵柴，倒有两天未回来。

今天到夜三日整，未知死来未知生。

“宦氏，你丈夫可是晓得我要来收账，出门借钱跟我结算的？”“员外，我丈夫况且不是出去借钱的，就是出去借到钱，我家是寅时吃得卯时粮，也要留住活命度春天。我丈夫真是出去樵柴的，不过，他有时丢掉柴不樵就撑船的。”“喔，行船是个好营生，你家的船有多大，到哪里装生意？”“员外，我家有一条小船，它一不在港里，二不在河里，撑船不着水，天天跑断腿，只为糊张嘴。”“啊呀，是撑旱船——讨饭的。”“员外，穷遮不得，富瞒不得，穷极落难，只好出门讨饭。”“格呌，他可曾跟你说隔几天回来？”“他说的，不是月半就是十五，总要回来的！”“你这女子何苦、何苦，十五就是月半，月半就是十五呢，说话颠三倒四的！”“员外，我说的不错，不是这个月的月半，就是那个月的十五。”“宦氏，我也不与你多啰嗦了，现在把你种我多少田，借我多少钱，本本利利一并算算。”“员外，我们穷人欠你的钱是放在心上的，只怪我手长衣袖短，顾到肩膀顾不到腕，袖口里掏不出钱来。前天，我与丈夫还提到——

种了员外家三亩六分田，借了三千二百个细铜钱。

你员外肩头大一点，搀住穷人过几年。

春天没得到秋天，今年没得到明年。

除了荒年有熟年，再等五六七八年，我没得本钱还利钱。”

员外说：“宦氏，你嘴皮薄绡绡，说话轻飘飘，油腔滑调，你不存心还钱！”“员外，要钱就怕真没得！员外呀，

你看不见吃看到我穿，河水宽来井水宽。

身上是千个补丁万个结，罗裙可像九串铃。”

张举山一听来火：“你这女子专门骗我，不相信你就穷到这种样子！安童，不要听她哭穷，叫化子也能要到三碗籼子粥，再不，就搬她的东西拆她的屋！”

宦氏听说要拆她的屋，更加伤心。

员外呀，你拿我“三箱”房子拆了走，我男女只好住露天。

员外一听，转怒为喜，“喔，我只该四关厢，你倒也该三厢屋哩？宦氏，三厢在哪里？带我们去看看！”“员外，我家的三箱总在这块。

夏日炎炎像火箱，刮风日子像风箱。

天下大雨赛水箱，哪抵你家四关厢。”

员外不懂什么叫火箱。宦氏说了：“六月太阳红似火，赖在我家它不走，晒得我男女没

处躲，这叫火箱。”“什么叫风箱？”“啊，菩萨起风，做事不公，在别处过夏，到我家来过冬，阵阵进门风，对人身上攻，这叫风箱。”“水箱是什么样子？”“员外，我的屋上少草盖，竹架露在外，遇到天下雨，外面落一滴，屋里落三滴。”员外说：“你这女子专会说谎，外面落一滴，家里怎会落三滴的？”“员外不信，我讲给你听：前年夏天起暴，我吓得心惊肉跳，急忙奔屋来用锅盖等漏的，哪晓得一个雨点子对竹架上一溅，五花四散，不要说一点三滴，七八十来滴总有，屋里雨水比屋外多，员外你说，我这房子可是水箱？”员外说：“不差不差，真是宝贝。”宦氏说：“提到宝贝，我家多哩，风扫地、月点灯、西瓜灶、滚龙床，样样都有，员外你只要瞧得起，看得中，随你要哪一件尽你拿！”

员外一听笑呵呵，真是活狲不怕虱子多。

宦氏说：“员外，这有什么办法。俗话说，虱多不痒，债多不愁，我现在就是愁死了也无用。员外，你家业大，我男女多，等我把男女扶养大——

寻到三十五十个，本本利利送上门。”

提到男女二字，员外感到新奇，就问：“你男女多呀多，在哪块？喊来给我看看，将来可有出头之日！”宦氏对门口一站，放开嗓子就喊：“大郎、二郎、三郎、四郎……你们出来给员外望望！”员外只见茅草堆里拱呀拱，“霍落霍落”对外像倒芋头种。一个个拖鞋的答，眼屎邋遢——

大郎没衣兜，二郎缺衣袖，
三郎少领口，四郎穿件巴山虎，
五郎穿条马龙头，六郎身上没纽扣，
裸头赤脚像毛猴。

安童一看，鼻孔发酸，赶紧背过脸去揩揩眼泪。回过身来对员外说：“主公，不能怪李清明家穷，只怪男女生得多。常言说，好汉也难忙三个光头郎，何况他要舞这六个饭榔头！”员外说：“不是这个道理，是他没有算计，叫穿不穷吃不穷，算计不好一世穷！”

宦氏叫声员外呀，你拿发财算计教会我，剜肉烧香报你恩。

员外说：“你也不算算，这六个萝卜头，个个总像饭榔头，吃到饭，十二只眼睛关灶上，肚子吃得像爆仗，你不犯穷还有哪个穷？”“依你员外之见怎么办？”“依我哇，大郎不小，送给人家去斫草；二郎是滑塌头，送把人家去看牛；三郎四郎脾气怪，送给人家传后代。”宦氏说：“还有两个最小的现在还扳不到碗盏，叫他哪去呢？”“最小的送他到河北，随他去受罪，随他去享福！”宦氏叫声员外呀——

这个办法我不能依，拆散儿女好孤凄。
钢针挑刺肉还疼，怎好将儿女离娘身。
十个指头咬咬个个痛，千朵桃花是一树生。

员外说：“这个随你愿不愿，不关我事。”“员外，送给别人我不愿意，送给你员外我放心的。去帮你种上几年田，消算消算利债钱，你可受哎？”员外说：“宦氏，你问一问他们哪一个愿上我家去？”宦氏喊：“大郎，到员外家去享福！”“娘，我不去。”“二郎你去！”“哥哥不去我也不去！”问到三郎四郎，他人虽细，说句话惹员外着气。“娘，要是我们有福呗，早就投生到员外家去了，我们没这福分，我也不去！”

没得衣穿慢慢挨，没得布鞋穿草鞋。
没得草烧我樵柴，没米下锅挑野菜。
挽郎郎，育代代，慢慢把春三混过来。
娘亲哎，宁可沿门去乞讨，不要到富家去挂招牌。”

员外一听，满腹火气：“宦氏，我是来向你要钱的，不是来受你家鬼气的！”宦氏连忙赔

礼，招呼不及：“员外，不要见怪，我家儿女小，说话不知天高地厚。

恐有言语冒犯你，伏望包涵八九分。”

我家现在手里穷，没钱为儿女开过蒙；等我手里有了钱，送他们到先生馆里读上七八年，等到朝廷大比之年——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卷头棚拆掉造府门。

张举山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宦氏，你慢慢说，当心下颏巴说掉下来。你也不看看他们是何等的相貌？箸笼头尖得，戴不住纱帽；塌肩膀歪得，穿不上蟒袍；穿盘脚斜得，蹬不住乌靴，不得上朝，看看也不是做官的坯料！真正要做官呗，让我来封——

大郎长不郎当做烟杆，二郎漆黑墨塌做煨罐。

三郎四郎骨瘦伶仃做豆腐干，五郎矮矮个子做纱筒管。

六郎要是想做官，城隍庙里做判官。”

宦氏一听，倒不服气。员外：

人也不可看貌相，海水不可用斗量。

砖头也有翻身日，草灰也有复燃时。

三十年富贵轮流转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

破布也从新的过，婆婆也经女儿身。

秀才也从读书起，状元也写过“上大人”。

穷也不是穷一世，富也得富千春！

宦氏想想还不服气，接上又问：“讲到现在我倒少请教，员外你有几位公子，几位千金？”张举山一想，要说没男没女吧，怕宦氏要笑他；说有吧，就该夫妇二人。于是灵机一动：“哦、哦，我有一男一女。”宦氏说：“员外你福分好。”

一男一女是枝花，多男多女是冤家。”

宦氏又问：“相公的尊庚，小姐的青春多大啦？”员外被这一问，弄得瞠目结舌，没法回答。旁边的安童聪明，连忙插嘴说：“我员外的公子、小姐都长大了，男的在外收债，女的在高楼绣花。”宦氏一想：哦，怪不得员外心狠，原来他是无后之人啊！员外呀，

你家院君娘娘是花红月季不结子，我是苦水毛桃满树生。

员外呀，你满库金银是呆货，我的男女是活财神。

张举山被他羞得满面通红，站立不住。“宦氏，我不跟你比势，拿钱把我，让我早点走！”“员外，今天随你多吼，要钱没有，只怪我穷！”“宦氏，跟你说千遍万遍，你就一个穷字，穷狠！”“员外，别人一个穷，我有十个穷哩！”“宦氏，我倒不怕你嘴会说，今天你能说出十个穷来，我分文不要，还送你十两银子！”“员外，这可当真？”员外说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！”员外，你听了：

我一事无项真可怜，二八青春枉少年。

三顿茶饭吃不饱，四季衣服不周全。

五更哭到天明亮，六亲无靠苦黄连。

七七记住欠员外的债，八字生来颠倒颠。

九已要跟员外算清账，十在手里少铜钱。

员外一听笑颜开，村妇竟是好文才。

员外说：“安童，我第一次出门要账，气也受够了，笑也笑够了，罢也罢了，拿袋里的十两路费银子送给宦氏。

譬如修子又修孙，搭救她贫苦落难人。”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像你这样出来收账太不合算了。一个债户送十两，十个债户送百两，这样我们要吃大亏，帮你用车子对外推。”“安童，这李家实在穷，我们给他施舍点，到好一点的债户上放狠点，收紧点，不就补上了？”“员外，李清明家还算首富哩！”“不要瞎说，还有哪家比李清明再穷的？！”“哎，你不见刚才几个小朋友在这门口转上几趟，望上几望，东面姚子衡家望你去呢，望你到他家坐一坐，等你给银子买米下锅哩！”张举山长叹一声：罢了，百姓如此苦难——

我也就从今天起，不做收租要债人。

员外将十两银子对李清明家三只脚凳上一搁，叫他买米买麦，拿男女养养发禄。叫声宦氏：“等你丈夫回来，叫他到我门上去拿单条字据、陈纸契约退回来——

租田当作自产种，本利不收半毫分。

宦氏连忙叩头——

多谢员外善心人，街环结草报你恩。

等我儿女身长大，决不做忘恩负义人。

员外一走，宦氏闹起来了：“冤家，好死回来了。”李清明颈项缩呀缩，缩回到家问：“员外可曾走啦？”“不要做化腔，他走了。往常你骂我肮脏嘴，穷万年的嘴，今朝可是好了我这张穷嘴！”“怎说？”“啊唷，今朝员外要钱，开头狠似阎王。我对他哭，他要拆我屋；对他闹，要拣好东西对家要。后来呀，凭我的嘴跟他磨，跟他缠，把他的心说软了，腾腾空发善心，说从此再不来要钱了。呶，还有十两银子送把我的哩！”李清明一听，喜之不尽。说：“宦氏，你这张唠叨嘴倒变成发财的嘴了。

等到以后发大财，打个龛子拿你供起来。”

不提李家多高兴，再提员外在路行。

主仆五个往前行，对面遇上同路人。

东村陶员外，西村陆员外主仆人等也是出门收租要债的，在路上碰面。陶员外说：“张世兄，久违了。”“岂敢、岂敢。陶世兄，你今天出门有何贵干的？”“收租的。”“陆世兄呢？”“要账的。”张员外说：“我们都是同行了！陆员外，你收得怎样？”“我大概收到六七成。”“陶世兄呢？”“我收到对成。”陆员外回过来问张员外：“你收得如何？”张员外想，我还倒贴的哩，但不便往下说。安童插嘴说：“我家收到十成。”

三个员外寒暄一阵之后又互相让路。陆员外说：“老者在前，少者在后。陶世兄年纪大前面请，我年纪轻后面跟，张员外不老不少中间行。

一众安童后面跟，迎面来了众书生。

一班孩童放学回家。小的问大的说：“哥哥，那三个骑马的是些什么人，你可认得？”“弟弟，走前面的是陶员外，后面的是陆员外。”“中间的呢？”“中间的绝代叫张员外。”“哎，他家没后代，我们不要叫他。”话音未了，三个员外来到面前，一班孩童让在路旁，弯腰奉揖：“陶家伯伯，陆家叔叔。”当中的员外姓张，大家眼睛对他白翻，只相不叫。张员外想想气闷呢，我哪里生得比他们丑，家里比他们穷，这些冤家竟间庙烧香！他随时陡生一计：“二位世兄，前村上有一债户要去，少陪你们，改日再会。”“好，张世兄请便。”等陶、陆二员外走开，张举山叫安童拿一些细冤家喊来。员外问：“你们家里可有父母？”“这倒稀奇，没有父母哪有孩子！”“可有先生教诲？”“没有先生就读书啦！”“哦，你们既有父母又有先生，我要——

告诫你父母少教训，禀报你先生欠礼情。”

年龄大的学生不怕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人不讲理，我们是撞了你的人，还是碰了你的马，要告诫我们父母作甚？”“哎，你们为何要间庙烧香？”“我们不曾去哪庙烧香？”“不是烧香，是个比喻。为什么前面的人也叫，后面的人也叫，我走中间为什么不叫？”“哦，你姓什么，我不

认识！”“不认识？你到十字街上访一访，我张举山可是有名人？”“啊唷唷，是张员外？不怪你，我们失礼，对不起你。等到明年你家少爷请先生回去教书，我们到你家去读书的时候，早上叫一声，中午叫两声，到晚叫七八声。”“细冤家，不要说相反话，我家没儿女，请先生回去做什么？”“啊呀，你家没儿女？怪不到我家父母常说呢，你们看见张员外要多叫几声了，说你老人家心肠好，放债不收利息！”“哪说的，吃酒图醉，放债图利，没有哪家放债不取利息的，这叫将本求利。”“如此说来，员外既然放债图利，我们叫人也跟放债一样，也多寡要赚点利钱的。”“喔，叫人不蚀本，舌头打个滚，还要利息了？”“员外，我们叫你要蚀大本。叫陶员外一声，他有一男二女，三个人叫我家父母三声，就赚到他两声；叫陆员外一声，他家有二男三女，五个人叫我家父母五声，就赚到四声；我们要是叫你一声——

甩到东洋海，何年何月收转来。”

张举山闻听这一声，可要气死又还魂。

书生哪，老身今天错怪了你，你们要包涵二三分。

一班书生又将他一句——

你不怪自己麻绳短，反怪人家井底深。

这叫青云高来紫云低，没得儿女被人讥。

河边弄水鱼咬手，岸上行路犬要欺。

大路弯弯过了桥，有一群穷家小孩在铲茅草。小孩对坟墩上一坐，一下挖掉大半个。张员外走到这里，他又多管闲事：“喂，你们这些冤家铲草，沟头河坎上也好铲，不可以挖人家的祖坟！”这些小鬼对他望望，“哦，张员外唷，你不要多嘴，刚才我们在别的坟上正要动手，挨坟主走来一骂，溜过来的。在这个坟上哪怕铲到晚，挖到棺材板；挖成坑，没得哪个哼一声。这是前村上的一个孤坟，关你什么事？

有子有孙的坟上不好铲，东挑西寻铲孤坟。”

员外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安童呀，我今没得男和女，到老终身是孤坟。

一路伤心一路走，来到自家大前门。下马离鞍，吩咐安童将马牵入后槽，草料喂好。

员外坐在高厅上，多少往事涌心头。

一夜哭到天明亮，未上院君绣楼门。

第二天早膳时光，水氏院君问梅香：“昨天员外出门收账可曾回来？”“院君，员外回来了，在高厅上闷闷不乐，不知为了何事伤心。”

院君一想，家有贤妻，夫不遭祸事。

员外他心有忧虑事，我要做消愁解闷人。

梅香，搀我下楼。

梅香搀住描花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三、遭讥讽员外求子 许厚礼稳婆接生

却说水氏院君由梅香搀下楼台，来到高厅一躬到底：“员外，妾身有礼了。”平常见到院君到，员外眉开眼笑；

今朝见到院君到，身子未动半分毫。

水氏见员外没精打彩，猜到员外有心事在身。院君大贤大德，走上前去轻声细气问：“员外，可是出门遇邪恶，寒热毛病上了身；可是安童不听话，左右侍奉不顺心；可是债户说蛮话，要多还少有争论？”员外说：“我身上无寒亦无热，没有邪气犯我身；安童听呼又听唤，时时刻刻紧相跟；佃户债户虽然穷，也不曾巧取强夺与人争。”“员外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究竟为的何因？”

院君哪，你绣带飘飘下楼门，后面跟随有何人？

院君回头对后面一望，是个梅香。“梅香，你这奴才，什么事惹员外生气？

快向员外来赔罪，免遭家法棒上身。”

院君哪，非关梅香半点事，棒棍不能打好人。

员外说：“梅香听说听道，不曾惹我发躁，速速退下，非关你事！”梅香一走，员外就说了一——

院君呀，我你走进走出人两个，跟里跟外是安童梅香两个人。

厦头上开门独家村，我你没得后代根。

水氏院君一听倒笑起来了。“员外，你对家一坐，没事找事做，怎想起儿女来了。常言道，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。”员外道：

我们无男无女受尽人家多少气，空挣钱财也枉费心。

院君，我你同庚，已过四九三十六春，再过几年要贺四十岁了——

山中只有千年木，世上稀逢百岁人。

国在难中望强将，人到中年望子孙。

人无男女枉争气，国无良将怎兴兵。

三十岁无子平平过，四十岁无子冷清清，五十岁无子没人敬，六十岁无子断六亲。院君哪，
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没得男女被人欺。

我今一夜不曾闭一闭眼，想想无后可孤凄。

“员外，没得男女不要愁，侄男侄女带一个；侄男侄女没得多，拣个体面老小领一个。

蜾蠃也负螟蛉子，树木也好嫁新禾。

何况我你有财势，要个男女又何愁。”

员外说：“院君，别人家的男女不是自己身上所落，毕竟是隔皮隔膜。

隔一重肚皮如隔山，隔重肚皮隔泰山。”

领来的男女听说听道还好，如果生性不良，五难六攏，你要是说了他，他说你骂了他，如果骂了他，他说你打了他。三天一吵，五天一闹，邻舍听了也要嗤笑。说情说理的人说我们是教诲子孙，不怪我们；不懂情理的人要骂我们，说西北风最冷，绝下代心最狠。

总说我们是绝下代心，拿别人家男女不当人。

这叫田要深耕，儿要亲生。

深耕田地出五谷，亲生儿女孝双亲。

“院君，你如不信，我再比把你听。”“比者何来？”“好比两个人家合种一块田，张家种的

瓜，李家种的菜，瓜菜只隔一条界，瓜藤牵到菜田来，开起花来，结起瓜来，瓜熟蒂落，李家去扯瓜，说瓜是长在他的田里，张家说瓜是他种的，争呀争，就顺藤理根，根在别人家田里。

领来的男女如摘的别人家瓜，根子还在别人家。”

水氏院君想想，员外说的有理。这呗，别人家子孙不好领，安童、梅香是自己出钱买来的，拣一个聪明安童、麻利梅香配成夫妻——

三年二载生到男和女，好传接我香烟后代根。

院君，这一着万万使不得。安童、梅香是家佣奴婢。

家佣奴婢传后代，永世永代辱门庭。

安童、梅香也有一比——

安童梅香好比一笼鸡，放出笼去要蓬蓬飞。

你管了家鸡还在身边转，野鸡它要擦天飞。

水氏院君没法，站在员外面前顿脚，一把拉住员外手。员外，千错万错，只怪我错。员外呀——

我到你家数十春，破血不曾生。

断了你张家香烟后，你早拿偏房娶过来。

院君，你想出这个霉主意来的？世上事情我见得多哩，娶偏房的人家是好事少来坏事多。娶到好的大妻小妾合得好，老头子在中间不挨搞；娶个不好的，大的要当家，小的不服小，日日夜夜在家吵；你为吃，她为穿，吵得宅神总不安。

儿女不曾生得到，多生闲气增是非。

员外，胆大点也。你拿偏房娶进门——

她吃菜我帮捡，我点媒纸她吸烟。

衣裳旧了我来添，拿她当作大娘娘。

来年开春病宝宝，她的床铺我来牵。

走路我帮挽住点，生到一子好接香烟。

是男是女生一个，我愿做她的小梅香。

员外闻听这一声，院君院君连口称。

千桩事情总依你，这件事情我不赞成。

一来对不起你双父母，二来丢掉我你结发情。

院君，千怪万怪，只怪我祖上缺德。

怪只怪，我祖上，不曾积德，

苦得我，这一生，草木无根。

东庄田，西庄园，将成何用，

前厅堂，后瓦房，空喜一场。

东库金，西库银，满仓米麦，

一口气，接不来，全付东流。

有梅香，和安童，前来劝解，

他二人，为男女，哭得伤心。

一个老家佣听说员外在高厅上为没有儿女伤心，随即来到员外面前：“主公，主母万福！”张举山平常听到万福二字，欢喜不过，

今朝听到万福两个字，犹如尖刀刺心肠。

“奴才，外面人笑我没子孙，犬儿也咬我足后跟。你这奴才，不知我没男没女，还笑我有

福，我福在哪里！”

“员外息怒，小人没有欺主之胆，怎敢讥笑员外无子！不过，我也听到外面风言风语说的，说张员外家金多银多，子孙也多。”

“奴才，外面说我子孙多，多在哪里？”“员外，你且等片刻，我去唤来！”老安童随时将大斗小秤一齐搬到高厅。

说你员外用大斗和小秤，窒息得香烟后代根。

员外闻听这一声，胜遭天打一雷阵。

为人经不起众人怨，我不修今生修来生。

双手操起锛柴斧，斗秤劈得碎纷纷。

又焚南方丙丁火，将它一概化灰尘。

老安童说，员外呀——

欲修儿孙福，须舍四方财。

惊动虚空佛，儿女天送来。

一年四季做好事，广开贫苦方便门。

从此张员外大做好事，善结良缘。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三遇七济贫民；哪里路坏挑泥补，哪里桥坏请匠修；天阴落雨赠雨伞，乌星黑夜点路灯。

门口张挂斋僧榜，救济无依无靠人。

穷人过春天，家家断炊烟。

手里少铜钱，看看也可怜。

员外行方便，挨家送米粮。

穷人过夏天，蚊帐不周全。

蚊虫嘴又尖，叮得浑身痒。

员外行方便，送去蒲扇共蚊香。

穷人过秋天，就怕遇荒年。

上要完国课，下要偿会钱。

员外行方便，租债全赦免。

穷人过冬天，雪重风又尖。

衣帽不成腔，儿女喊爹娘。

员外行方便，挨家逐户送铜钱。

好事做了三载整，还是生不到后代根。

老安童又说了：“员外，你光济人不求佛，还是无功只有德，如要功德两全，必请僧道两班，设立道坛，拜它七七四十九天求子大忏。让表文奏上天宫，感动上苍着天星下凡，传接你香烟后代。

员外一听，倒也相信，随时打发安童——

三清寺里请道友，报恩院里请僧人。

一班道士一班僧，唪经拜忏求子孙。

超度九族三代祖，提拔孤魂出沉沦。

四十九天求子功课做完成，奏章符司送表文。

接表童子将求子表文禀呈玉主一看，说张举山忏悔前愆，弃财求子，善哉善哉，功德无

量!

前头作孽后头修,如同冰霜见日头。

玉帝查东斗文曲,西斗武曲,都在朝纲安邦定国,查不出星宿下凡。又查王母宫、斗母宫、自在宫……三十六宫,宫宫皆空。怎么办?

玉皇大帝站起身,玉磬三响召仙人。

上八仙、中八仙、下八仙,三八二十四仙听到玉磬一响,个个来到御宰台前。玉皇的三太子也是一仙,一齐应召前来。哪知三太子从小娇生惯养,到哪里总是犯嫌。他一到御宰台前,这里一搬,那里一摸,左手拎着香炉,右手把插花瓶一托,把花瓶舞了上屋,只听“啪秃”一声——

香炉打掉一只脚,插花瓶掼得碎纷纷。

玉主一见,怒气冲天:“你这逆畜,简直翻天!打碎天宫无价宝,作下孽障海样深。

天宫没你份,凡间没你蹲。

押入三曹地府去做罪人。”

观音大士见玉主对三太子发火,连忙帮他求情:玉主息怒为重。三太子打碎宫中宝贝理该罪不容恕,谅他年幼无知,望玉主减他一重罪孽,贬他到东土张举山家借生。如他在东土修心办道,度他返本还原。

若在凡间再造罪,永堕沉沦不超升。

玉帝说:这御宝不成用了,到哪里觅得?观音说:这不要紧,我自有办法!她到南海洛迦高山上斫一根紫竹——

文殊劈篾普贤裁,观音将花瓶箍起来。

也是那年留古迹,碎瓷花瓶到如今。

观音拿起香炉一看,少一只脚,只有三只脚。众位,本来香炉是方形的有四只脚,就因玉皇的三太子把香炉打掉一只脚,就剩三只脚。大悲观音想,这东西少只脚摆不平怎么弄了?她吹口仙气一呵,放手上一搓,搓得圆滚螺螺。拿起来一拧,三只脚分得均匀。

观音一看笑哈哈,从此三只脚叫香炉。

随时打发打弹张仙、送子娘娘,拿三太子唤到变化台前。真言一念,金光出现,变作灵光鲜桃模样。

打弹张仙奉玉旨,送子娘娘送动身。

上方有仙人,腾云下凡尘。

要问何方去,张家去送子孙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,到了泗洲魏岳村。

按落云头,仙风一散,对张举山家门口一站。抬头一看,啊,怪不得他张家无后代,他家恶星太多,天狗地狗,拦门霸守,不准送子入宅。打弹张仙随手取出金弹、银弹,按在弦上,只听“嗖嗖”几弹——

天狗地狗赶得干干净,贵子送进绣房门。

这在二更敲过,三更交初,半夜子时辰光。水氏院君睡到二三更,梦见鲜桃滚进门,双手拿起口中吞,六甲怀孕就上了身。怀孕一月无知觉,二月怀孕浑身疼。水氏院君说:员外呀,

我怎得了懒王病,可要到街坊请先生。

手拿木梳千斤重,举扇还怕打蚊虫。

时光未过三个月,把梅香搬得乱纷纷。

吃到甜的牙齿疼,吃到咸的又醋心。

多吃又嫌撑心饱，少吃肚里又嘈心。

九月怀孕步艰难，过重门槛赛盘山。

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。真是好娘好爷生好子，拣月拣日拣时辰。那年到了三月初二夜深更，水氏院君腹中疼。梅香报到员外面前：“员外，主母现在腹中疼，不知可是要分身，去请哪个来接生？”员外一听，六神不定，这，这请哪个来呢！一个值厨梅香听说院君要分身赶来帮忙的。她说：“要论接生内行，只有南村卞家场的卞氏奶奶，她丈夫姓黄，儿孙满堂，是方圆几十里之内的稳婆奶奶。只要拿她请到，你员外可丢掉枕头睡觉——定心。”员外说：“外面天色很暗，你们用二人做伴；点盏灯笼火，路上才看见走。快去吧！”

两个梅香动身走，去把稳婆请进门。

梅香转弯抹角来到卞家场，对卞氏奶奶的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卞氏奶奶可在家？”夜静深更，卞氏侧耳听声，“外面哪个？”“不要哪个这个，树上结果，我们是张员外的梅香，请你去接生的！”“啊呀，梅香妹妹，对不起你，我现在不做这营生了。”

卞氏拿门一开，两个梅香嘴又乖。卞氏奶奶天，卞氏奶奶地，好话说不及。卞氏奶奶说：“我家媳妇常说呱，婆婆呀，年纪这么大，出去忙什么呀，深更半夜，跑跌伤了要替你医，吓坏了要替你送。忙呀忙，陪人家坐污房，弄到人家二斤烂黄糖。就这点东西，倒要忙得蓬蓬飞，不高兴去！”“喂，卞奶奶，你不要错把鱼盆当豆腐，到员外家去替院君娘娘接生，不是一般人家只有二斤黄糖的交易，员外家准你盘子哩！”“盘子哩，六大盆也不高兴去吃！”梅香说：“不是盆呀碗的盘子，你到员外家去接生，从盖头布剪起，浑身上下做到底，十两银子干执礼，还加二斗陈饭米，你去一趟可伤己？”

卞氏奶奶一听，浑身来劲。连忙换件蓝布外套，青丝包头一扎，宝蓝布围裙倒刹，门闩一拔，立即起脚：“梅香，我们跑快点，生小囡像下暴头雨一样，喜快呱！”三个人上了路，卞氏奶奶两手像牵钻，两脚像捣蒜，一步要抵一步半。跑得又快，三双脚板在路上“笃笃笃”像切菜。

不提稳婆在路行，再提员外和院君。

梅香出门不久，院君腹痛连声乱吼。员外没法，只是跺脚，拿股香就许家主菩萨：“东厨、总圣，家堂宅神，有灵有感，

保住水氏身太平，满月堂前了心愿。”

员外烧了香许了愿，又到外面转，望望梅香可曾把稳婆请来。员外正在着急，卞氏奶奶一只左脚就跨进了大门。没等员外开口，卞氏奶奶一躬到底：“恭喜员外喜添贵子！”员外感激不已，连忙还礼：“托婆婆的福气。”

院君闻听稳婆到，更加啼哭泪纷纷。

婆婆呀，我现在是坐不是来睡不能，一脚踏进了枉死城。

婆婆呀，我犹如破船装足载，船桅一断要翻身。

卞氏说：“院君，你不要怕——

千阵痛来万阵疼，就是官官要奔生。

只要有我卞氏到，保你院君总太平。”

卞氏吩咐梅香到厨房烧起点香汤来。又对员外说：“你不要着躁，等一会拿官官送给你抱。”

讲讲说说不觉烦，到了半夜子时辰。

到了初三子时，水氏腹痛不已——

一阵痛来痛个死，二阵痛来痛个昏。

连痛两个紧三阵，香房落下小书生。

所以，大圣菩萨是三月初三生，三月初三是诞辰。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棉绸包得紧腾腾。

脐带上面护丝棉，睡在院君里床边。

带忙带相，忙到东天发亮。员外说：“梅香，煮点鸡蛋给卞氏奶奶，送她早点回去。”“员外，卞氏奶奶夜上不肯跑，看光景要抽你的桥，当时我们准她盘子的。”“准他多大的盘子？”“我们答应她包头丝带四色礼，上下衣裳做到底，十两银子干执礼，还加两斗陈饭米。”“啊呀，你们些冤家，早怎不说，我家半天上落下个月亮来，还在乎这点礼！快去称，快去数，早点送卞氏奶奶回府。”

卞氏一走，员外关照几个快嘴梅香：“你们些冤家要替我嘴紧点，对外瞒住点，春二三月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员外生了公子，上门贺喜，破费人家的钱财！”梅香说：“员外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得，不过，我们不说，别的梅香说出去不关我们事噢！”员外一走，两个快嘴梅香倒讲起来了，我晓得员外的脾气格，他是落水要命，上岸要财。从前没得男女呗去求天拜佛，随便化多少银子总舍得的；如今公子才落地，倒又打起小算盘来了，喜蛋总舍不得给人吃。

我们不说瓠子不说瓜，唱它几句杨梅花。

这个梅香到草堆上拔草烧早饭。脸还没洗，眼屎邋遢，信口就曰：

我梅香生来两足尖，走起路来踢裙边。

今夜坐到五更天，服侍我主母大娘娘。

“哈哈——”，伸一个懒腰，打两个呵欠。

事有凑巧，隔壁的王奶奶也起早在草堆上拔草，这话倒挨她听见了。王奶奶随手把草对地上一丢，跑到梅香身边：“梅香妹妹，你刚才说的什么？”梅香抬头一望，心吓得乱荡。她说，人说我是快嘴梅香，王奶奶的嘴比我要快呢，给她知道了怎么好！”随口转机，“王奶奶，我没有说什么！”王奶奶跟这个梅香平时皮惯了的，她上去一把抓住梅香的青丝细发，把她的头扳得仰面朝天，“说不说？今朝不告诉我，总不放你走！”梅香不肯说，王奶奶又不松手，几扯几扭，梅香痛得眼泪直流。“王奶奶，你松松手也，我才好开口。不过，我告诉了你，可千万不能再传给别人！”“梅香妹妹，你胆放大点，出了偏差，水点子总溅不到半滴你身上。”这下梅香头头是道，手舞足蹈说：“我家员外有福，生个官官粉皮细肉，我们陪他到东天发白，刷刷锅子就出来拔草烧粥。”

王奶奶一听，浑身来劲。把草对灶面前一放，将门一锁，拔脚就走。从巷子里向前，看见陆氏奶奶在纺车前摇棉。“陆奶奶，摇棉摇棉，赚到几个痨钱？走啊，跟我去喝喜酒！”“王奶奶，到哪家去喝喜酒？”“喏。张员外家檐头高哇，生了个胖公子！”

陆奶奶闻听这一声，丢下棉车就关门。

两个老八十，脚像挑灰板，头发像把伞，一跳一跳，沿门乱叫：“到张员外家吃喜蛋去啰！”这两个人，真是：

石板上栽花根底浅，鹞子无尾骨头轻。

她们牙齿不关风，说话要变音。人刚跨进员外家门，一个说恭喜恭喜，一个说贺喜贺喜。员外在堂上没有听得清，问梅香：“清清早起，哪个在门前吆鸡？”话言未了，王奶奶已到员外面前。“员外，不是哪个吆鸡，是我们来恭喜您员外屋檐陡高三尺！”“二位奶奶，你们真会说笑话，我家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怎得陡高三尺的！”“这个生男育女的事情，您员外不能瞒，它是三朝的媳妇月子里伢，瞒呀瞒，要变样的！”员外晓得她们是村里的辣煞鬼，不愿跟她们多扯，就问：“你们怎知道我家生了公子的，可是我家快嘴梅香说的？”“不是的。”“可是稳婆奶奶告诉你的？”“也不是的！”“喔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你们二位奶奶是仙人！”

“员外，我们虽不是仙人，也沾有仙风道骨的，三天之前就知道了。”员外笑了笑，“王奶奶，往常人家说你会圆谎，我不信。今朝才认识你王奶奶的嘴，陆奶奶的腿——真灵哩！”

我家公子刚落地，你三天之前怎知闻。”

“员外，你如不信，我说给你听。三天之前我在草堆上拔草，看到两只喜鹊在你门前树上跳三跳，又在枝头上叫三叫，就知道你员外三天之内有喜到。”

陆奶奶也跟嘴学舌。她说：“我昨日在家摇摇棉，出来看看天，见到你家厅屋檐，一股豪气冲向天——

就晓得你家大娘娘，要生贵子在今天。”

员外一听笑盈盈，二位真是半仙人。

员外随即唤道：“梅香，我领略二位奶奶的心意，第一个登门道喜，赶快替我热菜炖酒，款待二位！”

两个老八十喝到了酒，恨不得两杯并一口，喝得扶泥不上壁，要对台下跌。王奶奶说：“我们吃了员外家喜酒喜饭，还要吃员外家几个喜蛋！”员外说：“提到喜蛋，我还未及筹办；今朝暂且吃杯喜酒，等公子满月，再请二位来我家上坐。”“啊唷，员外您这样客气——

你晓得春二三月没事做，留住我们家中坐。

帮你家官官忙满月，贺了满月好转家门。”

员外想，这两个人真没讲究，小孩子不识得瘸腿——跛脚。这下，你来不走，他来不散，——

任凭我家房屋多，厅堂里容不下许多人。

“梅香，替我煮鸡蛋，每人五只，不能少；少了，她们会不高兴的！”

她们可吃？不吃，老老诚诚对衣袋里一塞。王奶奶说，这是员外家喜蛋，带给我老头子尝尝；陆奶奶说，带给孙孙，大家分分。嘴上客气说谢谢员外，脚底上像抹了油——直滑得走。员外说：“二位奶奶，假使你们遇到别的人不能说是在我家的，我家的事情帮瞒住点，不要再对外传！”“员外，你放心是了，不用我们多说，别人也晓得你员外福大量大的！”

四、张小宝空城唱戏 王癞子送趣上门

王、陆二位一走，员外仔细想想，这两个老八十不是个省油灯盏，是纸马店的爆仗——出门要噼噼叭叭报信的呀！哎，想瞒是瞒不住了，索性广向亲朋邻里报喜，贺一个热闹满月，让大家高兴高兴。“安童，替我拿散碎银子上街——

带上几只茅竹篮，大街小巷去买鸡蛋。

外公家中去报喜，早寻紫竹穿悠篮。

外婆尝了红喜蛋，好做三朝洗澡探毛衫。”

又吩咐梅香烧毛米粥，随同喜蛋送到亲友、邻里家报喜。梅香一听，眼睛发定。“员外，你叫我做事情总是临渴掘井，早说要烧猫咪粥么，王奶奶家的竹节猫，常在我厨房跑，只要拎起来一掼，拿皮一剥，肉一剁，烧它一锅猫咪粥多好呢！现在猫咪上了树，叫我怎捉得住。”“何苦何苦，你这个呆鬼，毛米粥哪是用猫狸肉烧的，是用冬春晚米碾熟，放点莲芯枣子肉，煨得粘笃笃，就叫毛米粥。”

这下，梅香着急慌忙，来到厨房——

两个梅香挽米淘，两个梅香拔草烧。

两个安童对外挑，报喜回来烧三朝。

俗话说，报喜报喜，先从外公家来起。员外对安童说：“送报喜蛋，历来是生女成双，生男逢单，到外公家报喜的红蛋，至少要装一百零三。

安童挑出门，直奔水西村。

路上有人问，水员外家有了小外孙。

水员外拿喜蛋一数，哈哈大笑——

小姐过门数十春，破血不曾生，

急坏我老身，今朝喜蛋送上门，

我小姐有了后代根。

水员外立即吩咐自己的安童，拿出散碎银子上街，——

速到街坊绸缎店，红绸绿缎多买点。

再剪几尺月色蓝，好做三朝洗澡探毛衫。

又对安童说一声，把裁缝师傅请进门。

裁缝师傅同员外见过礼，由梅香把他带到东厢，搬出绸缎动手裁剪。梅香说：“师傅，我家员外为宝贝外孙做衣裳着实考究哩，你务必要做好点、说好点！”裁缝说：“只有人家要求做好点，没有人家要说好点，说好就得好好啦，我们做这一行全凭手上功夫！”“师傅，我是说替员外的外孙做三朝洗澡衣服，‘鸽子’要说好点！”“啊，说‘鸽子’？我又不曾学过，你来教我也。”梅香也不谦让，她说：“我作个比喻，先说几句你听听。

裁缝师傅来做衣裳，我家酒不成酒饭不成个饭。

请你把腰围放宽放宽，尺寸放放长。

员外家外孙又贪长，满月穿起来到脚弯。”

裁缝师傅想，竟是扁担戤城门——三年会说话。大户人家的梅香总能说会道的，我不说上几句，她瞧不起我！随手拿剪刀一提，就以剪刀为题。

龙凤剪刀两个钳，中间一支紫金销。

昨日皇宫做鸾带，今朝又做状元袍。

衣裳做好了，员外吩咐自己的安童拿毛米粥桶一洗，装进二斗饭米，作为回礼。又在喜蛋篮里加上五十个鸭蛋，称谓鸭子，意在压住贵子，图个吉兆。又对张家安童说：“你回去告诉张员外——

今朝带走洗换棉袄和探毛衫，到了满月前夕来拿悠篮。”

张员外见安童迟回一天，就责怪了：“你怎是丹阳的骡子，好慢的性子，送一趟喜蛋还蹲外公家过宿！”“员外，知情不怪人，不知情怪煞人。外公外婆留我过宿！是做三朝衣服让我带了回来。他水老员外不让我回来，我哪好随便走！”“如此说来，你不要耽搁，速往姑母、姨母家去报喜！”姑母家走一走，要送一把荷包锁；姨母家报一报，要送一顶刘海帽。员外家亲戚实在多，报喜报到月底交初。到了廿五六，要买鱼买肉；廿七八，要杀鸡宰鸭；廿八廿九，要到槽坊推酒；到了三十，要接亲迎客；初一，初二，厨师作好准备。安童梅香将前厅后厅，左厅右厅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四月初三是满月日子。太阳才升一丈高，贺满月的人缕缕行向魏岳村上跑。有的人挑糕粽寿面，有的人办提盒杠箱；也有人家送衣帽，也有人家送银铃。账房里忙上号，一千、八百的直对上撂。员外也不认识许多人，人家对他道“恭喜恭喜”，他也只好满口应酬：“托福托福”！

这叫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落深山有远亲。

员外骑了高头马，不是亲来也是亲。

再说，员外家平时与人也有礼尚往来的。所以——

行了春风有夏雨，落得腊雪有河豚。

人来了上百，已时三刻就入席开桌。送酒的认管坛，上菜的认端盘，管饭的带洗碗。先吃的先散，每人还要发给五个喜蛋。真是敲锣卖糖，各管一行；忙中不乱，闹中不忙。

送走前客让后客，迎来远亲接近邻。

不提员外家多热闹，另表书中一段情。

下文单讲何来？前村有个张小宝，他的习性很不好，惯贪赌钱押宝。赌得日不进门，夜不归宿，输尽囊橐。这天，一大早就见南来北往的人对魏岳村上跑。他问人家，可是哪庙菩萨行香？人家就说，亏你还是张员外的侄子哩，他家公子今日满月，你总不去恭贺？！张小宝若有所悟，一拍大腿：“啊呀，我可该打，早先就吃了叔叔家喜蛋，我怎忙发得昏，忘记了去贺满月！”他伸手到衣袋里一摸，分文没有。

坛子里无米难留客，手里无钱怎做人。

哎，他平时不想家，今朝手里没钱，倒想到妻子在家摇棉，回家索她的摇棉本钱去贺满月。妻子见他在家转呀转，眼睛就发暗：“你今朝一早怎想到供家来的！”小宝笑嘻嘻陪个好脸。“叔叔家的公子今朝满月，回来与你商量商量，借几个钱我去送个人情。”“冤家，怎好意思开口的，我赚到几个钱，还不够买油盐，哪有闲钱去做人情，没得！”“没得？可不要怪我，人到急处，船到浅处，没得法，我要拿值钱的东西去抵押！”“你望望看，有值钱的东西尽你拿。”小宝一望，东壁打西浪，屋架荡叮当，房子上没东西可拿出去卖。他对锅台上一望，哎，有了，“人情急似债，锅子当铁卖”，到灶上拎起锅子就往外跑。妻子一见，急得没命，“你这个杀千刀的，拿我的锅子拐走，叫我用什么东西烧吃！”小宝眼睛对她一白：“你有钱不好再去买！”

妻子挨小宝揍得没法，说声，“拿锅子丢下来，到我睡的枕头里查看。”小宝拿枕头一动，分量蛮重；用剪刀一挑，二百个铜钱对外一抛。小宝笑嘻嘻捡起来，“怎样，总说我家穷呀穷，枕头里还有三担铜哩！”“冤家，不要穷开心，这二百个钱还是出嫁时婶婶给我的压身钱呢。”“啊呀，你竟会把家哩，苦了我不会寻钱，要是我能寻钱，真是在外有个寻钱手，家里

有个聚钱斗，真好哩！”“冤家，不要惹气着，早点死走！”“格呗，贤妻，钱还不曾够呢，就是礼物少买点末，假使遇到三朋四友，台子一换，来摸十八张，我本钱哪来呢？”“你这个瘟贼，贺份总不够，还开心赌钱了！死走，不要蹲家害我！”张小宝眼睛闭呀闭，看见床上有条破棉被，就说了：贤妻呀，

四月天气暖炎炎，老棉絮甩在里床边。

留在家中没处放，背到典当里当铜钱！

“冤家哎，家里没有多余的，就该这条破棉絮，你拿走我床上盖什么呢？”“盖什么，盖帐子！”“你这刹头的，家里盖帐子，你出去摆架子！”张小宝不管他妻子肯不肯，就用草绳把棉絮十字花一捆，背到兴隆典当，往柜台上一掼：“朝奉先生，当红绸被！”朝奉眼张眼识，望望棉絮漆黑，蛮多白虱，拎起对地上一摔。小宝又捡起来对柜台上一放，“朝奉先生，可值几个钱？”“嗯，不少哩，值到三掼呢！”“三贯？太多，我赎不起。”“不要头想尖了，是三掼，不是三贯！”“怎叫三掼？”“你对柜台上一掼，我对地上一掼，你捡起又对我柜台上一掼，你倒扳扳手指数数看，可是三掼！”“先生，可多少值几个钱？”“你不要发诈杠，贴我几个钱也没地方收呢！”“朝奉先生，就是我没有这条棉絮来么，借也要借几个钱让我去贺下子满月。”“不要啰嗦，七十二个钱可当？”“当格，开张票来。”小宝一想，当七十二个钱，到赎的时候还要认利息，我倒不如把当票卖了，等要盖被的时候到旧货摊上买一条，还比我原来的棉絮好几倍呢！于是在典当门外就喊：“可有哪个买当票，卖红绸被票子！”

事有凑巧，遇到一个乡下佬，上街卖草，钱也卖了不少。听到有人要卖红绸被票子，就想到自己的女儿上秋要出嫁，要陪一条红绸被。不管它，有对数的就买一条带回去，总比做新的合算。“朋友，这票子卖几钱？”“我不识字，刚才当的二百个钱，卖一半送一半，弄一百个钱去！”老头子也不识字，只见当票上的字像鬼画符，也不识是多少钱。信口一说：“不值，弄八十。”“好的，卖把你。”当七十二卖八十，一百五十二个钱到手，张小宝赶紧跑走。老头子一想，照例，八十一个钱买不到一条红绸被呀，不晓得票子可有假唷，去照照票看。来到兴隆典当，“朝奉先生，帮我照照票，可假？”朝奉一望，知他上了张小宝的当。“老者，票子不假，我劝你赎回去吧！”“好的，我离家又远，省得下次再来。”朝奉说：“老者，虽则是刚才当的，你要认一文钱利息哩！”“好的，为男为女，也不在乎一文钱！”朝奉拿棉絮对外一撂，虱子在地上乱跳。“老者，你背了打转，回去同江西人换碗。”老头子一望，晓得上当。“哎，我挨人家摸得痒，这钱掼在水里总不响。”老头子——

掼掉一百五十又三文，气气闷闷转家门。

再说张小宝，看看天色也还早，身边的钱还嫌少，他想，要得翻手大，不如再去押场宝。他轧呀轧，轧到台子脚，从人家夹肘里钻进去押。人家问他押哪门，他说，我欢喜穷赌，就押白虎！他拿一百五十二文钱包得结结实实，对白虎门上一克，上档拿盅盘一掀，是青龙，钱倒挨上档拿走了。小宝放声大哭——

我张小宝命该穷，认定白虎跳青龙。

不好了，输掉铜钱三百文，员外家满月贺不成。

赌钱场上人多哩。有输的也有赢的。赢多钱的人，手里抛抛撒撒的总是钱。小宝看到台上有一个钱对地上一抛，赶快跑去用脚一踏，对旁边一抹，假意弯腰拔鞋，拿一个钱捡起来了。他走出赌场，边跑边想，心生诡计。拿一个钱对辫梢上一系，来到万福绸线店：“老板，挑你生意，从红头绳剪起，统统挑你。”店里的小倌对他一望。“啊，晓得了，大概是天气转热，你的癞花景辫子要梳，买个把钱头绳而已！”“不，我家妹妹出嫁，今朝先买一个钱红头绳做个样品，看看哪家便宜，哪家货真，以后有五十两银子的交易哩！”店小倌听他这么说，巴结不已，随手量上二丈红头绳对柜上一放，做别的生意去了。小宝把头侧过来，拿钱

在柜台上“笃笃笃”敲三敲，“喂，小师傅，钱在柜台上，我走了。”哪晓得钱在他辫线上，人走钱也走。小倌一望，钱还在他辫线上直荡。“喂，小宝小宝，倒不是我要说你——

清清大早起，小宝笑嘻嘻，
来到我店里，只说挑我大生意，
头绳塞进衣袋里，钱还吊在你辫线里，
可像山东人要把戏，竟就老老面皮跑出去。

说到张小宝的痛处，他就要赖不走，坐在柜台上胡闹，吵得生意也没法做。老板闻听店里吵闹，出来过问。小宝说：“老板先生，你家小倌不会做生意，张员外家公子满月，请我出来帮他筹千家锁，沾光你大号一个钱红头绳，你家小师傅竟骂我老脸皮厚！”小倌正想申辩，老板用手一摇，示意他不必多言，晓得他张小宝品性的。遂说：“别吵别吵，我与张员外也很好，我这赏你一百个钱，算是对员外家公子满月一点小贺礼。”张小宝欢喜不过，谢道：

老板先生真大量，先赐头绳后赏钱。

小宝想，生意不在早上，只要在巧上。拍拍脑袋：“早怎想不到筹千家锁这个名堂的？！”这下，

小宝手拿红头绳，街坊上筹锁做营生。

他来到十字街旁，选个闹市地方，像个山东佬，立时变戏法。对人群中一立，打一个半膝，作一个呼榔头揖：“各位伯伯、叔叔，年老公公，道士先生，和尚僧人，张员外家求到一个官人，请我出来帮他筹把千家锁，沾光大家几文！”

让员外家公子带上千家锁，顺顺当当长成人。

大家听说张员外家筹千家锁，手里有钱的人个个慷慨解囊。有把三个五个、十个八个，也有三十五十、百儿八十，只要开口，总不出空手。

东门到西门，南门到北门。

十字街坊穿心过，筹到三千八百文。

小宝想，有钱好办事。到茅竹行里买根扁担，竹器店里买两只篾篮，银匠铺上买一把长命富贵锁，又买糕粽几百个，外加两条鲤鱼十斤肉，装一副担子重笃笃。

“格吱格吱”挑动身，对面又遇有缘人。

遇上哪个？东村的剃头师傅王癞子，他肩挑剃头担，沿村口中喊，剃头修面光胡子——，迎面与张小宝相遇。“喂，张老兄，这样重重的一担礼，挑上哪家去？”“王师傅，上张员外家贺满月！”“贺满月？你知道他家可曾请代教师剃满月头？”“哎，这倒是个好交易，我们一道去！”“你愿带我去？”“可以，只要你会个澡！”“不要说会个澡，剃个头也行！”

提到剃头，张小宝摸摸胡须摸摸头。“王师傅，你看哎，我真是叫化子跑夜路——穷忙，忙到现在，头也没有修，胡须也不刮，这种样子到员外家去，不要笑坏了人！”“好也，我来替你修修理，免得他家快嘴梅香看见你生气。”“王师傅，别生邪心，说正经话，替张员外的公子剃头么，你可会说鸽子？”“别说说鸽子，斑鸠、鹁鸪我总会说的。”“你倒先试试看，说得可好，说得不好，赏钱拿不到！”“好，我用你试试看！”

紫金面盆亮堂堂，金生丽水内中藏。

有钱剃个张小宝，无钱剃个白日闯。”

“你这瘟贼，说这倒霉鸽子，要是说得员外家公子，你的剃头担子都别想挑走！”“哎，这是说给你听的，到员外家嘛，自然到什么山樵什么柴，有好的你听。”

两副担子站起身，赶到张家大门前。

张小宝说：“王师傅，你在桥外等一等，我先进去，见风使舵。倘若他家请了师傅，你等一会就到别处做生意；如果他家还没请代教师傅，他家安童马上就会出来请你的。”

张小宝把礼担挑进高厅，拜见员外。员外连忙站起，接过贺礼，“啊呀，你侄儿手中又难，空身来喝杯喜酒我倒欢喜，你这样化钱费钞，真使我不安！”“叔叔，为侄略备小仪，何足挂齿！”转口又问：“叔叔，今朝弟弟满月，可曾请师傅来剃满月头？”“侄儿，这倒不曾想得周详。”“哎，我晓得叔叔事情忙，想不到这些，所以，我替你请来了。”“在哪里？”“在门外。”

员外随口叫安童将王癞子请进高厅，用过酒饭。王癞子心里话：到大户门上来做生意，行规俚俗做周到点才得到赏识哩。“员外，公子满月剃头么，帮我取几件东西来备用。”“师傅，你只要开口，我家总有。”“拿一把代斧和一杆秤，包两包稳子搬一口镇。”员外随即叫一个年轻安童去拿。安童问师傅：“你剃刀总没带？我家大斧又钝，公子头皮又嫩，用大斧剃头不像砍竹笋！”“安童弟弟，你不懂行就不要多嘴乱舌，用大斧不是剃头的，是取吉利——代代富。”安童不敢再多问，就去拿秤。嘴里不说心里想：用秤可是先秤公子有多重，剃掉毛屑还剩多重，好按斤两收钱！心里虽这样想，可手上只顾寻秤、搬镇、包稳子包。一个老家佣见到了就说：“员外请的是好本领师傅！”小安童问：“你怎知道的？”“喏，你不是在忙吗，这是行规俗矩，先讨吉兆。意在——

大斧是古代代富，秤杆是卜秤秤余。

镇住公子长命根，稳稳当当长成人。”

安童将四件东西拿到高厅，员外吩咐梅香拿公子抱出来。公子一进高厅，王师傅说了：

东天日出宝莲开，香房抱出贵子来。

男子抱上金銮殿，女子抱上凤凰台。

王师傅从梅香手里接过公子，又说了：

公子官人调过身，犹如鲤鱼跳龙门。

王师傅用高粱布沾点水对公子头上一拍，公子头一缩，嘴一瓢要哭。“公子，你不要哭，恭喜你万福！”

五爪金龙把头摇，好像公卿上早朝。

王师傅取出荡刀布，剃刀在布上一光——

剃刀生来四角方，老君炉内炼成钢。

昨在皇宫剃太子，今朝又剃状元郎。

员外一听笑盈盈，剃头师傅真聪明。

正在替公子剃头，忽听门外人声欢笑，

“嗵嗵”三响硫磺炮，外公家礼物送上门。

西门水老员外家的满月衣裳，提篮杠箱，首饰项链，重重厚礼，一齐拥上高厅。梅香说：“王师傅，你口才不丑，请你喝酒，外公家来的东西也请你封赠封赠！”王癞子说：“隔行如隔山，剃头的怎会穿悠篮？”“不要客气，我们晓得你嘴巴不丑，色花也有，只要你鸽子说得好，员外的赏钱不会少！”王癞子暗自高兴，只要有赏，随你要说什么我都不拣。悠篮是紫竹穿的，就以紫竹为题：

紫竹生来节节高，长在园中透九霄。

劈起篾来龙摆尾，穿起悠篮赛元宝。

元宝生来两头圆，好像一条华龙船。

安童梅香忙摇橹，中间睡个小状元。

员外一听笑颜开，聪明师傅总到我家来。

一众梅香和亲友听到王师傅也会说悠篮鸽子，一个个像出窝的喜鹊“鹊鹊鹊”地飞过来，揪住王癞子说鸽子。快嘴梅香拿出一把荷包锁对王癞子面前一放：“王师傅，请你说这把锁。”王癞子嘴嘻呀嘻，就欢喜同梅香拌是非，他说：“你梅香妹妹开口，我就来现丑——

荷包锁镶嵌紫蓝，银索闪闪一尺三。
锁住官官千年寿，开通相公万重关。”

王癞子刚刚住嘴，员外又叫梅香将张仙轴子对他面前一摊：“王师傅，还有这个哩！”王癞子对张仙轴子上一看——

张仙张仙多体面，阿弥陀佛坐中央。
上八仙来下八仙，长命富贵在两边。
天赐公子仙人送，状元加封拜宰相。
员外闻听这一声，嘴总笑到耳后跟。

那个老家佣就说了：“员外，剃头师傅本事不丑，你要松松兜包口了。”员外说：“是啊，他们是走四方跑千家的，赏他少，会说我气量小。”连忙拿出五两银子对手上一托：“师傅，这是点小谢意，还望笑纳！”“员外，这叫我怎得过意！”王癞子接过五两银子，嘴上向员外说客气话，心总要烫跳出来。他眼睛向张小宝瞟瞟，意思是说，快点走，出去分分，有赌本了。

王癞子出门像支箭，跑到村头的树荫里坐下来等张小宝。这时，前面来了一位老头子，看到王癞子在那里憩息，就说：“王师傅，帮我剃个头？”“不高兴！”“啊呀，你王师傅倒发得财啦？”“嗯，多寡点。不瞒你说，今朝在张员外家剃满月头，赏到五两银子，我想同你讲讲，开爿典当可好？”“开典当？还不够刷票子！”“那么，我开钱庄。”“开钱庄还不够买串子呢！”“那我怎么用？”“怎么用？

回去买点米和粮，再给妻子摇棉做本钱。
买点豆饼喂田，养它几只猪和羊。
赚到铜钱收到粮，日子一年好一年。”

王癞子可听？听不进。老头子一走，他拿五两银子从左手调到右手，右手托到左手，想了：

摇纱织布翻手慢，耕田耙地又艰难。
不如带它上宝场，骰子一摇成倍翻。
甩掉这副剃头担，好做第二个张举山。

他大摇大摆，来到宝场，担子对人身上直撞，伸长脖子对台上直望。旁人就说了：“王癞子，你又不押宝，跑来做什么？”“呸，上窑就是买砖瓦！”大家七嘴八舌，拿王癞子说得一钱不值。有人说，不晓得可该三个五个钱来贴烂膏药呱！也有说，他家锅盖掀不开，想来攒几个钱回去糊口的！“呸，发你的财！”他手对台上一拍，五两银子对手上一托，雪落耀眼白。俗话说：吃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这下，一个个来拍马屁说好话，“王师傅，我们来小白相相”；“王师傅，我们来磨磨手爪，免免心焦”。王癞子也晓得这五两银子不菲轻，今朝要当点心，不要轻易下注。他先叫上档摇几个空门看看，试试骰子的脾气。上档连摇几个空门，总是由出到进。王癞子看得蛮准，算得蛮稳，拿二两银子对白虎门上一克，上档一吓，“王师傅，我先打过招呼的，我们是小来小去，二两银子我来不起！”“二两来不起来五两。”王癞子又押上三两。旁边人看看不服气。说：“你哪总不值王癞子硬气，别怕，输了我们大家摊！”上档晓得盅盘里是白虎，不敢揭盅，就吓唬他说：“王师傅，输掉你别恨！”“恨什么，有福拿双份，没福走空身！”哎，赌钱场上有赌鬼的，他赌输了上吊，死了阴魂总不散，还在赌场上转。赌鬼看看也不服气，钻进盅盘里拿骰子一拨，变啦。上档挨王癞子逼得没法，苦条性命拿盅盘一揭，是青龙。王癞子急得跺脚。

我时不济来运不通，寅时发财卯时穷。
这叫，为人在世莫赌钱，赌起钱来魂就颠。
纸牌骰子件件会，越是精通越输钱。

王癞子气塌塌——

挑副担子转家门，一路啼哭泪纷纷。

再提张小宝见王癞子一走，也就起身辞别员外，去追王癞子分赏钱去了。他晓得王癞子跟他一样的脾气，别处不要找，稳在赌场上。

张小宝追到赌场：“王癞子可在？”“啊，刚才赢了五两银子跑走了！”张小宝门也不进，头也不回，对王癞子家追。跑呀跑，看到王癞子坐在刘家桥，头一低，眼一闭，喉咙口还在咽气。不好，不像赢的样子！“喂，王老兄，赢到银子背不动坐在这里哭什么，不要愁，我来帮你挑！”“别开心，输绝得气了！”

两个冤家一路货，各自挑担转家门。

再说张员外忙到下午申时过后，一般亲友也都客散主人安，只有几个远道至亲留下过宿。姑母、姨丈要员外把公子抱出来看看。梅香拿公子对高厅上一抱，公子眉舞眼笑，真惹人欢喜。大家提议要替公子取个名字。有的说，这是员外做好事求得的，叫善生。有的说，这是半天上落的月，叫天生。张举山说，既然大家都说叫什么生，我看，我家姓张，张是弓长张，去掉弓字就是长——

取个长生不老意，名字就叫张长生。

姨母就说了：“今朝长生满月，要抱公子跑一下桥，过一下坝，长大了跑桥过坝才不怕。”“好的。”梅香说：“我抱出去！”“慢，跑桥、过坝要去买路钱的。”“多少钱？”“有个规矩，钱丢得多，官官长大了胆就大。”员外出手不小，拿八百个钱对梅香手上一撂，两个梅香争着抱。刁头鬼梅香说：“妹妹，不要把钱总掼水里，留住些我们分分！”哪晓得这个小梅香还要刁，走上桥，她拣一个破碎铜钱一扳两，“扑嚓”，掉半个钱河里：“官官，过桥了，有了买桥钱啦！”走到坝埂上，掉半个钱坝上，“官官，过坝了，丢了过坝钱啦！”跟后面的梅香看她只撂掉一个钱，还有七百九十九。“妹妹，多的钱我们分分？”小梅香人虽细，一肚子诡计。她说：“这些钱，员外给我的，我接到的，与你无关。”她放趟子就溜，跟后面的梅香就追，

抱起长生就向西，一溜溜到天井里。

眼关天上老鸦飞，一个筋头栽过去。

长生跌得脖子叽，如同老鹰攫小鸡。

跟后面的梅香说：“好的，拿公子吓坏了，我只要向主母一报，你三十皮鞭发跳。”“姊姊，你不要报，多余的钱我与你分！”“同我分，我就不作声。”大梅香说：“妹妹，刚才公子一跌，一吓，可能要拿魂灵掉在这里，快点拾起来带回去！”“姊姊，你总说些稀奇话，魂灵在哪里？”“喏，到地上捡点泥，塞进公子怀襟里，就算是拿魂灵拾起来了。”

也是梅香花头精，抓把泥土压住惊。

自从那时兴此例，世代流传到如今。

日落西山暗昏昏，公子抱进香房门。

日里公子一吓，夜上睡不落忽。水氏院君问：“奴才，官官把你抱吓坏了？”梅香理缺心虚，连忙起身点上银灯火，讨好地说：“官官不是吓坏的是要看火，是要看我。”梅香抱到手，长生公子哭声如吼。梅香说：“主母，公子不是哭，是哼文章！”“说你的梦话，公子才只满月，话还不曾会说，倒会哼文章？！”“哦，主母不信，我讲给你听：

别人家小囡尖声哇气像鸟喊，官官他莺声朗朗像哼文章。

官官，我来叫你做事体，教你‘点点螺螺虫虫飞’。”

天上金鸡叫，地上草鸡啼，

相公睡到半夜里，就要早早起，

我来教你做事体，点点螺螺虫虫飞。

一夜五更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天明大亮，院君报与员外，说官官夜里不睡，啼哭不已。员外说：“可是昨日抱出去受了惊吓？”老家佣说：“员外，不是受了惊吓，这叫犯‘夜啼郎’毛病，凡是刚生出的小囡，都有夜啼不休毛病的。”“这可有什么办法？”“有的，用梅红纸条写上：

天皇皇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啼郎。

走路君子念一遍，一觉睡到大天光。

员外，多写点，贴在桥头大路边，大众一念，公子一觉睡到天大亮。”

员外写得多来贴得忙，走路君子念天皇皇。

只愁不生，不愁不长。长生公子有了三四个月就眉舞眼笑，五六个月在手里起跳。七坐八爬，九月出牙。

到了来年过一期，打一个蹬蹬母欢喜。

一期两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母身。

公子长到四岁光景，高厅上面独步能行。

父母见了心欢喜，儿一跌来母一惊。

五周六岁知南北，能言能语又聪明。

五、王居士开馆训蒙 小公子书房逞能

员外那天，对“朱子格言”上一看，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；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。”男子不读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，做事不懂礼体。

懂得仁义礼智信，知书达礼通经纶。

员外随即吩咐安童请先生回来教公子读书。安童问：“是请年纪大的还是请年纪少的？”“安童，我家有三不请。年纪大的牙齿不关风，字音吐不准，不请；年纪少的没坐性，东游西荡不专心，不请；学识浅的不会吟诗做文章，要误失公子前程，不请。

不老不少请一个，精通诗礼的好先生。”

安童来到街坊。时值腊月梅花黄，先生谢馆忙，要请先生的人家都在茶馆里打听。安童在茶店里遇上三朋四友，讲不绝口：“你家来年请哪位先生？”“陈老先生。”“你家呢？”“还是姓李的小先生。”“可有哪里有好先生？”“有哇，南门钟楼巷的王居士先生，就是一般人家请不起，一年要一百两束脩金还加四时八节的礼。”

安童回转报于员外。员外一听，十分高兴。提到王居士先生与我很熟识，这就写张请帖去试试看。随手取出文房四宝，红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，写关书请帖。上写——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居士老先生。

久慕先生才学好，登门拜请老人。

只因寒门生一子，而今年届六岁春。

伏望尊师来施教，训诲小子张长生。

束脩银子一百两，押关十两雪花银。

关书名帖写完成，打发安童请先生。王居士先生接过请帖——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上暗暗细思忖。

“安童哥哥，我在家把持家务，本不想再出去操心劳碌。碍于张员外尊颜，在下又怎敢违教！”安童随即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承蒙先生不弃员外之意，请先生择个良时吉日，让员外备轿恭迎。”

先生连忙翻开通书万年历，择于来年正月二十一，是黄道吉日。

真是人生在苦海，不得一时闲，眼睛一眨，就忙到腊月廿四夜。到了廿四夜中过点，刺桔棚搭在野场边，赤豆饭供到佛面前，点一对拜烛烧炷香，低下头来祷告天：灶王爷你上天好话多说点，丑事瞒住点——

多求五谷并猪羊，三十夜接你回来过新年。

腊月三十这一天，冬青柏枝封屋檐，贴上门对糊喜笺，匣子打到野场边，儿女共分守岁钱。

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

穿红又着绿，老少贺新年。

初一敬天地，初五接财神，初七望参星，月半看龙灯。

正月十三灯兴起，十八日子落花灯。

到了正月二十日，员外想到接先生。

到了正月二十一，员外吩咐安童备花轿一顶，小车一部，去接王居士先生前来开馆。安童问：“员外，王先生只有一人，坐了轿莫坐车，坐了车就不坐轿，你备车又备轿，可是拿师娘接来陪先生？”“安童，你们真是不曾干过事，少见多怪。”

迎接先生来开馆，车推书箱轿坐人。
安童带领脚夫人等把车轿踊到王居士门前，奉上茶礼，稟上请帖：
在下安童来见礼，先生新年万福臻。

王先生备过酒菜，好好款待。吩咐家童将文房四宝，书箱脚篮，一齐装到车上，回头走向师娘房中。

贤内呀，我今张家去开馆，你做当家把作人。
要朝朝防火烛，夜夜关窗门，待人要和善，做事要谨慎。师娘说：
先生你放心，妾身说你听。
公婆由我敬，里外我照应。
你一心教子弟，家务莫操心。

贤内呀，还有一件事要对你说。今年到张员外家坐馆，比不得往年在小家细户，可以三天对家一跑，五天回来一趟，来个春紧夏松秋不管，拿几个束脩银子就打转。张员外家门槛是一尺三，进门容易出门难，不到逢时过节，不可随便回来。

闲时闲日不要盼望我，清明放节转家门。
夫妇肩并肩，送到大路边——
先生呀，理当送你一程路，我鞋尖足小步难行。
一个乘轿动身走，一个回转绣房门。
这天日子也好，接先生开馆的人也不少。
一顶轿，往东村，陶员外迎接，
一顶轿，往西村，陆员外随身。
南村上，接先生，前呼后拥，
张员外，接先生，迎进了高厅。
一把搀住先生手，恩师连连口内称。

二人携手同行，步入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，员外吩咐厨房备酒。一刻辰光，佳肴美酒，端到高堂。花生摆成蝴蝶样，瓜子摆作菊花芯；山东石榴像玛瑙，南洋橘子赛黄金；酒是多年陈大酒，菜是鹿肝凤凰心。

酒来打起逍遙鼓，菜来弹动七弦琴。
员外身坐下首，手执金樽壶头，对王居士先生送了一杯又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。三杯何犯事，一醉解千愁。酒筵已毕，先生来到小书房观看。

张家小书房，贝壳镶长窗。
雕花香几沉香木，紫气腾腾放毫光。
先生脚踏七星板，虎皮交椅垫丝棉。
台上铺条红缎毡，斗大的牡丹绣中间。
条单字轴列左右，中间供奉孔圣贤。

员外又对长生公子说：“平时无好丑，拜师要有新鲜。”这就开箱倒笼，拿好衣裳对外捧。

头戴逍遙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腰束一根丝罗带，蝴蝶花鞋簇簇新。
手捧《神童诗》一本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
员外把长生公子送进书房。

先拜朝南孔夫子，后拜恩师老先生。
员外告辞先生，退出书房，王先生将长生公子唤到面前：“长生，今年几岁啦？”“先生，

过了年我七岁。”“你的生肖呢?”“先生,我父亲说是属龙。”“啊,戊辰年生。”“长生,你把书放下。”长生将《神童诗》放到先生面前。先生揭开书的盖版,在第一版的左上角,用银珠笔写上“甲戌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学大吉。”先生又将长生公子拉到自己膝下说:“长生,尔今入学从师,读孔圣人的书,是孔夫子的门生了。读了孔子的书,要知书达礼,在家要孝父母,出外要敬师长。见到老者要称伯伯,少者叫叔叔,和尚叫僧人,道士称先生,对人决不可称名道姓。

年少妇女称贤嫂,闺房小姐叫千金。”

先生用笔杆倒过来指在神童诗第一行的天字上说:“公子,我来教你读书。我教你念,眼睛要对书上相。我笔杆指到哪里就教到哪里,你要念到哪里。”长生说:“先生,我记住了。”先生教“天子、重、英豪”。长生对那一站,不开声跟念。“门生,你跟我念呢!”“先生,我不会念。你两个字一哼,一个字一声,好像江南人唱春,我要念也没法跟。”“门生,这是我教得慢,你才跟得上;要是我教得快,恐怕你眼睛顾不到。”“先生,你尽管教快点,让我试一试,看可跟得上。”

先生教他“天子重英豪”,长生就念“文章教尔曹”。

先生刚教“万般皆下品”,长生接读“唯有读书高”。

王居士先生倒笑起来了:“长生,这不是我教你,是你在教我。我晓你平时在员外身边教了蛮多,你跟着唱唱学舌歌,上半本大概总唱熟了。”“先生,书是新买的,家父没有教过,我是敲锣听音,说话听声,读书听意。你说‘万般皆下品’,不是‘唯有读书高’吗?”

先生闻听这一声,难得有这伶俐小门生。

长生公子问先生:“先生,你教的这四句诗可有解说?”先生一想,手下门生多得很,不曾遇到开蒙学生问先生。“好,我来讲给你听听。”

赵匡胤马上登基十八载为天子重英豪,

孔圣人训诲三千门弟子是文章教尔曹。

李老君开创三十六行生意买卖说它万般皆下品,

甘罗十二岁拜相是唯有读书高。”

第一天下晚,长生从小书房回到高厅,先叫父亲,再叫母亲在上万福!员外说:“院君,可是种田要养猪,养儿要读书的。长生才读一天书,回来就懂得敬重父母哩。”院君说:“往常公子伴在身边热霍霍,今天才离半天就觉得冷清清,长生他一人在书房里也孤伶伶。”“院君,你爱长生要爱在心里,不要惯在面上误失他的上进。如若怕他一人在书房孤单寂寞,我来将左邻右居,侄男侄女——

纠到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

送进书房门,陪伴我长生读诗文。”

一夜话语休提表,金鸡三唱天又明。

天明大亮,公子梳洗完毕,用过早点,带了文房四宝,来到书房向先生请过早安。先生叫公子取出笔墨纸砚,磨墨掭笔,教长生写描红字帖。先生说:“写字身要坐正,笔要端直,点、横、竖、撇,要记住起笔落笔,不能错画一笔。错画一笔,神仙不识。”长生说:“先生,我记住了。”这下,先生把住长生手,长生手发抖。先生教一横、一直、再一横,是“上”字;一横、一撇、再一捺,是个“大”字;一撇、一捺是“人”字。这就是“上大人”三个字。长生说:“先生,你对我身上一伏,我的肩头对下一缩,看不清字的眉头眼目,写出来弯弯曲曲,叫我怎写得好?先生,你松开手,让我一人写。”先生将手一松,长生站起来两脚一绷,像骑马开弓,一笔一笔都写出笔锋。

一竖像杆箫,一撇赛把刀。

一横像根量天尺，一捺犹如大钢锹。

“上大人”描红题头是红底墨盖，长生写得很快。题头写到底，长生请先生讲道理。先生讲：

为人读书莫忘恩，敬重上古孔大人。

教化三千门弟子，出到七十二贤人。

贤人就是尔小生，佳哉个个能作仁。

这个题头写两天，换到“王子去求仙”。“先生，这题头是何解释？”“门生，上古时候，有个国王的公子出门求仙炼丹，修身学道。他历尽千辛万苦，找到了仙境圣地，等他仙丹炼成，登上九天，人世间却已过了千年，他也修成有千年道功。所以，后人作诗曰：

王子去求仙，丹成入九天。

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”

这张题头写到底，就换“一去二三里”。长生问先生：“这‘一去二三里’算什么题头？”“门生，这是教你识数目字的一首诗。写会这首诗，就能识会写从一到十的数目字。其诗曰：

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

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

“先生，我懂了，从一到十就是一而十。”先生就想了，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长生读书步步上。我还没有教他《三字经》这本书，他就悟出数字的累进道理，真是神童啊，神童！

这时已到春光明媚，鸟语喧哗，和风拂拂，夜雨绵绵的清明时节，先生选了一首诗，叫长生公子作习字题头：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

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长生说：“先生，你经常更换题头多费神，不如替我将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并成一张题头，让我写一年多好！”于是，先生就选了——

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。

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

一年四季写完成，先生放馆转家门。
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过去又逢春。

日月星辰轮回转，年复一年训长生。

公子是天星临凡，读书不难。先生教到哪里，他就识到哪里；读到哪里，就熟到哪里；讲到哪里，就懂到哪里。读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《离娄》、《告子》、换《诗经》。

读了三年开笔做，写出文章爱煞人。

先生说：“门生，你四书五经皆读过，不能过而不留，要理习点书我听听，方可牢固学业。”“先生，我来理习一遍给你听听——

春秋时，有孔子，杏坛施教，

化三千，七十士，千古留名。

孔门中，有颜回，不幸短命，

不迁怒，不尔过，年少即亡。

昔孟母，择邻处，断机教子，

后来他，继仁政，战国贤人。

颜、曾、思、孟四大贤，常在夫子两旁边。

文武百官须下马，春秋二祭受香烟。

先生见他对“四书”理得如流泻水，心中万分高兴，又问长生：“拿‘五经’也来理一遍。”长生将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，通统搬来对先生面前一放——

诗经中，三百篇，概无邪念，
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博采民言。
《尚书》乃为圣人著，上古历事汇其间。
周易上，有文王，六十四卦，
明吉凶，断祸福，元亨利贞。
礼记上，讲礼义，克己复礼，
有《曲礼》，和《王制》，四十九篇。
春秋上面记年史，褒褒贬贬诉忠奸。
五经四书通本背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

“门生，你好动笔做文章了。做文章，先起承，后转合，按《四书集注》做，不能乱发议论，一直做到精通八股。

公子读到十四岁，满腹文章无比伦。

那天，先生又说了：“门生，而今你已精通文章，可以习诗作对了。习得诗文俱全，等到朝廷大比之年，一举就可金榜题名。不过，习诗作对与写文章不同，它要对仗工整，平仄相调，字义相通。譬如，我出天字，你要对地字；我出风，你要对雨；我说文，你要说武；我出甜，你要对苦……”“先生，我听懂了。”先生抬头见大门上有一对门神，就以门神为题：“门上将军两足平平未着地”

“门生，你对呀。”长生公子想，先生说的他出天我对地，他出文我对武。他现在出的上联有武有地，我必定要对有文有天哩！于是眉头一皱，诗从心来。“先生，我对下联了：朝中宰相双手弯弯焉擎天”

先生一听，连声称妙。“门生，你对得不丑，再来一首。”先生举目看见台上一把酒壶，就以酒为题：“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。”

长生心想，这倒是个难题哩？就对先生说：“等我想一想。”他眼对天井里的花台上一看，见到一簇丁香花枝叶正茂，就说：“先生，有下联了：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。”

先生闻听这一声，心上欢乐八九分。

众位，先生何以如此高兴？他认为以冰冷酒三字为上联，就觉得非常绝妙，对下联用何字何物对答，连他自己心中也无数。而长生公子居然见物生情，用丁香花三字对出下联，真可谓才思敏捷，巧妙极了，怎不令先生高兴呢！于是，又对长生说：“门生，我们再来一首。”长生说：“先生您请。”先生眼见门前杨柳放青，春意盎然，就以此为题：“杨柳吐青满树芽头争春色。”

长生一听，两眼发定，见不到有什么景物可作下联！哎，他眼睛翻呀翻，想到去秋梧桐凋落之后，只剩下一身光杆迎风拍打的景致，下联就油然而生了。先生，我有了，“梧桐落叶一身光棍打秋风。”

先生一惊：“冤家，我说的是芽头争春色，不是丫头争春色，你怎对出光棍打秋风的呀，笑话笑话！”

也是门生有书功，千变万化总贯通。

一天，天气晴朗，微风拂拂。员外家飞檐翘角的铜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，先生有感吟诗：“风吹铜铃千声响。”长生公子听出是先生在那出上联。他对门前河里一看，脱口就说：“日照粼波点点金。”

先生说：“门生，你对错了。我说的‘风吹铜铃千声响’，你只可对‘日照粼波万点金’。”

“先生，风吹铜铃何止千声响？恐怕只好用声声响吧？”

先生闻听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后跟。

总说老身文才好，门生竟胜我三分。

清明转眼到立夏，六月炎天又来临。先生在书房里热得汗透衣襟，闷不可耐。“门生，我们出门游荡游荡，乘乘风凉吧？”

公子一听笑盈盈，就陪先生去散心。

师生二人一路浏览村景。

大路边，栽多少，俞任袁柳，

园圃内，盛开着，苗凤花方。

坟堂中，参天树，伍余元卜，

有两株，遮云伞，汲邴麋松。

桥亭上，有石台，澹台公治，

桥下面，舟船过，郁单杭洪。

农夫哥，身晒得，赫连皇甫，

黄汗淌，黑汗流，乌焦巴弓。

讲讲说说不经心，十佛寺到面前呈。

十佛寺前有一条官河大港，河上有座四亭大桥，桥宽亭高，俯视十佛大殿，巍嵬壮观。师生二人在桥亭上憩息，十佛寺映入眼帘，先生随口出对：“万砖千瓦百工造成十佛寺。”

哎，先生出得快，长生也答得爽。他对桥下一看，正好有一叶小舟从桥下而过。他答：“一舟二橹三人摇过四亭桥。”

先生不让长生喘息，接上又以十佛寺的长窗为题出一上联：“日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。”

长生偶见河边莲池，站起身来用手对莲池一指：“风吹荷叶片片太白李青莲。”

先生说：“孔明又名诸葛亮，太白又叫李青莲，此联景物相宜，人名相对，妙哉佳作！”长生说：“先生，现在夕阳西下，农夫耕归，我们也该回去了吧？”二人正向桥下走去，忽遇一樵夫担柴横桥而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先生问樵夫：“请问长者，此柴从何处樵来？”樵夫对他们相看，见是不俗之人，随口答道：“此木为柴山山出。”先生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啊呀，这是一副上联！”先生对长生望望：“门生，你以为如何？”长生知道先生叫他对下联，乃不动声色对远处一瞧，只见村户炊烟袅袅，顿觉意境来临，遂向樵夫深深一礼，老伯，容小生一禀：“因火成烟夕夕多。”樵夫哈哈大笑：“看来是名师出高徒啰。”说着，担柴而去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时到八月，转眼中秋。

员外捧出菱和藕，师生赏月度中秋。

先生说：“长生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皓月当空，古人有衔觞赋诗之兴，我们来以经书吟联。”长生说：“请赐教。”先生眼睛白呀白，想出一个难题目。他说：“宝塔七八层中容大鹤，”长生见先生的教案上有一本通书，随口答曰：“通书十二页里记春秋。”先生自忖，这个门生竟是泰山奇峰，天下无二。于是就丢掉雅的出俗的，试试他可会对白话诗。以什么为题呢？先生一时想不出来。忽然见庭内的月季花，有的花瓣吹落满地，有的含苞待放，谢的谢，开的开，旧去新来。先生乃以此为题：“花开花谢，花谢花开，早开早谢，早谢早开。”长生公子不从心上所发，信口就嚼：“人生人死，人死人生，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”

先生随时嘴脸一变：“长生你出言不逊，恶语伤人，如若嫌我才学浅，你可另请高明好先生。”长生公子见先生生气，连忙打躬作揖，招呼不及：“先生，学生决非恶意中伤，实在是应酬先生的上联。”先生又想，长生对得不错，只怪自己惹祸，出此怪题招来门生一骂，只好

自认晦气。

先生受辱不作声，又出怪题难长生。

先生说：“刚才不怪你，你对得不丑，我们再来一首。”接着说：“今天是八月十五月最圆，我出的上联就叫‘月圆’。”长生嘴上不说心里想这叫什么上联？也就信口一塌：“风扁”。这下给先生找岔子了。“门生，这就不对了。月，是月到中秋分外圆，现在可以看到；风，何以是扁的，你怎得知？”

公子听了这一问，哑口无言不作声。

长生公子也觉得此句不妥，不怪先生责我。但心里不服气，就在心上记。师生二人回转书房仍旧温习文章。谁知长生运气通，那天起的进门风，直对先生的烛头上攻，蜡烛火被风吹得泻油，直往下流。“长生，去把门关上。”长生留个心；不把门关紧；中间空条缝，风归一条弄；风归一弄，风力更凶。“呼——啪秃——”蜡烛火挨风吹熄了。“长生，我叫你关门的呢，怎不关好。”“先生，门是关了，可能不曾关得严，有条罅缝。”“哎，风哪里是扁得，从门缝里轧进来的？”“先生，我原说风是扁的，你不信呗。”先生无言以对，也就记在心上，说：“冤家，替我把蜡烛点起来。”长生拿点燃的蜡烛对烛扦上一斜插，四边就泻蜡，泻蜡就泻油，从上往下流。先生说：长生，我们就以此为题：“红烛流泪莫非火烧心痛？”“长生，对呀！”长生公子料不到先生出此上联，竟一时无从对答。这时，夜交二更，庙里和尚坐功，“空嗵空嗵”撞钟。长生听到庙里撞钟，说声：“先生，我对出来了：‘黄钟吼喊定是棒打腰疼’。”

先生一听，拍案叫好——

黄钟挨棒敲，口喊吃不消，
红烛听了也流泪，心上真是火在烧。

今朝日头明宵雨，金秋过去到严冬。严冬年年有，不在“三九”在“四九”。到了“三九”的第二天，早上天蛮好，中午云绕绕，一夜东北风，天上雪花飘。

雪花飘飘了不得，片片鹅毛下凡尘。

雪天寒冷，长生公子跟先生并睡一床，焐脚取暖。天窗上雪花盖得暗通通，师生二人一忽睡到小中。长生起身开门一看，口中就喊：“先生，不好了啦——

天丧父母地悲忧，万里江山尽白头。
日出扶桑来吊孝，家家门前泪长流。”

先生一听，晓得今夜下了一场大雪，长生是在咏雪啊！随即也就起身，对外一望，大地银装，积雪封门。对长生说：“门生，快把门前积雪推开，扫出一条路来。”长生公子听到先生叫他扫雪，就忙得不歇。扫帚扫，翻耙推，推成一个大雪堆。他揉呀揉，做起一个人人头；扭呀扭，装起两只手；捏呀捏，捏出两只脚。先生走来一看：“哎，长生你惹什么厌？”长生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是惹厌，我在作像，作观音菩萨的像。”先生说：“不像不像，观音菩萨有头发的，这个头上光秃秃，像个和尚。”长生这才明白，遂吟诗一首：

此僧未曾入娘胎，昨晚天空降下来。
暂借吾门过一宿，明朝日出上天台。
时光来到春三月，梨花开放戏蜜蜂。

蜜蜂嗡呀嗡，飞西又飞东，飞到外面找花采，飞到屋内找壁洞。长生公子伏在书桌上写字，蜜蜂来往如梭，川流不息，一下子撞了长生的写字笔，把一撇撞成一踢。这下，长生发火，站起身来追扑。哈哈，长生追得快，蜜蜂飞得远，嗡呀嗡，飞进壁洞中。长生说：“你格冤家是壁蜂，就住在墙州府洞庭村，这下看你往哪飞！”他用竹笔套，对洞口上一罩，拿根细竹梢，伸进壁洞捣。壁蜂在洞里挨竹梢捣得难受，屁股缩呀缩，就往洞口退。退到洞口，一声“咿嗡”，对笔套里一攻。长生用纸团一封，放在书桌之中，不时发出“咿嗡、咿嗡又咿嗡”。

先生从外面散步回到案桌上哼文章。嘴里咿呀吟，吟的《阿房宫》。他才住口，又只听“咿哟又咿哟……”先生想，哪个调皮鬼学生学我的嘴？他就接耳听声，依声寻去。寻呀寻，听听听，来到长生公子的桌旁，又听“咿哟又咿哟……”。壁蜂在笔套里发躁，笔套挨壁蜂拱得乱跳。先生说：“喔，机密就在这里唷。”先生是近视眼，拿笔套凑到眼皮下将纸团一拔，壁蜂透到风，向外一猛冲，一声咿哟吟，刺了先生的“人中”。

先生在那摸疼痛，壁蜂飞了无影踪。

别的学生看热闹，长生羞得面通红。

先生问长生：“你惹这个死厌是认责还是认罚？”“先生，认责是何，认罚怎样？”“认责，重打二十戒尺；认罚，做诗对一首。”“先生，我责不起，愿罚诗对一首。”先生出上联了：“三月天气暖烘烘，长生读书不用功。玩壁蜂，灌笔筒，用纸封，惹它咿哟又咿哟。”先生说：“长生，你对呀！”长生想，对什么呢？对不出了。

长生横一咿来竖一哟，诗对哟不出影和踪。

长生咿呀吟，一直想到中，千遍万遍总对不通。现在到了放中学的时候了。先生叫长生拿手伸过去。长生说：“先生，我责不起！”先生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不打你，替你手心上号起八个字来。左手写：“饭后无诗”，右手写：“重责二十”。长生公子从师八载，从来不曾挨责受罚，这次手心上挨号了字，心上像针刺。要是将手上的字洗掉吧，先生又不饶；拿字留手上回去吧，父母又要怪。他左思右想，还是在书房门外把诗想好了再回去吧。先生将书房门一关，逍遥自在去吃中饭。饭后空闲，先生坐在案前解衣裳。员外家的懒王梅香帮先生洗衣裳，她不用热水烫，只在河里荡几荡，收起来对老棉絮堆上一放，多年的棉絮是跳蚤窝，衣缝里躲进了虱子。今天天气暖炎炎，跳蚤在身上像耕田，先生抓到背后，虱子溜到胸前，抓又抓不到，捏又捏不住。先生见屋里无人，就敞怀捕捉。横一摸竖一摸，虱子对线缝里一伏，像一粒大麦。先生说：“喔，你就逃在纱布市里！”捉起来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“兵崩！”

一声兵崩不打紧，惊动门外念书人。

门外是哪个？张长生。长生公子不曾回高厅吃饭，在门外想诗对的。他听到“兵崩”一响，先生还在那里搔痒。长生推门而入：“先生，我对出来了。”长生进门，先生冷不及防，羞得满面通红，连忙把大襟对小襟上一裹，故作正经而坐：“来呀，对给我听听。”长生说：“先生，要望你恕罪！”先生说：“吟诗作对，没有什么罪，快快说来！”“先生，你上联以我为题，我下联要借你作答。”“哎，只要你对得合情合理，我先生断不怪你。”“这，我说了：‘三月天气暖烘烘，先生端坐学堂中，敞怀胸，捉半风，撂口中，一嚼兵崩又兵崩’。”“先生你出的上联是咿哟又咿哟，我对的下联是兵崩又兵崩，比你的响声脆豁得多哩！”

先生一听怒气生，拨开心头火一盆。

你对答诗联是假意，侮辱我穷鬼是真情。

先生动火，立刻要走。来到高厅对张员外说：“你的公子天赋过人——

我才疏学浅教不下，你另请高明好先生。”

员外一把握住先生手，来到小书房里问：“长生，你为何冒犯先生？”长生吓得默默无言。心想，要是把事情再说一遍么，父亲、先生总在场，先生听了更无地容身，所以，只好不作回答。员外见长生不回话，又追逼一句：“逆畜，你说与不说？不说，用家法侍候！”先生见员外真的发火，要用家法处罚长生，连忙又自转弯说：“员外，大不了为虱子大的事体，请员外不必动怒，饶恕他一次是了。”还是别的学生多嘴乱舌：“员外伯伯——

既不怪先生，也不怪长生，只怪你家梅香懒惰生。

衣服上生跳虱，先生身上痒杀得，

长生哥哥有见识，打趣先生捉白虱。”

张员外一听，暴跳如雷：“你这大胆畜生，这还得了，还不替我下跪，向先生请罪！”长生公子自知出言不恭，冒犯了先生。当即“啪秃”一声，双膝落地。

先生呀，门生言辞冒犯你，伏乞包涵二三分。

长生公子连忙又倒杯茶来，双手捧到先生面前说：

先生呀，千错万错是我错，不该欺你老人。

先生见员外在场，也不能不给东家面子，只好勉强立起，接过长生的茶杯，对台上一搁，闷闷不乐。员外见先生心上不悦，也就陪个笑脸：“先生，这叫——

师也高来徒也巧，久炼成钢出快刀，

只怪我门庭少家教，他不知地多厚来天多高。”

先生见员外赔礼，也就咽下口气。说：“员外，这是为师的管教不严，过于偏才。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员外的德气。真是——

父也好来母也好，好田好地长好苗。

好父好母生肖子，好树好花结好桃。”

员外回转高厅不提。再讲先生看看茶杯里的热气，越看越想心里越气：“哎，世上工匠苦，教会徒弟打师傅；教成冤家结成仇，枉同门生作对头！”从此，先生就不给长生讲诗论文，只是饱食终日混混日子了。一天，先生用张红纸写副诗对对书房里一贴，试看他长生日后可有出息。纸上写的是：

勤俭黄金本，诗书丹桂根。

带星耕百亩，留月读三更。

欲高门第须为善，要好儿孙必读书。

长生公子抬头一看，“哈哈，先生为前天吟诗的事他表面上接受我赔礼，骨子里耿耿于怀，记在心上，他不高兴教我了。他用这副诗联，是试看我能否自觉上进的！”好，随手也写副诗联贴于桌上。

出交天下士，入读圣贤书。

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

从此，长生公子在书房勤攻苦读，只等皇上开大考，待看金榜挂名时。

张长生，在书房，辛勤苦读，

读《春秋》，习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
哪一天，不读到，黄昏之后，

哪一夜，不读到，鼓打三更。

天天读到二三更，金鸡一叫又起身。

高读能像鹦哥叫，低读犹如凤凰声。

六、观世音逼皈佛门 心愚昧弃读杀生

长生书声又高，透到九霄。大悲观音端坐洛迦高山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坐立不宁。她掐指一算，晓得玉皇的三太子在泗洲魏岳村年已满冠，学富五车，该是他回头之日了。

等他功成名就，永世不得入天门。

当初他在灵霄殿上犯了过，玉帝要把他打入地狱永堕沉沦，是我替他求的情，让他转入东土重修前程的！现在他习得满腹经纶，功名在望，我不去指点他回头修行哪个去呢？喔，要劝长生回心，非要断他仕途之念，功名利禄之心，方能奏效，这就要——

摘去玲珑星，换上愚昧心，才能劝他办修行。

观音大士站起身，拿愚昧心带了下凡尘。

仙风阵阵来得快，到了泗洲魏岳村。

按落云头，来到长生公子的小书房，这在中饭过后的辰光。长生读书委实用功，午后有点瞌睡蒙忪，伏在书桌上曲肱而枕之。大悲观音摇身一变，变作披发道人模样。对公子身边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长生醒来，抬头见我！”公子在梦中有点恍恍惚惚：“神明，你唤我何由？”“我问你是愿享清福，还是愿享洪福？”“神明，清福怎讲，洪福如何？”“长生，愿享清福，抛弃诗书，吃素修行，修到与天地同寿，与日月同春，有泗洲大圣神职。”“那洪福呢？”“要享洪福是读书高中，为官受禄，但只有转眼之间数十载光景，即堕沉沦。

做官不得超九族，修道方可免轮回。”

“这，我愿享清福，”观音大士说：“你要切记切记，不可忘记，吾乃去了。”

观音使个隐身法，公子撮醒睡梦中。

公子醒来眼睛一睁，“啊呀，刚才见一道人，是梦啊？是真？”先生问：“长生，你说什么？”“先生，我梦见一披发道人，他叫我弃读诗书，皈依佛门，还不知是假是真！”先生说：门生，春梦反也，他叫你弃读诗书，就是要你用功勤读。那个披发道人一定是魁星菩萨。

门生呀，踢斗魁星跟随你，稳中头名状元郎。

公子听了先生话，又翻开书本习五经。

观音大士不曾走，看看心上就来火。“长生长生，你拿先生的话当灵天表，我说的你当耳边风，看来不下无情手，你也不知神有灵！我来给你付点灾，弄你眉毛不得开。”随手拿出杨枝净水对公子身上洒。一洒一个花闪，两洒两个喷嚏。

洒到三洒不好了，寒寒热热病上身。

公子立时身上发冷，头里发昏，四肢无力欠精神。

先生哎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立时祸福。

我素无患难行无患难，方才我还好得很，

腾腾空毛病上了身。

先生一想，真是冲犯了什么菩萨？连忙到门外撮土为香，口中祷告：“虚空神明，家堂宅神——

如若门生触犯于你，神明要包涵小书生。

保佑长生毛病好，重重香烛了心愿。”

观音大士想，逼劝长生不要让先生为难，拿长生的寒热速减三分，但不曾退清。长生说：“先生，你刚才替我许了什么神，头里就不疼，毛病松了一大半哩。”先生说：“门生，你不是冲撞了什么神，是读书过分用心，伤了脑筋，明天叫安童陪你到花园去散散心就好的。”

观音大士一听，妥了妥了，你且去花园散心，我去替你撤骨换筋。

换上一颗愚昧心，好慢慢劝你办修行。

次日天明，安童陪公子花园散心。

张长生，进花园，放眼观看，

桃花红，梨花白，柳绿松青。

栀子花，秋海棠，牡丹芍药，

玫瑰花，开得旺，血点鲜红。

十姊妹，并蒂莲，成双作对，

君子兰，夜来芳，喷脑真香。

菜花开来赛黄金，倒挂杨柳绿成阴。

芭蕉树上鸚哥叫，梧桐枝上鸟争鸣。

墙上爬的虎儿草，盆里栽的万年青。

池塘鲜荷初吐绿，木香花开满天星。

公子抬起头来看，长春花相对月月红。

公子只顾向前看，脚下不留神，攀了木香花藤，“空叮嗵”，一个倒栽葱。

一个跟头不非轻，玲珑心飞到九霄云。

观音大士用拨金关一道，

拿愚昧心拨入他七窍内，立时智愚若两人。

安童见公子一跌，连忙把他搀扶起来：“公子，你脚下没力，回屋内歇息去吧！”公子回到书房，眼张眼识，一个字总不认得。他心里发急，把书本甩了满地。先生说：“门生哎，你发什么呆，拿书往地上摔。”先生哎，

我往常看字明朗朗，现在怎就雾腾腾。

先生说：“我不信，你拿书来读给我听。”长生拿一本《千家诗》颠倒对先生面前一放。先生说：“你的书颠倒格。”“先生，原是今朝的。”“你读给我听。”“先生，我不识得，你教我呢！”先生长叹一声——

你往常读书聪明得很，今朝怎愚到这功程。

先生翻出一本长生开蒙读的《百家姓》，指在第一个赵字上说：“这读赵字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赵。”长生说：“不是的，是隔壁赵老九的赵。”先生说：“好，就算是赵老九的赵！”先生教了半天，赵钱孙李四个字总记不住，先生倒惊慌起来了：“啊呀，长生是冲撞了神，现在魔到这种样子，我怎样向员外交代呢？”王居士先生也不声张，勉强呆到太阳下山，书房放学，来到员外面前：“员外，长生公子委实聪敏，他已文才满腹，学识超群，我不能再误他的前程了。

我才疏学浅教不下，愿回南亩务农耕。”

员外想，上次为吟诗对受了我儿奚落要辞馆回去，这是他生气要走；这次专程辞馆，可能是腹中已到山穷水尽之处，真心要走了。好，去就去罢，这叫伙计年年换，先生一年半，王先生教了八九载，也该换换先生了。于是对先生说：“蒙恩师来舍下施教数载，使我儿劣树成材，真感恩非浅。”

戥称银子一百两，羊羔美酒谢先生。

先生接过银子，用过酒筵又来到书房，唤出长生公子：“门生，我已教你八九载了，也该回去了。”“先生，你到走了，我一字也不曾识得哩！”先生说：“一字不识不要紧，我再教你一次。”先生拾根柴棒就地一划说：“这一划是一字。”长生说：“二划呢？”“二划是二字，三划是三字。”长生说：“先生，你走吧，我总识得了。”

居士先生回家转，员外又另行请先生。

员外问安童：“王先生走了，可有哪里有比他好的先生？”安童说：“有是有的，就是年纪大了。”员外问：“住哪里，叫什么？”安童说：

先生家住东水关，他的大名叫万三。

年纪已是六十整，满腹诗书好文章。

员外说：“快去叫公子写请帖，把万三先生请来。”安童来到书房。“公子哎，员外叫你写请帖请万三先生。”公子一听，眼睛一盯，“我父亲何苦啊，请上许多个死尸先生，不好少请点！十三也好，百三也好，一下子请上万三先生，我的手不写断了！”长生没法，叫安童磨墨，拿出纸笔来就划。横一划，竖一划，塌上半天就划百十八。安童看看公子写的不像字啊，连忙去禀报员外说：“员外，公子不像写请帖，像是画符咒。”员外说：“你少说废话，你不识得他的篆体字。”“员外，不管是圈是窝，总归不像往常写的字——

污之墨塌像盆油，不像猪子不像牛。”

“奴才，你懂什么？当初王先生教他学的草书体，一笔拖到底。”“员外你去望望看，是草是篆，你一看就明白的。”员外跑去一看，眼睛发暗。“长生，你这写的什么东西？”长生说：“你叫请万三先生呢，我写到现在还不曾划到一万三哩。

划不到一万三千横，请不到万三老先生。”

员外说：“该死该死，你怎笨到如此功程！”叫一声，不好啦——

先生才只离家门，我儿怎判若两人。

昨日还像文必正，今朝怎像笨畜生。

三代宗亲啊，莫非是祖上缺阴德，我张家门庭出报应？

莫不是我求佛愿未了，佛祖换走了玲珑心。

安童呀，可是他碰上无名鬼？遇上邪魔牛鬼星。

我三年求佛空作梦，十载师训枉费心。

一个老家佣听到员外在伤心悲泪，走过来就说了：“公子变成这个样子呗，也不要去请万三先生了。让公子出门踏踏青，散散心，也作兴把魔气退掉的。”员外说：“好的，你们陪他去也。”

安童陪公子二进花园。

主仆二人在花园散心，大悲观音迎头一枝净水，公子一个寒惊。

公子一惊不打紧，顿觉心聪目又明。

主仆二人往前行，遇到陈清猎户打生灵。

陈清猎户身带强弓硬箭，肩背虾篓布袋，在花园里张头识眼，钻东窜西，像野猫抓鸡。只见他拈弓搭箭，“嗖——啪秃”，一只灵鸟往地上一落。长生公子一看，欢喜不过。“安童，这人本领不小，为何要打灵鸟？”“相公，猎户不种田，就靠打鸟赚钱。”“安童，鸟肉可好吃？”“怎不好吃，是山珍野味呗。肉又嫩，味又鲜，吃不完还好用盐腌。”长生听安童这么一说，起了贪心。走上前去手对猎户一指：“呸，你胆子倒不小，偷打我家养珍鸟——

私打珍鸟该有罪，送进衙门不轻饶。”

陈清猎户抬头一相，“啊依喂，是个花花公子，这倒闯了县官的衙门，大户人家的前门，有理也说不清。”于是就上前赔个笑脸：“公子，这是一只野鸟，不是珍禽。公子如果见怪，我就把鸟还给你，份外再赔偿你几只，请公子尝尝新鲜，小的下次决不再来了。”

长生公子嘴上笑嘻嘻，拎了几只灵鸟往家跑，叫安童揪毛，油盐煎炒。

放点葱蒜放点姜，生灵肉烧得满屋香。

长生吃了生灵肉，从此天天要吃生灵。

到了第二天，生灵肉的香气还在长生鼻孔里转。长生说：“安童，家里没生灵了，替我上街去买！”安童来到街坊，找呀找，只有猎户陈清在十字街旁卖鸟。安童从中拣壮的，剔瘦的，挑大的，去小的，捡了满满一篮。陈清猎户仔细对安童望望：“朋友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？”安童对猎户瞧瞧，“哎，前天你在我员外家花园里打鸟的，是不是？”陈清猎户想，前天在你门槛里你狠，诈我几只鸟，吃饱一顿，饱不到一世啊！“朋友，今天这个鸟不卖给你，带回去沤粪哩！”

千两银子总不卖，情愿送给有缘人。

安童买不到生灵，气塌塌回转。长生问：“买的鸟呢？”安童说：“街坊上没有别人卖生灵，只有他陈清一个人。他说你家有珍禽，要吃自己好动手打的，他不卖给你。”长生说：“稀见他的东西，安童，替我上街去买弓买箭，让我来勤操苦练——

学到百步穿杨法，天天好出门打生灵。”

这下，安童备弓备弦，在花园里设立了箭靶，让长生朝朝晚晚学得射箭。开始离三十步，后来五十步、八十步……时间不到半年，学得百步穿钱。

一箭能穿十三个金钱眼，支支射进穴中心。

长生公子箭法又好，天天在花园里打鸟。对那一坐，一箭一个，麻雀子总逃不过。

乌鸦喜鹊共斑鸠，黄头鸟总吓得转沟头。

在自己花园内打得飞鸟不敢停翅，又到陆员外家花园去射；陆员外花园里的鸟打光了，又到陶员外的花园去射。陶员外家桃树多，红半个来青半个，长生看了馋不过，就丢下生灵摘桃果。陶员外见他爬树蛮快，摘起桃来像活狲拣菜，就说张举山家出到一个活狲。隔壁王奶奶见长生天天出门打鸟，就叫他张打生。

通州狼山张大圣，两个诨名到如今。

员外看看长生不想读书上进，也就作退一步打算，随他去肩枪打鸟，拾柴划草，只要不为非作歹，就算造化造化。公子见家父不加严管，也就放心大胆，放马上山。他对安童说：“替我去买黄鹰、猎犬、海东青，远处寻山打猎！”

长生骑上银鬃马，四个安童紧随身。

左带强弓如秋月，右插狼牙数十根。

遇到獐鹿放猎犬，看见兔子放黄鹰。

耳听天上飞雁叫，开笼放出海东青。

别的营生他不做，专门寻山打生灵。

那天，来到四平高山。时值严冬，水冷草枯，鸟兽避寒，藏进草丛，一只生灵也找不到。他说：“安童，我们守在这里不要走，等到天黑放火，烧得生灵没处躲。”天色将暗，长生叫安童从山上对下烧，他从山下对上烧。四处点火，八面冒烟，干草遇烈火，四面对上裹。生灵毛羽都烧焦，飞又飞不高，“啪秃啪秃”往下抛。

所有山中禽和兽，在数之内总难逃。

山火一灭，长生催促四个安童收拾。生灵烧得半死半活，个个痛得抽筋拔骨，连安童也骂公子心黑。

四个安童挑不走，马驮生灵转家门。

这许多生灵一时吃不完，就用盐卤腌。剥皮的野兽下盐缸，拔毛的鸟儿梁上晾，张家胜过腌腊行。

第二天才破晓，长生起大早，到四平山去捉烧残的鸟。到那里一看，下了一朝大霜，满山像雪盖的一样。耳边只听：

长生长生你姓张，身骑白马上荒山。

生灵打死千千万，孽障作得像雪山。
雪山低来雪山高，不念弥陀怎得消。
阿弥陀佛千遍念，雪山如用滚汤浇。

长生听了不动衷，只当吹来耳边风，仍旧寻山打猎。除了下雨落雪，一下子打到十月十七——阿弥陀佛生日。这天，西方雷音寺佛老爷做蟠桃圣会，八仙赴会从凤凰山经过，憩在山上着棋消遣。八仙所乘的坐骑——八只仙鹤在前山池边饮水。铁拐李与吕洞宾对奕，其余六仙围观，嘴上还哼棋诀——

车走直路马走斜，炮打当头隔一家。
卒子过河沿路吃，相飞田字仕保家。

长生打猎到此，只听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找到前山，看见八只红顶白羽高脚鸟，在池边戏水洗澡。一跑一踱，浑身是肉，长生心上不知多乐。随手拈弓瞄准，手里当稳，“嗖——啪秃”——

一只滚落池边地，七只展翅上天空。

八个仙人抬头一望，见到仙鹤启翅，晓得时光不早，就各找坐骑准备启程。何仙姑说说我有，吕洞宾说说我有，曹国舅说我的不少，铁拐李说我的找不到。他抬头一望，仙鹤拎在长生手上。拐大仙没法，急得跺脚。

长生长生你作孽深，将我仙鹤丧残生。
我与你远无冤来近无仇，何等要同我作对头。

他性子又躁，双脚直跳，对南天门大闹。借来五雷四闪来劈长生的头，要为仙鹤报仇。那天是观音菩萨值雷。

只听“格楞”一声响，惊动观音得知闻。

观音问：“哪个提雷，是何道理？”铁拐李说：“观音老母，是我借雷，去劈张长生的头，替我坐骑报仇。”观音问：“你晓他是何人？”“张举山的儿子呢。”“他的前生父母呢？”铁拐李说：“我不晓得！”“不晓得，你站站好，当心你拐大仙吓倒。

他是玉皇的三太子，皇后娘娘是母亲。”

“圣母，照你这样说，我这坐骑就白白挨他射死？”观音说：“这你不用愁，我来找土地神。当方土地当方灵，少掉东西他帮寻。”土地一变，变作斑斓猛虎模样。头像笆斗，脚像爪勾，眨眼铜铃，张嘴吃人。长生主仆五人见斑斓猛虎扑来，吓得拿仙鹤一丢，放趟子就溜。

跑的跑来奔的奔，海角天涯去逃生。

土地拿仙鹤送到观音面前。观音用灵丹对仙鹤嘴里一塞，仙鹤就睁开双眼；再向仙鹤吹口仙气，铁拐李坐上就腾空而飞。

下界景色无心看，直奔雷音寺院门。

佛祖见铁拐李迟到，就开他的玩笑：“你倒底是人短脚拐跑不快，迟来两个时辰了。”铁拐李气闷闷不作声。佛祖说：“生我的气啦，生气的下次不要来！”铁拐李受了冤枉气，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滴。佛祖哎——

赴会参圣我心诚，与众兄弟同启程。
凤凰山上碰到张长生，将我坐骑丧残生。
多亏观音来搭救，仙鹤才得转还魂。
佛祖哎，泗洲出了张长生，杀生害命罪孽深。
龙华会只好来一次，下次再做来不成。

佛祖说：“该打了呱，玉皇的三太子临凡，不思皈依佛门，反而残杀生灵，罪过罪过！”

若不将三太子劝回心，对不起玉帝和众仙人。

佛祖随时打发云台山鹦哥仙鸟下凡，到泗洲指点张长生从善。

佛祖传下令，鹦哥下凡尘。

来到泗洲地，点化张长生。

仙风一散，对张家花园的树枝上一站，看到长生在晒生灵肉，不由口中就喊：“张长生、张长生，你是仙家后代根，残杀生灵罪孽深，应该及早修前程。”长生抬头一望，“哈哈，我当然是人哩，还是只活八哥，弄下来玩玩倒不错！”长生嘴里说话脚下走，隐到一棵枯桂树后面，“啪秃”一弹子，鹦哥冷不猝防，中弹落地。长生抢步上前扑住，摸摸还活的呢。长生觉得蛮好看，就叫安童把鹦哥对笼里一关，替它养伤。

长生出门打生灵，拿鹦哥带了紧随身。

长生杀生灵，鹦哥看得清。

鹰爪与犬咬，个个血淋淋。

鹦哥不忍心再看，但又飞不出牢笼，口中就喊：

佛祖哎，徒弟在笼中遭磨难，你在灵山可知闻。

鹦哥一喊，惊动佛祖。他掐指一算，晓得鹦哥落在长生手中，关进了牢笼。随即召唤各路神仙说：“哪位弟子能去搭救鹦哥出笼，劝长生回心转意？”文殊菩萨说我去，普贤菩萨说我去。观音大士说：“让我去！”普贤说：“三妹子，你年纪比我小，徒弟收得比我多，这个现成徒弟让我去收！”观音说：“二姐哎，这现成师父不好当。长生他杀戮心委实重，你去劝不动。”“三妹，你放放手——

我不拿长生劝回心，算不到龙华会上人。”

观音拗不过普贤，就问：“你从天上去还是从地上去？”普贤说：“回来再告诉你。”

普贤老母下凡尘，观音做拦挡路人。

观音叫善才龙女变作一个蛮汉，用两颗素珠哈口仙气变成两座大山，一手托一座，对普贤去路上一站，挡她的路。普贤说：“你这蛮汉不知趣，为何搬山挡我的路？”“哎，你这师父独身下山，到哪里去做斋？”“蛮汉，我不是僧人也不是真人，是到东土来劝善的，请你让我走过去。”蛮汉说：“世上只有轻担让重担，空身让扁担，没有搬山让路的道理！”普贤说：“不求你让路，我从山上跳过去！”普贤对上一跳，跳上九霄；善才拿左山对上一托，杵到天角；普贤没能跳过。普贤又从右山跳。善才连忙拿右山对上托。普贤眼睛尖，看准左山与右山的空隙之间，猛力一攻，从山西跳到山东，跳过去了。善才对他没法，观音又来二着。叫善才变作推车汉，推一车油，油篓子用丝棉纸封头。对三叉路上一顿，人对车上一困，呼呼大睡。普贤来到身旁，喊声：“喂，好大不挡路，知礼莫拦人，你对路中心一困，挡住来往行人，成何体统！”善才假意拿眼睛一睁：“哦，你是出家僧人，出口伤人，是何道理？”普贤自知赶路心切，出言不慎，连忙打躬作揖，招呼不及：“小僧言语冒失，望君包涵，请求让路！”“让路可以，你把我这两篓油猜准了就让你过去。”普贤问：“怎么猜，你出个题。”善才说：

我这两篓油是满还是空，满的空的在西是在东？

猜中了油篓放你过，猜错了是你少道功。

普贤想了想，猜不透。就说：“你这无赖之徒，耽误人家工夫！”说着，绕车从岔路而过。普贤她——

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前面有人又把路拦。

前面哪个？是观音亲自变一个讨饭婆。手里拖根枯竹子，臂上挽个破篮子。普贤一到，口中就叫：“僧人师父，今朝你到哪家做斋？”普贤说：“年老婆婆，我不是东土出家僧，是西来之徒劝善人，哪有斋饭你吃？”“哦，师父你既是西来善人，可有灵丹妙药随身？”“婆婆，你要妙药何用？”老婆婆拿裤管一撩，脚膀上害得漆紫烂肿，破皮流脓。说：“我这脚开始生个

细痱子，害成现在的老拐子。”“婆婆，你害了多少年啦？”“八十四载，”“你现在多大年纪？”“八十三岁。”“那这疮是胎里生。”“是的。我娘死的时候，留下这根枯竹子给我，说等到这枯竹子开花疮就好的。师父，这枯竹子可得开花？”普贤看看枯竹头上光洁洁，没枝又没叶，就说：“枯竹子怎得开花！”普贤一天挨三缠，缠到天光暗，心想，总不能半夜三更去劝善？回去了。

普贤回转走，观音又抄前行。

回到西天去，两下再谈心。

观音老母先到家，对莲台上一坐，口念弥陀。普贤说：“三妹，你倒定心，还在诵经？”观音连忙站起，假装客气：“啊呀，恭喜师姐，贺喜师姐，你拿长生劝了回心啦，好到佛祖面前加封了！”“三妹哎，我转上一天，还不曾看到泗洲地边哩。”“格呗，你在哪家作客的？”“哎，不要提，东土里的人蛮得出奇。第一次遇到一个蛮汉手托两座山拦我去路，要我回答他哪山高哪山低，我不曾答得出，从山空缝间跳过去的；第二次遇到一个推油汉子又挡住我的路，要我猜他油篓子里是空的是满的，我又猜不准，是绕道通过的；第三次遇到一个年迈讨饭婆，害的烂脚膀，她要灵丹医治。我没带灵丹，她问我枯竹子可得开花，枯竹子是她娘留下的，说只要枯竹开花，烂膀就会好的。你说，天下哪有枯竹开花的怪事，叫我怎回答得出？挨这三人三缠，天色已暗，只好回来，明天再去。”

师姐哎，这几句话在嘴边上怎答不出？

左山不高右山高，油篓子不满到中腰。

烂脚膀要好阎王请，枯竹开花火来烧。

普贤说：“师妹哎，我们真似一母所生，一父所传，我也晓得是这样回答的，就是挨他们缠呀缠，心上有点乱，缠忘了。所以——

仙间不知凡人心，需化凡人办修行。

明天若还东上去，不防君子要防小人。”

七、普贤神争功劝化 遭利箭险伤自身

普贤她二次下凡，随身带上许多法宝，从天上而来！
说动身就动身，飘飘荡荡下凡尘。

仙风一散，对张家门前一站，用引磬木鱼一敲，开口就念：“龙奔深潭，僧奔善门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布施我出家僧人，功德无量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安童抬头一看：“哦，和尚师父，你来有什么事？”“安童哥哥，我到张府来化缘的。”“嘿，五忙六月忙得黄汗淌黑汗流，看不到你们和尚道士的脚趾头；现在寒冬腊月没事做，你们倒上门来要钱哩？赶快走，莫让我主相公出来发火！”“你的主相公可在家？我要见见他哩，请你通报一声！”“师父，我不通报。报呀报，晓你三十门杠发跳！”“你到底报不报？如果不报，我拿这门口的石狮对你身上一撂！”安童说“你这鬼和尚，人虽细口气倒不小，你晓这对石狮多重？”“安童，我不瞒你。

昨夜到了二三更，来到你家大前门。

拿这对石狮称了称，一只狮子五百斤重，两只并起是一千斤。”

“鬼和尚，狮子千斤重，你怎搬得动！”“安童，搬动千斤重，全靠我道功，你若不信，我搬给你看。”普贤老母只手一动不费劲，狮子托上手掌心。问声安童：“你可报？若是不报，拿狮子对你头上撂。”安童一见不妙，连忙答应通报。安童想，我对前跑，后脑勺上不长眼睛，假使他偷冷对我后脑上一掼，我不就此完蛋？还是往后退了跑为好！退呀退，看到面前顾不了背后，对门槛上一碰，“碰叮咚”，一个反扳弓，跌得头朝西脚朝东。长生说：“你这冤家竟虚到这种样子，不要拿头虚抛下来！”“哎呀呀，门口一个和尚来化缘的，他叫我向你通报，我不报，他拿石狮搬起来对我头上撂，我吓得对后退了跑的，所以撞了门槛，栽了个大跟斗。”“你可认识他是哪庙里僧人？”“主公，我不认识。”“你不认识我知道的，他是从苏州玄妙观学来的遮眼法，骗得住你瞒不过我，让我去！”长生来到门口。和尚一见，弯腰奉揖：“主相公，惊扰你了。”“和尚，你做什么来的？”“来募化的”。“募化什么？”

一来化你金和银，二要你陪我办修行。

“鬼和尚：你口气倒不小，既要金又要银，还要我陪你去修行。我家现成的山珍海味不吃，陪你去嚼舌根，吃十方哩！安童，替我去，长的拿门杠，短的拿棍棒，

请他吃我五十棒，让他早点滚出去吃十方。”

普贤说：“相公哎，你不要来火，听我说也。

打僧骂道自造罪，诽谤佛法孽障深。

我是佛门经弟子，不是强讨硬要人。”

长生说：“拿石狮搬起来逼人，还不是强讨硬要？！”“相公哎，搬狮子不是吓你是劝你，叫你看看我们修行的人道功可深！你如不信，去替我取一杯净水来，我把狮子舞给你看！”长生说：“啊依喂，真会变甚鬼？”普贤用法水一喷，石狮起身；净水对石狮头上一拍，普贤拿石狮对手上一托。“张长生，化多少银子给我？”长生说：“你能把狮子舞上天，布施你二百两银子。”

普贤拿石狮用左手撂，右手丢，像狮子衔花滚绣球。

右手撂到左边来，如同加官出戏台。

舞得不歇，上了屋脊；越舞越高，撂到树梢。众位，石狮在空中怎留得住？是提天王提住的，托天王托住的。张长生又不晓得是神仙在帮忙，还问：“狮子怎不会喊？”“好，喊给你听

听！”刚巧二郎神从这上空经过。

呀呀呀呀喊了两三声，吓坏他主仆两个人。

“鬼和尚，你叫石狮下来我拿银子称给你。”普贤老母用手一招，石狮齐排排对下一抛，一边一个，原地就坐。“长生，狮子下来了，拿银子称给我！”“鬼和尚，我这狮子坐在原地不动，银子给你何用？不给！”

我家狮子坐在大门前，寒天梅香坐上晒太阳。

夏天安童坐上乘风凉，狮子得到人身上的气，算它今朝要上天。”

“长生，你真的说赖话啦？”“不是说赖话，如果你真有道功的，拿我后花园里三年不曾报芽的枯桂树，弄它发芽、开花，我再加你二百两银子。”“那你不能再生赖！”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决无异说！”

长生前面走，普贤后面跟。

来到花园里，鹦哥在木笼里泪纷纷。

鹦哥见普贤老母一到，口中就叫：“西来兮，西来兮，你要教我脱笼计；若不给我脱笼计，只好枉死木笼里。”普贤老母对鹦哥说：“倒亏你有五百年道功的，竟挨张长生逮在木笼里？我对你说，等他家安童一到，你就在笼里乱跳；对下一困，浑身僵硬，眼睛一闭，装作没气，他就放你出笼的。”鹦哥见安童一到，依计而行。安童一看，连忙向长生通报：“公子哎，不好了啦，你心上一块肉不得了啦！”“奴才，我心上不是蛮好，妖声怪气，没大没小，我晓你的骨头又作痒了！”“公子，不是你身体不好，是你心爱的鹦哥断气了。”“奴才，昨天刮西北风天气冷，我叫你拿笼衣穿好的呢？你不听，是挨冻死的。快去，放出来给它晒太阳！”安童看它是死的，将笼门一开，鹦哥扑扑翅膀对外一栽，飞走了哇！这叫——

鹦哥头上一撮毛，张家木笼赛天牢。

不是叫它脱笼计，怎得腾云上九霄。

不提鹦哥回天去，再讲普贤女真人。

普贤来到花园，只见那株桂树——

枯枝无叶又枯根，三年五载未逢春。

普贤老母向张长生要一杯净水对树上一洒，树就摇摆，再洒一洒，报出芽来。

三杯净水树上洒，满树金花一齐开。

这花哪来的？普贤老母差衔花仙子，接花童子，播花娘子，一时四刻，树上花开得金黄色。普贤说：“张长生，这下好将银子给我了？”“鬼和尚，这算什么本领，也没得我的本领好哩！你只会移花接木，不会骑马射箭。你若有本领的给我捆在桂树上对你射三箭，射中了，是你没道功，我一两银子也不给；射不中，算你道功深，我再加二百两，总共给六百两。”普贤问：“长生，你是用明箭还是用暗箭？”“明人不做暗事，用明箭。”“离多远？”“一百六十步。”“好，你射吧！”长生吩咐安童用一根粗绳，将普贤老母对树上一绑。

上头捆住喉嗓口，下面捆紧膝盖头。

牛结箍加薄凿扣，收得普贤气吼吼。

“鬼和尚，我射了！”“好，你射来！”长生把弓拉拉紧，弦崩崩急，照准普贤胸膛，“嗖——”，普贤用个挡箭法，射了安童的流火脚。安童“啊呀”一声：“相公，你不曾射到和尚，射了我的流火脚，这下流火破皮，神仙难医。”长生走过来靠普贤近一些说：“鬼和尚，我射第二箭了。”长生拈弓搭箭“嗖——”普贤眼睛一眨，用个遮眼法，箭头对桂树杆上一插，又不曾射中。长生想，倒惹鬼啦，又靠近一些：“鬼和尚，我射第三箭了。”“好，快射来！”长生眼睛定呀定，这一箭想送普贤的命，对准普贤老母的心口“嗖——”，普贤使个定身法。说声定，箭头对地上一钉，又不曾射到。“张长生，射我三箭未中，总该拿银子给我了？”长生不甘心，又要赖皮说：“我有

个怪脾气，买酸醋要饶酱油，买鞋子要饶楦头，你还要饶我一支，射四支。”普贤说：“好的，就饶你一支。”“不，饶一支还带六十步。”“好，不要说六十步，再让你六十步也可以。”长生见再让六十步，他又靠普贤近一些。“鬼和尚，我射了。”

普贤眼睛朦一朦，口里吹阵风，
箭头射个冒天空，吹得无影又无踪。

张长生眼见连射四箭总不曾伤到他一根汗毛，晓得这鬼和尚非凡，就吩咐安童搬弓弄箭，从四面向他放乱箭，看这鬼和尚对哪里变！普贤老母想，我只能变七十二样，虽说我的道功深，一人怎挡许多人。

今日挨射死花园内，枉修功德到如今。

普贤老母随即念动真言，唤来急风骤沙。立时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抬头不得睁眼看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普贤使个急崩法，麻绳崩得碎纷纷。

将身来到云端内，眼观园中张长生。

安童拿弓箭搬到园内，抬头一望：“呀，和尚呢？鬼也没有！”长生说：“哈哈，给我用箭吓跑了，乘风逃走了！”

拿小小和尚吓逃走，省到我六百两雪花银。”

普贤老母在空中倒叫起来了：“张长生，你又作下一孽了。”

今朝射我四支箭，难免地狱四重门。

安童说：“相公，鬼和尚神通大哩，上天去了。说你射他四箭，要把你打入四重地狱哩！”张长生手对空中一指：“鬼和尚，有本领再下来！”

射你千千万万支箭，看你可有千万重地狱门。

普贤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恼怒八九分。

我与三王妹打过赌的——

不拿长生劝回心，算不到龙华会上人。

普贤老母正在空中发狠劲，下决心想法对付张长生的时候，只见前方一朵祥云缓缓而来。普贤说：“不好，三王妹来了。”观音来到普贤身旁问：“师姐，你功劳不小，将张长生劝在哪山修道？”

三妹呀，韦林县里劝长生，几乎丧我命残生。

他如顽石点不化，反起祸心杀僧人。

观音说：“我原先叫你让我去的呢，你要抢功收徒哩，怎不把这徒弟收下来！如今，我不是当师姐的面称能：

不拿长生劝回心，算不上南海观世音。”

普贤老母说：“三妹，你莫去瞎子面前点灯——白费蜡，这个冤家是杀戮星，劝不醒。”

观音说：“不要紧。我去是善来善劝，恶来恶劝；软来软劝，硬来硬劝，不怕他是铁石心肠！”

八、无奈何再劝不醒 设圈套魂游狱门

观音摇身一变，变作猎人模样，口称是王教师。对坐骑说声变，变一匹银鬃白马；喝声灵芝仙草，变作强弓硬箭；善才、龙女变作安童二人。

飘飘荡荡下凡尘，来到泗洲魏岳村。

马对张家门外树上一系，王教师直闯进门。张员外的管家安童喊：“喂，呸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你到哪去？”王教师连忙赔礼：“安童老弟，对不起你，我与你主相公是同行世兄，熟不拘礼。”安童见说是与长生同行世兄，连忙向里通报，张长生出来迎接。

张长生弯腰一礼：“请问尊兄鼎姓大名，贵府何处？”王教师亦一躬到底，还他一礼：“小弟姓王，舍下王家坡。”“啊呀，王家坡离这不远，我怎不曾见识过你？”“张兄，这说来话长。小弟自幼由父母送去山东舅父家读书学法，在那学法三载，访师三载，带徒三载，徒弟又留我三载。

山东过了十二载，才从母舅家转回来。”

来到家中，母亲问我，儿呀，你在外十二年学到些什么武艺？我就回禀父母说，能射地上獐鹿兔，能猎水中穿梭鱼，百步穿杨发发中，天空飞雁见我愁。我母亲一听，只是摇头。她说，儿呀，你这一点本领成何用，比不上张家大相公，他一箭能射十三个金钱眼，丢掉弓箭就用火攻。

张兄，你是高山点灯明头大，并底栽花根子深。

小弟今特来拜访，求兄同山打生灵。

长生一听，喜之不尽，欣然答应。随即吩咐厨房热菜炖酒，用生灵肉好好款待。观音想了：我本意是来劝他吃素戒杀的，他倒反过来弄我开斋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！于是就说：“张教师不必客气，我们山东猎户有个规矩，猎人不吃隔宿肉，在哪猎到在那剥，新兔鲜鹿才是好口福。”长生一听，觉得此话有理，随手吩咐安童备马上路。观音见他带安童随身，又想到——

任凭我观音道功深，一人难度许多人。

张教师，我陪不上你，我家安童带到半途中又打发他们回去的。因为今天我们是初次共事，把安童带在身边有诸多不便。如果你的本领比我好，我家安童要笑我；我的本领比你强，你的安童要笑你。最好，我你都不带安童随身。长生说：“遵王教师之命了。”

跟手甩上银鬃马，并并排排上路行。

观音问：“我们今天到哪山去？”“我们这里山多哩。有四平山，凤凰山、清凉山……。”长生说：“论飞禽走兽是清凉山最多。”这下，二人打马加鞭，一路尘土飞扬，好不威风！观音老母想：张长生的手脚倒喜快的。往常打死生灵是他作的孽，今天打死生灵是我造的罪！她这就一路走一路念放生咒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高山飞走大生灵，獐猫鹿兔归洞去，鸟雀展翅出森林……”

我今到此地，生灵快躲避。

欲避无情箭，远走又高飞。

观音念动真言咒，城隍土地得知闻。

县主城隍，当方土地赶得哨，拿飞禽走兽吆得蹦蹦跳，清凉山的生灵逃得不见一根毛。

二人上山就寻，不见一只生灵。早上寻到中，不曾开个弓。长生说：“王教师，你不是姓

王啊？”观音倒吃一惊问：“张教师，我不姓王姓甚？”“你姓邓。”“啊，我姓邓你姓梅，钝和霉，二人碰在一堆，谁也不要怪谁！张教师，你不要心急，我们再等候一刻，让生灵在外吃饱，好打进窝鸟。”二人又坐下来等。中午等到晚，麻雀子总看不到一只。张长生早已心烦肺躁，耐捺不住：“王教师，我少陪了，你一人在此等吧！”张长生说走就动身，跨上银鬃马，加鞭转回程。

观音老母一见：“不对，如果让他回转，下次用金钩总钓他不出！”连忙从怀里掏出一颗素珠，用手一搓，仙气一呵，变作三只“黄绿”对松枝上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张教师慢走，生灵进窝了！”张长生回头一望，果然不假，三只黄绿毛羽放光，肥肥胖胖，随手搭弓，准备放箭。观音赶忙上前，一把拦住说：“张教师，慢来，要打这三只鸟，你要拿它的名字叫出来方可动手！”“这，我不认识，叫不出。王教师，你说它叫什么名字？”观音说：“这三只生灵上身是黄羽，下身是绿毛，我们打得住叫绿黄，打不住叫黄绿。我们不妨就以此三只生灵比武如何？如果你打中了，你算我的师父；我射中了，你为我的学徒。”张长生哈哈大笑：“王教师，大概你要拜我为师了！我是——

月明星辰稀，鸿雁归南飞。

算它盘中菜，宴客称珍奇。”

观音问：“张教师，哪个先射？”“当然我先来！”张长生紧带弓，稳准箭，“嗖——”的一射，黄绿对旁边一跃，箭头对树枝上一插，不曾射中；长生换一个方向，第二支对准黄绿的颈项，“嗖——”，黄绿头一低，箭对空处飞，又不曾射中；长生想，今天倒惹菩萨啦，不服气，想射黄绿的蒂都蒂，又放第三支箭。

观音老母吹口风，一箭射个冒天空。

长生三箭未中，心里很不自在。连忙说：“王师父，失手失手，现丑现丑！”观音说：“不必客气，让我来试试看！”长生说：“王师父果真武艺精，赌你射中它眼睛？”

观音老母笑盈盈，我一定依你射眼睛。

黄绿在东南方，观音用箭对西北方瞄。张长生问：“王教师，我还不曾见过物在东箭射西的射法呢，这叫什么法？”“张教师，这叫声西击东，回头得中！”张长生咯咯一笑：“好一个回头得中？”只见王教师手中弓箭一发，土地老爷赶忙把三只黄绿的眼睛对箭上一插，只听“啪秃、啪秃……”三只黄绿往地上一落。观音说：“张教师，你去查一查，可是一箭射穿六只眼？”长生上前一看，丝毫不差，他举手一指：“黄绿、黄绿，你这该死的东西——

我射你三箭都不中，硬要我二人分卑尊。

走上前去双膝跪，师父连连叫几声。

“师父，我既拜你为师，你要拿刚才用的箭法教会我。”“张教师，只要你不嫌我武艺笨，一定教你学本领。”

一支灵箭射上天，名叫蜘蛛牵丝倒挂梁。

张长生平时欢喜拈尖取巧。他对王教师说：“师父，我们把这三只鸟分分吧？”王教师说：“好的，你分也。”长生将两只大的拎在手里，一只小的丢在地上：“师父，你的在这块！”观音说：“张教师，我倒不是要说小气话，鸟是我打的，怎就分得一只小的；要是你打中的，我毛也分不到一根哩！”“师父，你是师我是徒，这一只就算给我作投师钱吧！”“哎，你倒有个搭包礼哩，认我为师还要师父出投师钱，真是天下奇闻！”

二人争呀争，独少钢刀劈开分。

观音说：“我你不要争，三只鸟二人没法分，我们来烧鲜的吃，哪怕你多吃几块肉我倒没意见。”“师父，用什么东西烧呢？”“这你不用愁，我在山东打猎的时候，锅子碗筷随身带的。”“师父，你去拿锅也。”观音老母来到藕池边，扯一张荷叶，放嘴上呵几呵，变出一只荷

叶锅。张长生一看：“又没边子又没鑿，这叫什么锅？”

大悲观音笑呵呵，这就叫做荷叶锅。

也是当年观音赐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观音说：“这些东西是我带来的，你去垒灶樵柴！”“师父，我不会做，我在家是饭来张嘴，觉来闭眼，总是安童梅香端来吃请来坐的，今天你权且忙把我吃一顿。”

下次拿安童带出门，侍奉我师徒两个人。”

大悲观音忙着去拾柴划草，埋锅垒灶，临到点火烧的时候，观音故意摸摸衣袋：“啊呀，没带火石，烧不熟吃！”长生说：“这点小事在我，我去点火！师父，这里没村没户的到哪里点呢？”“你对四周望望看，哪里冒烟就到哪里去点。”观音用手一指，山脚下设起三户人家，烟囱里青烟袅袅，对上直冒。将善才、龙女变作两位小姐，一家一个在家绣花。自己变作一位年老婆婆，在棉车头摇棉，口念六字真言——南无阿弥陀佛。

张长生见到山下真有炊烟缭绕，就问：“师父，我来过清凉山好几回怎不曾见到山下有村户的？”“你年纪轻，走路不留心，我早就知道这山下有三户叫三家村！”

内有三张桌子十二把凳，一家一个妇道人。”

长生说：那我去啦！

下山去点火，观音又设地狱门。

为什么观音又要设立地狱呢？长生将普贤老母绑在桂树射她四箭的时候，普贤曾说过要罚他游四重地狱的。所以，观音是为普贤应嘴，争个面子，设起了四重地狱。

东门设刀山，南门设火坑，

北门奈河桥，西门油锅滚。

长生下得山来，走进东边的人家问：“借个火给我！”善才在那缝衣，眼睛对他一相：“嘿，嘿，

外面明不明来昏不昏，你胡言乱语不绝声。

等我亲亲丈夫来看见，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”

转身向西，见一位小姐在屋里绣花。长生进门：“小姐，到你家点个火。”

哪来的风流浪子人，像个油头小光棍。

我家不是茶馆店，请你立刻滚出门。

依还再向西。一个年老婆婆在家纺纱，嘴上啰里啰嗦，念的“般若波罗蜜多”。“老婆婆，请你送个火把我。”“你这冤家，进门没大没小的，叫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送火给你，你倒不折福？要火自己去点！”长生进门到油盏头上去点火。老婆婆说：“这是我诵经的灯盏，不可以到这灯上点。给你一点，我修来的功德还不够你点走哩，要点么，到我家锅堂里点！”观音用沙子、黄泥、木屑拌的三昧真火，看看火蛮旺，用媒纸头一拨，火星对里一滚，点不着。长生就叫：“老婆婆，你家火虚潮的，点不着！”“冤家，是你的媒纸头虚潮的，不是火虚潮！”“格，我怎点不着？”“点不着对里攻哎，用嘴吹风也！”长生他——

一步一爬对里攻，外锅堂攻到里锅洞。

两脚在那扫烟囱，攻得没气不通风。

横一吹来竖一嘘，铁罩子罩得紧箍箍。

长生喊：“婆婆哎，我怎点不到火，灶攻倒了莫怪我！”

高喊婆婆不答应，低喊婆婆无回音。

长生喊声不好了啦——

三家村上出妖怪，晴天白日鬼迷人。

观音说：“你要见鬼了，把点鬼你看看。”她抓一把香灰一掳，鬼使在他四周乱舞。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观音吩咐善才、龙女变作牛头、马面捉拿他。牛头马面向西，张长生向东，对面一碰，撞了肩膀。“呸，人多不碍路，船多不碍港，哪个与我撞肩膀？”长生问：“二位老兄上哪去？”“哦，到韦林县魏岳村。”长生想，只当此路无人走，竟还遇到同路人。“请问二位姓甚名谁？”一个说，我姓牛名头；一个说，我姓马名面。长生闻听是牛头马面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说声不好了啦，

遇上牛头并马面，入得阴司地府门。

长生惊问：“二位去魏岳村有何贵干？”“奉阎君之命凭票拿人。”“拿、拿哪个？”“拿张长生！”长生吓得稀稀步子就跑。牛头马面一把背住他：“你可就是张长生？”“我、我不是的。”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、我是叫张长生，不过，我与他同姓不同宗，他住河西，我住河东。”“那地府不乱捉人，不是你。”

立刻溜了就动身，快从东门去逃生。

到东门一看，是刀山剑林地狱。看那罪鬼一到，对刀山上一撂，痛得乱嚎。

上刀山，刀千万，犹如春笋，

爬上去，剑穿心，鲜血淋淋。

长生到东门，刀剑地狱门。

你在阳间杀生灵，破肚又穿心。

长生问头儿们：“这刀山摆这块做什么？”“你不识字？这牌子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——刀山不等其别个，专等阳间张长生。”

张长生一听，稀稀步子又跑。“喂，你可叫张长生？”“我，我不是，我叫张打生。”“那地府不错捉，你走开吧！”

依还溜了动身走，快到南门去逃生。

溜到南门一望，火坑地狱。罪鬼对火坑里一撂，烧得浑身起泡。

上火坑，如炭盆，皮焦肉烂，

野狗村，拖了去，囫囵生吞。

打生到南门，火坑地狱门。

你在阳间放野火，如今火坑焚自身。

打生问头儿们：“你们还等哪一个？”

火坑不等其别个，专等阳间张打生。

打生稀稀步又跑。头儿们一把抓住他：“你可就是张打生？”“我，我不叫张打生，我叫张活生。”“哦，阴间不错捉，你跑你的路！”

依还溜了动身走，赶往西门去逃生。

西门是油锅地狱。罪鬼一到，背去对油锅里一撂，红面鬼使烧火，青面鬼使上灶。

滚油锅，沸腾腾，上下翻滚，

抛进去，无救度，化作灰尘。

活生到西门，见到油锅滚。

如同生灵肉，油煎四翻身。

活生走近一看，啊依喂，罪过哩！问头儿们：“这油锅等何人？”“铁面牌挂在这里，等牛头马面捉人！”“捉哪个？”

油锅不等其别个，专等阳间张活生。

张长生吓得想溜，鬼使们一把背住他，“你可就是张活生？”“不、不，我叫张卵生。”“那你走吧，地府里不错捉！”

依还溜了向前跑，北门到了奈河桥。

奈河桥是一尺三分阔，三丈六尺高，两头铜钉钉，中间滑油浇。罪鬼对上跑，桥身只是摇；要是向后退，马叉要倒背；如对旁边让，蛇狼虎豹又要咬。

桥上罪鬼哀哀哭，无人搭救罪难熬。

长生叫声双亲哎，

可知为儿上山打猎非好事，活活闯进了地狱门。

母亲哎，十月怀胎空养我，三年哺乳枉费心。

双亲哎，枉枉养我成长大，做不到端汤奉茶人。

你们总说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

谁知一场空欢喜，竹篮担水枉费工。

观音老母想：随你怎样哭，想不修行二字总不来度你。长生又哭了——

我要早听僧人话，免到阴司做罪人。

早知地府有千重狱，我出娘胎就修行。

我今愿解杀生孽，又没师父领头人。

观音说：“妥了妥了，你这才愿修身戒杀，改恶从善！不管怎样，还得要把师姐的面子顾起来。”摇身一变，变作普贤去他家化缘的僧人一样。引磬木鱼一敲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龙奔深潭，僧奔善门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功德无量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张长生一看，“啊唷，这鬼和尚不是在我家化缘的，他怎到阎王殿来化缘的？”观音老母又念：“地府阎王有十家，家家为我备早茶。”长生想：这和尚与阎王是亲戚？要不，阎王怎留他吃点心的！

长生一见战兢兢，怎遇上前世里的对头星。

观音又来到奈河桥头，说声道变，奈河桥变样，化作一座金桥。

一头通向阳关道，一头直通到阴曹。

桥头站立仙童仙女，手执长幡宝盖迎接僧人。张长生喊道：“僧人师父！”不睬他。“和尚师父！”不理他。“僧人师父，你可认识我啦？”观音回过头来对他看看，“不认识你是何许人氏！”“哎，你上个月在我家化缘的！”“我们就靠化缘为生，哪认得许多施主！”“不，你帮我拿桂花树弄活的。”“不要说枯树可以逢春，就是人在阴间也可以送他还阳，这些好事我做了千千万，哪记得许多！”“不，你挨我绑在桂树上用箭射的。”“哦，这我记得。你是魏岳村的张长生唷！”“师父，请你小声点，牛头马面在捉我哩！师父哎——

你拿我带了转家门，我千家万当愿斋僧。”

“嘿嘿，我不信你了，当初只许二百两银子还赖得光光的，现在你许了千家万当，只要我将你对家一带，将来你不是赖得更快。你是急来抱佛脚，病来许菩萨的人，不信你骗了！”“师父哎——

开口听出你喉咙里音，就是要我罚愿心。

师父哎，我修心就从今日起，永远斋戒不杀生。

若是以后再杀生，披毛戴角变畜生。”

“长生，你真回心呗，要受佛门三皈五戒！”“师父，不要说三皈五戒，六皈十戒我总是愿意的。师父，哪三皈，你快讲哎。”“三皈呀，是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”“五戒呢？”“一戒杀生，二戒偷盗，三戒邪淫，四戒诳语，五戒酒肉。”

三皈五戒要记明，不可违犯一星星。

吃饭想到牛耕地，穿衣不忘纺纱人。

开戒想到罚誓愿，得道要思领头人。

长生说：“师父哎，我记住了。从今以后，决意忏悔前愆，皈依佛法！”长生呀——

你吃常斋我担忧，怕你修行不到头。

如若中途开荤酒，连我功劳一齐丢。

吃斋吃斋要真吃斋，旁人劝你心莫歪。

船到江心把好舵，不被狂风刮转来。

贤徒呀，我善言善语对你说，你要坚固牢落记在心。

师父，你放心——

学无量山上一棵松，三丈六尺透虚空。

十万八千枝和叶，树大哪怕起狂风。

这么，你既诚心修道，我要替你取一个法名，我们今天是有缘相遇，度你修行。

取名叫做裕缘僧，裕缘僧人办修行。

众位，大圣宝卷在这之前

叫张长生，张打生……从此称他裕缘小真人。

大悲观音说：“贤徒，你一人修恐怕难到头，要劝你父母双亲一齐修。拿房屋改成三宝殿，装金塑佛做善堂；骡马畜生放生去，安童梅香送还乡。”

“师父，我一定依你。”“依我？你还有一笔债未还呢！”“师父，我还欠哪个债？”“你呀，这满头的青丝细发要还给生灵！”“怎样还呢？”观音说：

若把生灵债还清，要拔尽青发办修行。

“师父，拔得不痛？”“当初你拔生灵的毛可痛？”“这当然是痛的。”“痛呗就要还痛债！”“张长生说：‘师父，我不拔！’”“不拔，不拔呗随你便，我走了！”“师父，你不能走，要等等我，我来拔。”这下，长生揪住一把发，咬紧牙关使劲拔，一拔“咔嚓”，“啊依喂，师父哎，痛哎！”观音说：“痛也要拔！”长生又揪住一把头发，横一拔竖一拔，也未拔出一根发。叫声师父哎——
我自肉割不深，冷汗总痛到足后跟。

大悲观音想：既然你晓得拔发痛呗，也算你忏悔了，我来替你拔，观音用杨枝净水洒，拔起来虚虚松松。“徒弟，可痛？”“不痛，有点麻辣酥酥。”随手用仙丹一按，鲜血打转。用一块月蓝色布一扎，鲜血溢在上面——

兰不兰来青不青，茄花色扎巾到如今。

两旁善人如不信，家主神轴上看分明。

徒弟，跟我走吧！

眼见青山绿沉沉，青凉山到面前呈。

长生抬头一望，白马对他一声嘶叫。他走到马前：马儿呀。

你也是头顶青天未曾修，背驮日月不抬头。

从此各修前程路，放你到荒山去安生。

裕缘僧人一想，我今斋戒杀生，也去劝王师父回心哩！

裕缘僧人说得轻，观音在云端听分清。

观音仍旧变作王教师在青凉山煨生灵肉，烧得烟绕蓬天，喷脑真香。

裕缘来到王教师身旁。王教师问：“你去点火怎玩到现在回来的？”“师父，我不曾玩呀！”“不曾玩呢，是与人打架的！”“也不曾与人打架。”“你的头发都挨人揪掉了，还赖哩！”

师父哎，你叫我下山去点火，不知怎闯入狱门。

“喔，我叫你去拾柴垒灶呗你不肯，懒见阎王呢，躲到阎王家就不用做事啦？”“师父哎，天地睽睽，冤枉到底。”

我点火来到三家村，晴天白日鬼迷人。
闯进四重阴司府，重重要捉我张长生。
奈河桥上过不去，幸亏遇到出家僧。
若非僧人来度我，今世不得转还阳。
师父哎，我已罚愿戒生杀，全部家当也斋僧。

王教师说：“不要听鬼和尚的话。吃素吃素，干肠瘪肚。为人在则猪头啃啃，死了乘水滚滚，撞到桥桩就算自己的子孙。来，吃生灵肉！”“我不吃。”观音老母捡一块肉对他嘴里一塞，长生“吐吐吐”吐总吐不及。王教师问：“真的不吃？”“一点也不能吃。”观音说：“你不吃我把它放走啦？”“王教师总说的奇怪话，肉总煨烂了也又能放生？”“张教师，这是我山东师传的秘法，把吃剩下的东西随手就放它飞走的。”裕缘僧人说：“这真是少见，请师父作作法看！”这下观音将“黄绿”的皮对地上一张，五脏六腑对皮里一裹，说声：“黄绿你快走！”

拍拍翅膀伸伸腰，逍遙自在上九霄。

裕缘僧人一见：“啊呀，师父你是仙人啊？”

谁知真神不可道破，一露相就不见面。观音大士使阵风，来到虚空。裕缘他——
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师父连连口内称。

观音大士在上空说道：“贤徒，同山打猎的是我，奈河桥上度你的是我。

是我度你转回心，我是南海观世音。

等你修成正，再来度你讨封赠。”

日落西山暗昏昏，裕缘独自回家门。管门安童一看，眼睛发暗。“你这鬼叫化，要千要万，没得哪个化子要夜饭。去去去，走远点！”“安童，我是你的主相公呢！”“不要冒充，我家主相公是白面书生，你是红头光棍，不要在我面前胡混！”“不，你再仔细瞧瞧，我是你的主相公！”安童仔细一看：“啊呀呀，大相公呀——

实在不是奴欺主，怎奈面目全是生。”

裕缘来到高厅，拜见父母双亲。张员外见他头破血淋，像个血人，不觉一阵心疼。孩儿呀，

王教师与你同出门，怎惹出连天祸临身。

我韦林县上去动状纸，好为孩儿把冤伸。

裕缘叫声父母大人哎——

王教师不是凡间人，他是南海活观音。

他说我杀生罪孽深，罚我拔发去修行。

双亲哎，我身陷四重地狱门，门门要捉我张长生。

我奈河桥上不得过，愿将家业总斋僧。

张员外一听，说声：“儿呀，为父作得金钱孽，早已回心修来生；如今你又杀生灵，罪上加罪怎超升？我们就依真神之言，拿安童梅香都解散，金银财物大家分。少者替他们成婚配，老者留下管山门——

房屋改作三宝殿，塑佛装金办修行。

朝念千声弥陀佛，晚拜南海观世音。”

裕缘僧人说：“双亲大人，你们在家修，我要遵师父之命，寻访白云仙山去了。”

拜别双亲离家门，白云山上去修身。

白云山峰连天际，青松翠柏郁葱葱，真是仙境圣地。

山路上，弯弯曲曲曲曲弯，裕缘他，曲曲弯弯上高山。

将身来到高山上，不成正果不下山。

前山到后山，房屋没一间。只有松柏蔽石洞，避得雨来挡得风，另有玲珑塔一座，身居塔下诵真经。

饥来吞吃松柏果，渴来山泉润喉咙。

众位呀，我不提裕缘修办道，再讲经中另一情。

九、放铁鹞三怪出世 张天师有法无能

当年汉高祖时代每到二月初八是“虚王报”日。这一天，张良放铁鹞取乐。铁鹞放到女人国，一些女人见到男子，一个个眉开眼笑，要夺去跟他们成亲。张良心生一计说：“你们不要争不要抢，把我的奶子养凹了，肚脐养凸了，谁能做到就跟谁成亲。”这下，一些女人为他朝鱼夜肉，饮酒作乐，天天享福。哪晓得奶子越长越凸，肚脐越壮越凹，女人心想不对，知道上了张良的当，就准备杀他，每人只想吃一块肉，分得一块皮，做个香袋挂在身上，也算是有了男人。张良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又生一计说：“你们要分我的皮可以。不过，我生性喜欢放鹞子，在我临死之前能否再让我放一回鹞子？”这些女人说：“可以，让你放一回鹞子给我们看看？”张良他拣了一个刮西风的日子，把鹞子放上天，他乘着鹞子的尾绳也上了天。这时，韦驮菩萨从上空经过，见到鹞子的绳索是个妖怪，拔出随身的降魔杵将鹞绳一打三段。一段落在西湖变成铁索精；一段落在通州北门变成顽石精，还有一段落在北海高邮坝变成鲇鱼精。

三个妖精分三处，各在东土苦修行。

三个妖魔成了精，扰乱江山不太平。

哪个妖精先出世？通州北门顽石精。它修行多年，成为石纪娘娘。它半段在土里，半段在地上，当地农夫种田的钉耙用脱了到这石头上去一砧，锄头用脱了也去一筑。砧筑来筑来，冤仇作得海能深。妖精是吸甘露细雨日月精华的，天天吸呀吸，四周五十里地方的禾苗得不到雨露滋润，庄稼枯槁无收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怨气冲到九霄，惊动了玉皇大帝，打发哪吒太子捉拿石纪娘娘。哪吒太子用钢叉一戳，叉齿将石纪娘娘穿心而过。

将它丢在东大海，峨眉山下丧残生。

石纪娘娘身上戳穿一个洞，没有死。哪吒镇江一支水，对准金山鹅眉嘴，冲成一旋涡，聚成一团沫。沫越聚越多，地方越积越大，八仙在西天赴蟠桃圣会打转，从上空见到一团黄沫就说，这东西是一大妖精啊！

八仙说话不留心，封作水魔怪妖精。

旋涡水头急，把顽石冲洗成一只大玉镯，对鹅眉滩上一搁。巡海夜叉出来巡海看见了，捡起来套在手上带到宫中。龙王的公主娘娘见到玉镯放光发亮，就向巡海夜叉要过去戴在自己手上。

公主戴了三月整，面黄肌瘦少精神。

那天，公主起身对镜梳妆，看见镜内有两个人影，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男身女相。公主一吓，玉镯对地上一脱，跌成两段，现出一个绝色美女。
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生身老母口内称。

公主说：“大胆妖孽，竟敢胡言，坏我名声！”随即大喊：“捉妖啊，捉怪啊！”这时，巡海夜叉在宫外值日，听到公主娘娘喊捉妖，立即回宫相助。水魔妖精向外逃，巡海夜叉对里跑，二人一碰面，水魔双膝落地，对下一跪。叫声——

巡海大哥恩情深，帮我玉镯转成人。

巡海说，你不要走，我们去见龙王爷。龙王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说不能拿这妖孽放走，放出去要招祸的。就对巡海说，你是单身汉，她是孤独人，

我来从中把媒做，你们二人配成婚。

巡海跟水魔成婚，只有年把光景就怀孕在身。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，生下双胎。真是龙

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来会打洞，妖精还生妖精。生下来落地会跑，浑身长毛。一个取名叫胡立，一个取名叫胡鬼。

两个妖精后代根，总在水府里长成人。

此话丢开，再讲北海鲇鱼妖精。它抬头一望，是成宗皇帝端坐金殿。“好哇，当初你与我同修一道，是师兄师弟，如今你身居皇位，独掌乾坤，我还埋没在北海高邮，隐姓埋名不封我神职！我来跟你作吵，拿你高邮坝拱倒，看你江山可牢！”于是它在高邮坝下也筑起龙宫洞府，用眼睛一眨，翻你的高邮坝脚；尾巴一挤，高邮湖见底。

高邮坝一倒水连天，黎明百姓哭哀哀。

地方官着百姓筑坝，忙上一夏。才只几天，坝又翻腔，里面向外泛泥浆。开始碗口大，后来箩口大、盘篮大……，越泛越大，“轰隆隆”豁出去一丈八。

二次倒坝不得了，高邮邵伯变汪洋。

广陵王吓得没主意，赶奏表文送进京。

成宗皇帝接过告急表文一看，吃惊不小。连忙撞钟击鼓，召集满朝文武上殿。问声：“众位文臣武将，谁能去广陵高邮擒妖治水？”

三百文臣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吏部天官执笏当胸，上前三拜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江西龙虎高山有张天师道人，他吃了皇上俸禄是专门拿妖捉怪的，此时不用，等待何日！”万岁随用圣旨一道，召张天师入朝。

天师奉皇命，路途急急行。

只为擒妖事，连夜赶进京。

张天师来到金殿，拜见成宗天子：“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，微臣应召见驾！”成宗天子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：“张爱卿，召你非别，只因高邮坝下妖精作吵，淹没良田，民成饿殍，召你前来安抚社稷！”“万岁，您解解罗带放宽心。”

提到拿妖两个字，是我传家旧营生。”

万岁就问了：“爱卿，你去高邮降魔要带多少兵马，多少法宝？”“万岁，我自带照妖镜，斩妖剑，朱砂三钱，佛表三张，黑狗血三滴，净笔一支。而外，再请钦赐三千御林军助威！”

这下，张天师校场点兵。马用山东赤兔马，兵用河南御林军。老者不过三十岁，少者二九十八春。

老兵弱将都不用，个个是擒龙伏虎人。

刀房里发刀，箭房里发箭，旗房里发旗，枪房里发枪。一龙旗、二虎旗、三面百脚旗，四面埋伏旗，五员将官旗，六合浑天旗，七星北斗旗，八方玲珑旗，九龙降魔旗，十面大堂旗。旌旗开路，兵马随行。

号炮连天上路行，惊动南海观世音。

大悲观音一算，知道张天师奉皇命捉妖。她想，论张天师的道术之高，降一个小小鲇鱼妖精是不费吹灰之力。不过，鲇鱼妖精被张天师降伏，我徒裕缘僧人就失去创绩立功求得成宗皇帝敕封的时机！哎，这一功不能让张天师抢去！

观音来到北海高邮，对鲇鱼身上一站，鲇鱼陷下去几丈。鲇鱼精说：“圣母，我又不曾得罪于你，你为何要我丧生？”观音问：“你可知张天师领兵前来斩你？”鲇鱼说：“小妖不知，望圣母赐一条生路！”观音说：“求生路可以。你拿眼闭起来，头埋下来，我将你踩入青沙底下十八丈，张天师的照妖镜就照不见你，斩妖剑就斩不到你——

等我裕缘徒弟修成正，带你到南海坐莲台。

再讲张天师带领三千兵马，浩浩荡荡来到高邮城安营扎寨，将高邮湖围得水泄不漏。

又指令地方官高搭祭台，自己登台，步罡踏斗，画符讷咒，用朱砂狗血喷洒鮀鱼妖头，斩妖剑、慑妖符作法三天，也现不出妖精的一点影子！张天师说：“这倒怪了，妖精逃哪去了？”他又用照妖镜四下照看。对东照见扶桑国，向西照见昆仑山……；上望九天仙女过，下看水底青沙流，也见不到妖精一根毫毛。天师说：“此妖道功小，见我符水法宝，已化为乌有了。”于是，河港官又着百姓搬土筑坝。

男子筑坝挑成痨，女子提饭泪纷纷。
高邮坝筑得如铁桶，张天师收兵回京城。
京城打起逍遙鼓，百姓唱起太平歌。
总说张天师神通大，当今天子笑呵呵。

鮀鱼妖精深埋青沙底一年，百姓相安无事。来年，“谷雨”刚过，雨季来临。大雨像瓢泼，小雨不断滴，一下落到端午节。这下，湖里水满，海里浪大，鮀鱼妖精活了水，从青沙底下用一个鹞子翻身，立时海水奔腾，湖水翻滚，漫过高邮坝，水没泗洲城。

兴化盐城也遭难，百姓逃荒泪纷纷。

地方官用鸡毛文书火烧角——
连夜催马上皇城。
成宗天子拿鸡毛文书拆开一看，龙心大怒，只指一指：你大胆天师，诓骗圣上，欺君盗功——

小小妖精总降不下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
遂用召文一道，将张天师召入午朝，
用上重枷锁，押入天牢做罪人。

十、揭皇榜降魔伏怪 裕缘僧讨封显圣

鲇鱼妖精作吵，百姓生命难保，圣天子忧心如焚。遂撞钟击鼓，召集满朝文武。六部大臣就启奏了：“万岁，我们文官只能动笔，武将只会拖刀，哪个能去捉妖？要能除妖保太平，张挂皇榜选能人。”

这下，将皇榜张挂到十三省，各州府县总知闻。不论你是何等人，哪怕是拾柴划草，掮枪打鸟，操腰箩说好，只要能降妖伏怪，男到七岁封官职，女到十二受皇恩，没有这双高妙手，不要走进午朝门。

皇榜挂在午朝门，看榜官看得紧腾腾。

众位呀，不提午朝门外挂皇榜，再提修行裕缘僧。

观音老母见时来运转，随即来到白云高山将裕缘僧人度到通天银河脱过凡胎换仙胎，带到御宰台参拜玉帝。玉主问：“观音弟子，他是何人？”观音说：“他就是你的三太子转世修成。”“哪里出世？”“韦林县魏岳村。”“哪里罚誓？”“泗洲城。”“在哪修成？”“白云高山。”玉主说：“如此嘛，该敕封了。”

魏岳村上裕缘僧，魏岳禅师你当身。

泗洲城里罚誓愿，泗洲大圣受皇恩。

白云仙山修正果，国世皇菩萨受香烟。

玉主又赐他禅杖一根，御钵一樽，袈裟一件，法华经一卷。

观音老母又将他带到王母宫，求王母娘娘重封，并赐他钻天帽、腾云鞋、聚风带、慧眼镜和百般仙法随身。观音又想：光有天皇封，没有凡皇封，还是不成功。要讨凡皇封，只有到凡间立大功。于是将泗洲大圣带到京都皇城去揭捉妖榜文，奉旨去降伏鲇鱼妖精，治平高邮水患，才能立功，讨得皇封！

泗洲大圣来到午朝门外，对皇榜一站，抬头观看皇榜。看榜官对他相相喝道：“这里不是小户人家篱门，大户人家前门，也不是县太爷的衙门，你这个小小僧人，站在此地作甚？”泗洲大圣彬彬有礼，一躬到底：“启禀老爷，此地不是张榜集能，降妖伏怪吗？”看门官道：“你有何能？”

泗洲大圣一个旋风三丈六，拿皇榜揭在手中说道：“请速速奏与天子万岁，允贫僧入朝见驾！”看门官一见，岂敢怠慢，随即奏与成宗天子。万岁传旨：

出家僧人听封赠，钦赐圣僧入朝门。

泗洲大圣得封圣僧入朝，就一步三拜，拜上金殿。成宗天子开口问道：“你家住何地，姓甚名谁，修悟何山？”“回禀万岁，贫僧是——

姓氏西北风，法名度虚空。

修行白云山，降妖讨皇封。”

万岁一听，说道：“圣僧既有拿妖之术，需带哪些法宝随身？”“万岁，贫僧亦需朱砂三钱，佛表三张，狗血三滴，净笔一支。”万岁一听，不大相信。说道：“这是张天师的故伎，不行、不行！张天师也是用这些法宝，妖毛不曾拿到一根，反而祸害了良民百姓！”圣僧禀奏：“万岁免费龙心，毋用置疑，这叫各有各法，各庙是各庙的菩萨。”

贫僧不拿高邮坝治太平，愿伏皇法不求情。”

成宗天子龙心大喜：“圣僧真有如此道功，要带多少兵马相助？”“万岁，贫僧素来皈依佛门，不熟兵法，到时自有天兵相助，妖孽就擒。”

泗洲大圣奉皇圣旨来到北海高邮，高搭醮台，祭天三日，念诵法华真经，惊动东海龙王发三千水兵前来相助。他用慧眼一看，照见鲇鱼妖精端坐假造的水府洞宫，在那闭目养神。大圣用禅杖一震，变作一条青龙，潜入鲇鱼的水府洞宫与妖精斗法。大圣似蛟龙入海，鲇鱼如猛虎下岗。大圣布天门阵，三千虾兵守天门；鲇鱼设套龙圈，圈圈锁住青龙身。朝上杀吞云吐雾，对下杀海水翻腾。鲇鱼妖精妖道深，三千水兵守不住门，它用尾巴一鞭，高邮坝底见天。大水往上涌，真是洪水如猛兽，来势不可挡，三千水兵被冲得东零西散。大圣喊声不好了——

妖精道功彼来深，我还差它二三分。

师父你在南洋海，徒在急中你可知闻？

一声怨气冲天，惊动大悲观音，知道泗洲大圣敌不过鲇鱼妖精，立刻驾起祥云来到北海高邮。仙风一散，对醮台上一站：“贤徒，有我到此，你胆大心宽！”这时，大圣与鲇鱼正斗得不可开交。鲇鱼越战越有劲，青龙法术欠三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降擒之力。观音大士喝声住手，小青龙对上空一钻，鲇鱼正想抬起头追赶，观音大士往下一站，踏在鲇鱼妖精身上，如负万座高山。妖精说：“真神，这么重我怎驮得动！”观音说：“妖孽，驮不动你熬住点！”

一个熬字改了姓，脚踏鳌鱼观世音。

从此鲇鱼改名鳌鱼，

拿它带到南洋海，永世不准眨眼睛。

观音大士将鲇鱼脱层壳，给大圣入朝请功讨封。泗洲大圣送走师父又登台念动法华经，召请东海扒沙符使，涨沙将军，虾兵蟹将扒的扒，推的推，百里沙石堆成堆。良民百姓男不知女不晓——

连夜筑起一座高邮坝，万顷良田保收成。

大圣得胜回朝，献上鲇鱼妖壳，成宗皇帝龙心大悦：“圣僧，尔为当朝治水功臣，愿领文职还是愿做武将？”“万岁，提到做官，我出家人不贪。”“这不，赐你金银。”“万岁，提到发财，我万万不来，伏乞万岁准僧一请。”“圣僧，请者何求？”万岁呀——

天牢里罪人赦一半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

张天师道人免治罪，官封原职回山门。

贫僧别无他求请，赐我神职度黎民。

成宗天子不知封他何种神职为好，正欲与左右殿臣商议，玉皇大帝将后续封神榜用穿云箭送到成宗皇帝的金銮宝殿。成宗一见，开口就念：——

圣僧前来听封赠，泗洲大圣治乾坤。

大圣谢过龙恩，退后百步，辞朝回白云高山。

他在午朝门外望一望，通州山岭放毫光。

大圣一阵仙风来到白云山上，依还端坐玲珑塔下诵经。观音在虚空叫道：“贤徒，你不去东海通州登山显圣，还在此作甚？”大圣说：“师父哎——

欲去通州显神灵，丢不下玲珑塔七层。”

观音说：“你把它背了随身走嘛！”“师父，玲珑塔这么重，我怎背得动？”“噢，我来替你作法！”

大悲观音吹口风，玲珑宝塔变蒸笼。

徒弟你背它随身带，好到通州显神通。

大悲观音一算，从白云山到通州要经过如皋地方的桑果河。桑果河河宽水急，河上没桥，大圣身背宝塔不能过河。于是就打发张班鲁班下凡在桑果河上造桥。桥才只造好，泗洲大圣来到。大圣站来桥头一看，桥虽高大，还怕经不住玲珑塔重压。就问：“木匠师父，这座

桥可经得起我从上过?”“鬼和尚，不要说一个人，
千军万马总好走，何在乎你黄胖小僧人。”

大圣说：“你且慢夸海口，让我跑过去再说”。大圣将左脚对桥上一踏，桥身响得吉吉呷呷。“哎呀，你身上的东西分量太重，不能上桥！”大圣退后两步，丢下两座蒸笼，用脚一蹬，四边生根，变成两座歇脚墩。

也是当年留古迹，歇脚墩流传到如今。

大圣依还上桥。才只对上跑，桥身只是摇。张班、鲁班赶得俏，对河里一跳，用肩膀一人托住一个桥墩。大圣来到桥中间一顿，桥桩陷下去九寸。大圣问：“师父，是你的力大，还是我的法大？”鲁班说：“僧人师父，我的力也大，你的法也高。”

取名就叫力法桥，四十五里到如皋。

鲁班仙师仔细一望：“哎呀，我还只当是一般僧人，哪晓他就是泗洲大圣。真是枉长一双铜铃眼，有眼无珠不认人！”急得用画匙对眼珠上一插，插瞎了自己一只眼睛。

从此闭上一只眼，独眼弹线到如今。

大圣肩背玲珑塔，经过荒滩，走过草场，带看带跑，来到平潮。平湖对东奔，来到唐家村。大圣一看，唐家村有陈、马二姓的祖坟葬在一块活龙地上。陈家后代要出皇，马家后代要出帝，如果两家都出皇帝，两皇相争，江山必定大乱，百姓不得安宁。大圣就托梦给地方官开凿三十里河道，把活龙地改掉。哪晓活龙地土活的，白天开，晚上涨，天亮时分原复旧样，河港开不下去，大圣变作民夫来到河港工场说：“今晚收工的时候，我们把千百把钢锹插在河里过夜，不准老龙翻身！”哎，这一着还就灵哩。待到半夜子时刚过，初交三更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老龙翻身，斩成十三段。后来——

三十里河口也开成，十三节龙灯到如今。

三十里河口改造了活龙地。陈家不曾做到皇，出到一个陈都堂；马家不曾得天下，出到一个马探花。

大圣来到海边，只见五座高山相连，屹立在他的面前。他想，我上哪座山呢？对左一望是马鞍山，向右一看是剑山，对前一望是军山，对后一望是黄泥山，还有一座无名山，前低后高，控江濒海，山峰奇秀，古木刺云，是一座好山。大圣肩背玲珑塔，直奔这无名山而去！他来到前山一看，见一老和尚在那诵经。这个和尚把箩样大的木鱼敲得剩个框框，斗大的锤子敲得剩个柄榔。大圣想，这老僧道功深哩！于是取出慧眼镜一照：啊，原来是个老狼精。他走上前去叫声：师父哎——

你在此山修道功，借块地方我暂安身。

老狼对他一看，心上盘算：啊，是一个小秃，我等候几年才守到这块肥肉。就说：“前山不空，到后山去！”大圣蹦蹦步子向上跑，老狼就放声嚎。这一声大嚎，唤出了狼子狼孙一大淘，呲牙咧嘴，要吃大圣的肉。大圣随手掐根灵芝草，变作许多花花帽，一路抛散。小狼见了花花帽好玩哩，就去抢帽。拾起来对头上一戴，不小不大，每狼一个，还多一个。老狼赶来说：“多一个给我！”一群狼子狼孙头戴花花帽，个个舞呀跳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老狼问：“你要借多大的地方？”大圣说：“我只借片衫之地。”“什么片衫之地？”“喏，我身上披的袈裟大的地方。”老狼想，衣衫大的地方没多大，且借给他。说：“你拿衣衫摆下来划一块地给你。”大圣拎住袈裟一舞，城隍、土地帮他一箍——

全山箍得紧咕咕，还多一片衣小袄。

大圣用禅杖一敲，狼子狼孙痛得不能直腰；大圣念动法华经，花花帽箍得狼子狼孙头上冒青筋。一个个喊：“真人哎，救命啊！”

高抬贵手饶性命，放我们回家见娘亲。

大圣便问：“家在哪里，娘在何处？”老狼精用手一指：“喏，在山中间的树脚下。”大圣走去看，只有碗口大的一穴洞。大圣说：“我不信，你们这么大的身块怎得进？”“不，我们能变小的。”“给我看看！”这下，一个个打滚，驴子大变成犬儿大，犬儿大变成猫儿大，猫儿大变成松鼠大。“霍落霍落，窸窸窣窣”对洞里鱼贯而入。大圣又用禅杖往里揩，一个个对里直栽。老狼说，让我数一数，可有这么多！不多不少，正好五百个。嗯，总进来了。大圣说：“我也到你家去玩玩哩。”老狼想，在外弄不住你，吃不到你，进了我的家可以定心吃你的肉。于是就说：“真人，前面请！”大圣说：“你家的路我不熟，师父你前面请。”老狼放心大胆，领先而进。大圣待老狼进得洞去，将肩上剩下的五层玲珑塔放下来，对洞口上一顿，平平正正，洞门塞得密密层层。老狼对外一看，乌漆黑暗，喊声：不好了

我大狼占山数百春，未曾遇到对头人。

此番道门被堵塞，我千年道功化灰尘。

这下，老狼在洞里求饶了：“真人，何时放我出去？”“容易的，等我在你狼山上断了烟火就放你出来的。”“那半夜间如果断了烟火也要放我出去了。”大圣说：“这要从我接受烟火的时候才能启算。”为此，留下偈文——

泗洲大圣最为尊，身镇狼山治乾坤。

金炉不断昼夜火，玉盏常明万载灯。

狼山不断香烛火，狼精不得出洞门。

大圣收拾好狼精，安定了百姓，一心想把这山修成江东名山，于是就云游四海，医民治患，感动地方官宦，豪绅富士前来朝山进香，香火日益旺盛。山上只有玲珑塔五层，缺少禅寺让大圣定神入座，地方官又奏本进京，成宗皇帝发下缮银万两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前山门、钟鼓楼、大佛殿。从此满山楼台亭阁，画栋雕梁。

又造巍巍大雄殿，大圣入座受香烟。

泗洲大圣仙登狼山显圣，名驰四海，百姓求子得子，求财得福，求医得消灾，求功名得俸禄，此话暂且不表。

水魔妖精在东海水府将胡立、胡鬼两个孩儿抚养长大，想到要去通州报仇。她对丈夫巡海夜叉说：“当初我在通州北门受人敲敲笃笃，砧砧筑筑，这种凌辱之仇，我不能不报！”

拿两个孩儿交与你，找到通州去找仇人。”

巡海夜叉说：“妻呀，你别去了。自古道，冤家宜解莫宜结。到那里，如报仇不成，反倒惹火烧身，自找苦吃。若是去祸害百姓，被龙王爷知道，龙主也不容情，不如就在家安守本份吧！”水魔说：“你只知守份守份，不想雪仇洗恨，困在这水晶宫到何年何代超升！此番我去报仇得成，就在通州立庙显圣，若不成，回来——

搬动四海三江水，淹没通州一座城。”

水魔妖精上岸，来到通州北门一棵银杏树下栖身，她昼夜夜出，吓坏北门众多行人，寒热热病缠身。

仙丹妙药医不好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这下，北门的老百姓闹起来了。说北门外面出妖怪，黑夜暗星鬼迷人。闹得家家户户未晚且将门户闭，日出才敢出外行。

得病人家哀哀哭，云集到狼山求真神。

大圣菩萨用慧眼镜一照，哦，是水魔妖怪精上岸作吵，扰乱社稷。大圣他随即下山扮作乡间走方郎中，肩挑药担，手摇串铃，走街串村送医药，消灾祛病扶良民。

药到病除人心定，妙手回春显神灵。

这时，韦驮天尊从通州上空经过，见到北门一棵白果树上杀气腾腾，妖雾弥漫，他定眼

一看，是一妖怪附于树身。他抽身将降魔宝杵往下一鞭，
哗啦啦一个响雷阵，白果树打得碎纷纷。

水魔妖精见势不妙，将身潜入东海水府与巡海夜叉合计，到龙宫里偷了一副水桶。这水桶是一件宝贝。叫——

小小水桶尺多高，五湖四海一担挑。

她要淹掉通州城，让大圣香火受不成。

龙宫失了一副水桶，龙王知道不好，随手着虾兵蟹将寻找。说：“我这一副水桶是旱来放水，涝来收潮，能容三江水，五湖一担挑，哪个偷去必定要惹事！”一个甲鱼精跑来禀告：“龙王老爷，我见到水桶挨水魔娘娘担走了！”龙王掐指一算，晓得水魔妖精偷了上岸，去跟通州百姓作对！龙王立即晓谕狼山大圣，要他提防水魔上岸卖水。大圣随即着县主城隍，当方土地托梦给四城良民，叫大家小户要备足三天用水。三天以后有个女子挑水上街，百姓不能买她的水，如果买了她的水，全城老少要成淹死鬼。一个晓谕传得快，全城老少都当心。三天之后，真有一男身女相的女子挑水来啦：“卖水唷，卖水！”

东街叫到西街卖，南城叫到北城门。

肩膀担得酸酸疼，利市不发一分文。

水魔妖精把水担对十字街口一歇，心上发急，说我这一担水没人要，只好对十字街上倒了！大圣随即将袈裟、御钵、禅杖带了随身，来到水魔妖精面前：“女子，这一担水可卖？”“卖！”“卖多少钱？”

要得生意成，我十成当八成。

早上要卖二十四，现在只要二十文。

大圣问：“可愿把水挑送到我家里？”“送到哪里？”“我师父在狼山管香火，送到狼山上。”“不去、不去，狼山大圣与我是前世的冤家今世里对头，我不送去！”“那就送到西门可行？”“行，离这里有多远？”“不远，二三里路。”水魔妖精挑起水担跟着大圣后面跑。跑了二三里路就问：“可曾到啦？”“不曾呐，还有五六里哩！”水魔妖精听说还距五六里，知道是受骗了，就说：“不送了，把水倒给你！”大圣说：“不愿送，就倒给我吧！”大圣用袈裟对地上一摊，御钵对下一顿，平平正正。“女子，在你倒水之前，我是腌菜烧咸粥——有盐在前，倒漫出来我不怪你，倒泼出来我不饶你！”水魔想，你这小小钵子想装我江湖大海的水，不漫出来才怪哩！就说：“一言为定，决不倒泼出来！”水魔提起水桶往下倒，一桶倒到底，御钵还不曾够铺底。水魔一见不对，晓得遇上对手，连忙说赖话：“还有一桶不卖了！”“不卖呀？俗话说，说卖堂屋地，连夜拆不及，不卖也得卖！”这下两人扯住水桶争呀抢，溅出了一水点，

一个水点溅开花，西门冲起个白汤湖。

大圣菩萨手脚俏，拎起水桶往湖里撂，立时长起一座余余庙。水魔妖精见计失败，就要胡赖，抽出扁担就打和尚。这下，水魔用扁担，大圣用禅杖，立时就开仗。水魔边打边退，大圣紧追不舍。众位，水魔不是打不过大圣败阵而退，她是想把大圣引到东海边，打他下海。大圣呢，要拦截她，不让她向东海逃跑。二者混打一场，胜负难分。大圣眼见快到北门离海边不远，晓得在岸上难以取胜，脱口就喊——

师父哎，通州百姓要遭难，你在灵山可知音。

大悲观音肉跳心惊，知道大圣在通州遇敌，战不胜水魔妖精。随手带了善才、龙女来到通州北门，用手一指，在大圣与水魔交战的路旁设下三间茅屋。开一片饺子店。善才上灶当烧煮，龙女店前任走堂，观音变作一位年老婆婆当管家。这时，水魔与大圣正打得起劲，杀到观音的面店门前。观音站在门口用手向大圣一招，大圣知道是师父来了，就放下水魔直奔面店而逃，水魔乘兴就对面店里追。大悲观音一把揪住水魔说：“女子，你可怕羞？”

自从盘古及到今，不曾见到女子打僧人。

水魔说：“老婆婆，我与这个和尚素不相识，请婆婆不必多心。”观音说：“他是我的穷鬼外孙，你们既不相识，为何要两下撕打，想必是我外孙的不是？”“老婆婆，他既是你的外孙，我就告诉你听听，给我评个理！”她说：“我也是个穷女子，手上没钱用，挑水为营生，你外孙买了我的水不给钱，还把我的水桶甩掉，你说怪我还是怪他？！”观音说：“小姐哎，男子是盆火，女子是盆水，为女子的火气要放小点，我外孙有不是之处，老娘来赔你礼！”说着，就对里喊：“端一碗面来给这位小姐压压惊。”这碗细面是观音菩萨用鹦哥衔的铁索变的。善才在锅上束呀束，落呀落，盘上满满一碗。龙女连忙从灶上端出来说：“大嫂你不要客气，吃碗热面点点饥唷。”

一碗水面细柔柔，千子百页做浇头。

恐怕有点铁性气，又加酸醋和酱油。

水魔妖精腹中饥，一碗面用筷上去几叉几绞，倒有半碗下肚了。连三想到嚼，一嚼“咔嚓”，“哎呀，你这面里怎有沙子的？”“嗯，新打磨子不曾刷，磨起面来石沙夹，今朝请你包涵点，下次请来吃好面。”水魔想，不管它好与丑，吃饱了再打！哪晓得水魔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是个直肚肠，鹦哥铁索又有垂劲，上头吃，铁索从肠里倒漏下来了。

大圣连忙弯下腰去扯住铁索头，观音走过去帮收碗，从碗里抓住一个铁索扣——

两人齐往中间收，水魔妖精皱眉头。

观音回转南洋海，大圣拖她上通州。

东街拖到西街，南街拖到北城，十字街上来经过，就像叫化子调活狲。

南来北往的人像看灯，还不曾见过和尚施女人。

大圣把她拖到城北门，手里拖得有点疼，对一口枯井台上一顿，水魔妖精以为是一口有水的活井，就想——

我水里长来水里生，得水就可转家门。

于是她发狠，对井里一滚。大圣说，你要下井，就让你去！他用禅杖一梗，水魔对井里一滚。是口枯井无水，大圣用水魔挑水的铁扁担穿进铁索对井上一横，铁索扣对上一绕，拿她对井里一吊，水魔妖精急问：真神哪，

拿我挂在枯井里，何年放我转家门。

大圣说，快的——

扁担头上生丫枝，放你妖孽转回家。

妖精说：“我这是铁扁担，怎得生丫枝哩？”大圣说：“那好，

扁担头上开红花，放你出来享荣华。”

事有凑巧，陈百万员外请了十几个做短工的农人在田里锄棉花草，厨房里做面烧饼送到田里给锄草的人当上茶吃的，做烧饼的娘子手段高，她是——

谢家娘娘指头尖，做起烧饼照见天。

苍蝇衙动团团转，蚂蚁搬到树洞边。

梅香将烧饼送去对田头一放，说声：每人一只，不能多吃。谁知锄得快的人先到田头，他头尖眼快，拿两个烧饼卷在一起当一个吃，锄得慢的人迟到田头，走过去一望，一个也无项。没有吃到烧饼的人急得撒野，揪住多吃的黄毛丫头就打，哪晓得他打人不在行，一记打了她的性命堂，遭了人命啦，事情闹开了，报到通州知府衙门。

州官身坐一顶轿，仵作子骑马紧相跟。

红黑帽衙役十六个，来到尸场锁犯人。

州官来到尸场离鞍下马，察看尸场。衙役跑得黄汗冒冒，将红黑帽子脱下对枯井上扁

担头一撂，吹风纳凉。水魔妖精在井里见到就叫了——

真神哪，扁担头上开红花，怎不让我享荣华。

妖精见无人理睬她，就在井里翻腔，捣动泥浆，冒上半天。一班衙役吓得手足无措，捡起帽子对头上一戴就溜。大圣菩萨扮作僧人走来对妖精喝道：“扁担头上一无丫巴，二无红花，你何以作吵！”官州就问了：“僧人师父，这井下是何物兴妖？”“知府大人，这是一水魔妖精，她与通州百姓有仇，要发水淹没通州百姓，被狼山大圣降伏压在这枯井之下。如今她又作吵，要大圣放她归海！”府官说：“不能放，放出去通州地方不得太平，等到明年三月初三大圣菩萨圣诞开光，我去参拜大圣，放炮显威。

轰掉狼山一个角，塞掉通州北城门。

枯井压在石城下，妖精永世不翻身。”

来年三月初三州官发动百姓搬土运石，拿北城门一塞，水魔压得不见天日，在井下哭起来了。

可恨哪，我遭泗洲张大圣，压入通州北城门。

一来拆散我亲夫主，二来丢下胡立胡鬼两亲生。

我万年大计成乌有，千年道功化灰尘。

胡立、胡鬼听到母妖在井下呼喊，对狼山大圣顿起报复之心。他们兄弟两个作法，设法变一条船，在海里拦截香客，想断狼山香火。香客坐上他的船，行到江心，他眼睛一鞭，船底朝天，香客丧身鱼腹，吓得江南人不敢上狼山烧香。大圣菩萨在狼山之巅看好了的，认定是水魔的后代在与他作对。大圣也就扮作一名香客，乘坐他的船，船行到江心，他用禅杖对舱中一插，听凭你妖魔眼睛多眨，船身动也不动！胡立胡鬼晓得不妙，就对海里一跳，想脱身逃跑。大圣喝声：二小妖道，往哪里而逃！然后用御钵到海里捞了两杓。

一杓捞上一块条石，一杓捞上一个石鼓。大圣说：“冤家，先是你载我，现在我反要载你啦，送你远乡去！”

扯篷摇橹动身走，来到北海徐州城。

徐州城南正在造迎春桥。为何叫迎春桥？徐州地方只迎春不打春，所以叫迎春桥。桥造得将好，大圣用手指一点，断掉一个桥枕，石匠没法装套，眼见和尚船里有一块条石，倒很合适，就问：“僧人师父，你这船上的条石可卖？”大圣说：“我们出家人素以积善为本，不作生意买卖，如你看中成用，我就送给你修桥补路，方便众生。”石匠见和尚愿送桥枕，真是省时省工又省钱，打灯笼火总寻不到这种好事。工匠搬了去往桥桩上一顿，四平八稳。妖精问大圣：拿我压在桥身下，何年何月来放我？大圣说：“容易的，

等到徐州打了春，放你这冤家转家门。”

是么，徐州地方只迎春不打春，妖精永世也不能翻身，地方也就永久安宁。

大圣依还又动身，行到南京石头城。

南京正在修城楼。城楼修得将好，猪子精一拱就倒，而且是今天修明天倒，修上几年总修不好。这猪子精哪来的呢？当初，观音菩萨到南京去，试看南京有多少孝顺父母的人。她变成一个老太婆，开了一爿汤团店，那时南京卖汤团的，只此一家，所以来买的人非常多。

凡是来买汤团的人，观音菩萨都要问一句：“你是在这里吃，还是带回家吃？”人家要带回家吃，她又问一句：“带回家给哪个吃？”人家就说了：“你问这些做什么？”她说：“这有个讲究，要是给父母吃，就要花三个钱买只小的；要是拿回自己吃，或给小孩吃，我劝你花一个钱买三只大的，小的是素的，大的是肉的。”人家想，当然买大的合算，所以大家都买大的。

有个人叫见遭瘟，专门惹事捣蛋，他想，小的贵，大的便宜，便宜没好货，这里面一定有

名堂，我今天不妨买贵的吃。他去买汤团了，观音菩萨照样问他：“你是买给哪个吃？”见遭瘟说：“这你不用管了。”观音说：“不，你要买给父母吃，我卖小的给你，三钱买一只；要是买给自己吃，卖大的给你，一个钱买三只。”见遭瘟说：“你只管卖团，何必多管这些，我就是要买小的自己吃！”观音菩萨说：“那不行，不卖小的给你。”“为什么不行？我偏要买小的吃！”二人吵起来了，见遭瘟把案板一掀，汤团都抛到街上。

这时，对门豆腐店走来一只猪。南京人养猪，不是关在圈里，而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猪可不管大的小的，一口一只，一下吃下七八只，还在地上拱了寻吃。原来小团里面包的是金丹，给父母吃了可以延年益寿。这猪吃了许多小汤团，长得特别快。一天长个头，三天像小牛，最后成了猪子精。猪子精食量大，到处拱了寻吃，拱呀拱，攻进了城楼底下入地九尺，到四更天饿了就拱得要吃，头一摇，城楼就倒，所以朱太祖下旨修城。这时，狼山大圣来到南京，见此情景，用慧眼一照，是猪子精作祟，就托梦给朱太祖说：“要得楼修成，必向沈万山借聚宝盆。聚宝盆里盛满猪食料，埋在城楼下，让猪子精在地下永远吃不了，它就不摇头拱城的。”朱元璋把梦中之语给详梦官一圆，觉得此梦有理，就宣旨向沈万三借聚宝盆。沈万三见圣命难违，也就答应借给皇上。不过，他只肯借给皇上用一夜，到明晨五更天的时候必须送还，朱太祖说：“好，敲五更鼓送还！”六部大臣就向皇上进言了，聚宝盆埋下城楼，不好拿走，五更天还不出宝盆啊！况且您君无戏语，不可食言，这怎么是好！朱太祖说：“这很容易，传旨下去，从此南京不打五更是了！”

大圣菩萨想，有办法了。他扮作工匠将船上的石鼓搬来往聚宝盆下一衬，聚宝盆对石鼓上一顿，城楼对聚宝盆上一镇，胡鬼妖精就问：“大圣真神，几时放我出去？”大圣说：“快的——

南京打了五更鼓，放你妖精转家门。”

它哪晓得，南京从此只打四更不打五更，石鼓妖精永世不得翻身。这叫——

徐州不打春，通州没北门。

南京不打五更鼓，沈万三要不到聚宝盆。

水魔妖精母子分三处，一个个不得回家门。

再讲西湖铁索精。铁索精与鲇鱼精、水魔精同是当年张良放铁鹞的鹞索绳，被韦驮神一鞭三段，身落三处，是干姐妹相称。铁索精知道两个干姐姐都被狼山大圣镇伏，心中万分气愤，发誓要为干姐报仇。她说——

不为干姐雪仇恨，我在西湖也难安身。

她来到狼山变团火，从四周对山上裹，烧掉狼山就让我。她想得倒蛮好，就是做不到。大圣菩萨在西门白汤湖边守好她的。妖火一亮大圣菩萨用禅杖一梗，火球对御钵里滚，“吱——”，火被白汤湖的水灭掉啦。妖精对御钵里一伏，现出原身是一根铁索。妖精眼睛一闭，又生诡计，说：“真神哎，你不要害我，愿意替你管香火。”大圣说：“好哇，你既顺我，我来封你。

要你重修心，不准在狼山上眨眼睛。”

妖精她可听话？不听，表面替大圣管香火，骨子里盯好了山下的香客。她见香客上山，只用眼睛一鞭，香客就七窍生烟，跑不动上山烧香，都坐在山下讨水吃。大圣说，你这妖孽，钻到我身边来作怪！走过去用手一挤，拿妖精的头挤了朝里。

身子朝外面朝家，斜里斜巴看巷车。

狼山大圣降伏了三大水怪，安定中原，声扬四海。

风调雨顺民安乐，江淮大地富收成。

他又想到，父母还在家修道呢。就仙风一闪三千里，云头落下魏岳村，替父母双亲脱了

凡胎换圣身，到玉皇面前讨封赠，封为圣父圣母。

家庙敕封为大圣殿，端坐莲台受香烟。

京都皇城一些风流才子，孔门书生，就将张家的甜中之苦，苦中之乐，降妖伏怪，造福黎民，一情等因，

写出一部《大圣卷》，讲经说法劝善人。

大圣菩萨年纪轻，不曾留下大圣经。

众位听了《大圣卷》，胜到狼山了心愿。

从此，轰动了三洲泗洲人，兴化、盐城、如皋、靖江人，不分春夏秋冬，善男信女，跋山涉水，登舟步行，径往通州狼山敬香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，狼山香火日夜不熄。

大圣菩萨是泗洲人氏，泗洲地方来的香客，狼山上的和尚称他们是大圣老爷的娘家人，和尚对他们格外亲热厚待，替泗洲人点烛焚香，件件送到佛前，而且不收香火钱。靖江人去狼山敬香的人比泗洲人多，香烛纸马近不得佛前，都把和尚和管香火的收了去变钱，发大圣菩萨的财。这下，靖江人商议商议，合计合计，说大圣菩萨是靖江人，靖江人是菩萨的娘家人。哪晓得如皋人也帮靖江人争，总说菩萨是靖江人。管山和尚想，靖江、如皋的香客多，山上厚待不起，就用姜黄纸条写一告示贴出——

菩萨天天受香烟，我们天天收香钱。

不管哪洲哪县人，此后认钱不认亲。

泗洲人见了告示不服气，就与和尚争理，说菩萨是我们的，你们靠他发财，我们拿菩萨对家抬，抬回去管泗洲地方。

大圣抢到泗洲去，不在狼山受香烟。

这样，狼山成了空山空殿，百姓没处烧香，和尚收不到香钱，就扶乩求玉皇大帝降旨。玉帝发下婆娑木一株，从东海余到狼山脚，狼山主僧捞起来雕塑成神像身，又向地方乡绅豪门募化金钱，铸一紫金头，身内按上金脏银腑。

婆娑树身紫金头，一尊塑像狼山上留。

真身还在泗洲城，神灵在狼山应人求。

成宗天子为方便百姓朝圣，下谕各州府县——

造成大圣殿，塑起大圣金容相。

普天同敬好烧香。

陆满祥 演唱

吴根元、姚富培 搜集整理